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廿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 / 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或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膳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內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報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六報分付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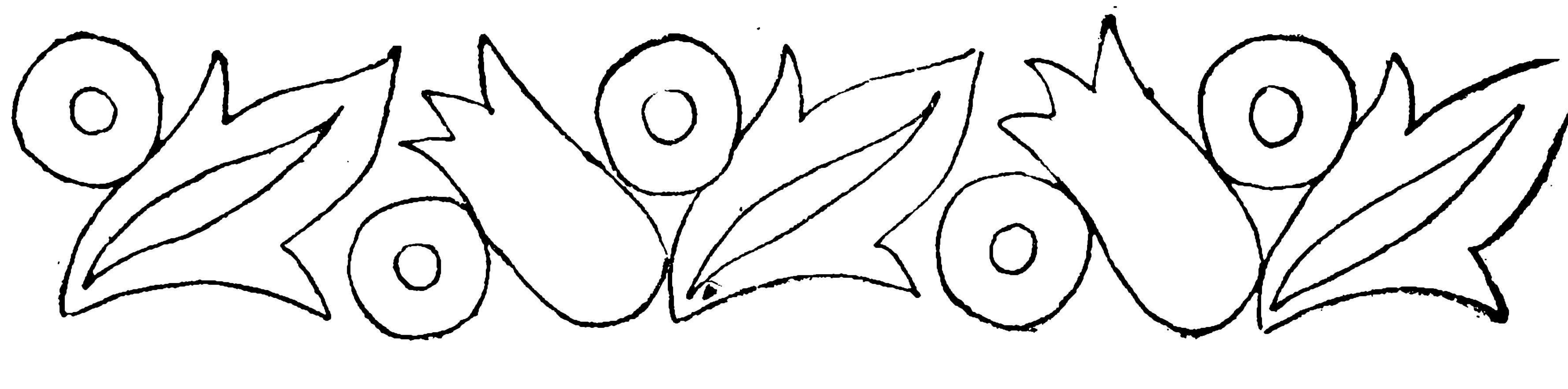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二	九•二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一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二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三〇	八•〇〇	一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四•四六	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瀋直達特別膳臥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一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〇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直達貨車及第五十次平瀋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三•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二•一四	五•二四	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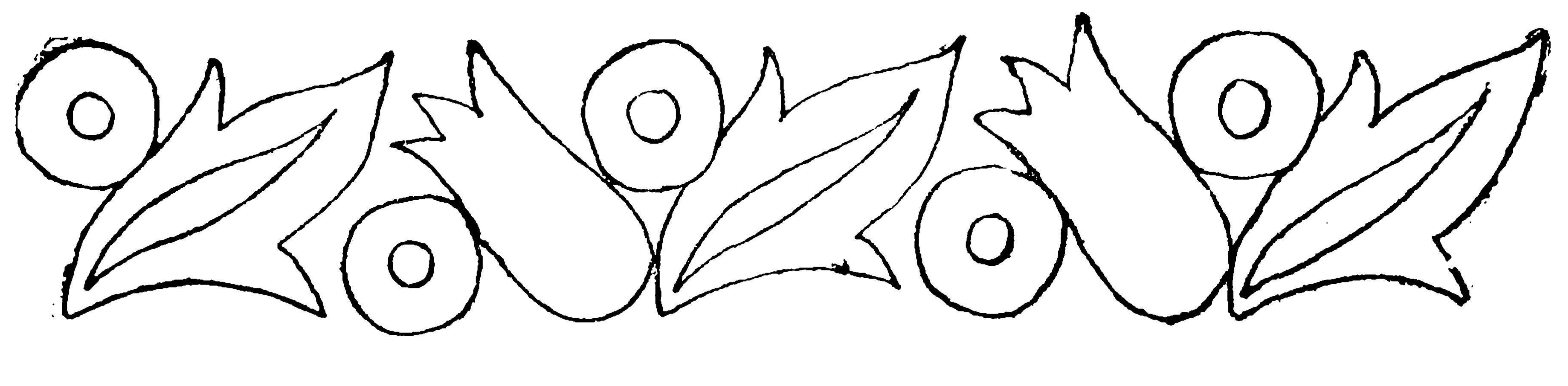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第二十及十二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〇•〇〇	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一二•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六	不停	不停	一一•〇六
第三〇二次 平瀋直達特快膳臥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一〇	七•三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五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由	浦	口		開	來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二十六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二日出版



一周簡評

平滬實行直達通車

平滬直達通車，已從七月一日實行，鬧了一年的問題，至是告一段落，總算幸事。

從實際上說，這事本來值不得如此延宕，但是因爲日本人逼迫得太厲害，轉叫中國人生反感，又因爲國民有反感，政府更不敢公開交涉，而官方這樣鬼祟秘密的態度，愈使國民懷疑不安。區區一個小問題，於是越變越重大，政府也就越擱越不敢辦。要不是某要人表示負責，恐怕中政會還不敢通過，要是某要人不回首都，恐怕通過了仍舊是決而不行！

如此尋常問題，尚且無人能拿主意，肯負責任，就這一點推論，來日大難的國家，真叫人不勝惶懼之至！（冷觀）

廣州會談

何鍵奉命赴粵，頃已事畢，即將北上復命。此行一般聲明均專注在剿匪計畫之接洽，且傳結果圓滿，合圍痛剿之期，即在指日。但觀久未出桂境一步之白崇禧同時親身赴粵會商一切，似何鍵此行，當不僅爲剿匪計畫，且事前黃紹雄蔣伯誠又均先期赴粵有所欵洽，則除軍事合作外，或於政治合作問題不無重大關連也。中國在今日，不堪長久爲此畸形之分裂，吾人殊願竭誠以祝此種趨勢之成功。

廢止苛捐雜稅

國府二十五日明令廢止六項苛捐雜稅，（見本報大事紀要）聲明各省統自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分期一律廢除。誠民國二十三年來政府一切施設中第一件痛快事。但是該令中又附有聲明云：「如各省市果有特殊情形，未能遵限廢除淨盡者，得專案呈財政部核辦。」此項聲明，足令一般人十二分擔心。現在各省市的財政情形那一處不可藉口有「特殊情形」，請求展緩，則所有苛捐雜稅在「特殊情形」口實下，究竟能廢除幾許，還是一個大大的疑問？我們且緩恭維，等着看看「特殊情形」下專案有若干後，再下斷語。（一記者）

新疆交通的新紀元

新綏汽車開行成功，去年八月間由綏遠開行，四十日抵迪化，最近由迪化回綏遠，原計需時十五六日，因途中修理汽車，稍有躭擱，以十九日完成。這是西北交通的新紀元。

以前內地人赴新疆者，多乘駝駱行草地或坐車馬，循左宗棠行軍之路，經陝甘兩省，天津人不少「趕大營」者，即循此路，徒步跋涉，需時半年。嗣因地方秩序不寧，此路閉塞，遂須轉道俄國，經西伯利亞而往。中國人旅行中國地方，而假道鄰國，持鄰國護照，可謂國恥！

現在此路試行成功，新疆與內地的關係，自然因而增密，在經濟與國防上均有重大意義。班定遠的功業已墜，左文襄的影響漸微，新綏汽車公司開闢此路，促成國家的統一，其功將凌駕定遠文襄之上！

參加了一個大學畢業禮的感想

現屆暑假期間，國家又多了一批大學畢業生。上月二十二日清華大學舉行畢業典禮；記者適在北平，得預其盛，頗有一些感想。

胡適之先生的演說，（大要見本期周報所載「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很誠懇動人，他所開的三個防身藥方，很切實際。尤其是第二個藥方值得注意——就是發展業餘的興趣。他說：你若用業餘的時間去打麻將，你會成為一個賭棍；若用業餘時間去研究一種學問，便會成為某種學問的專家。我當時聽了很受感動，同一業餘興趣，因為所取不同，結果大異。人人都有他的業餘時間，卻未必都能善於利用，這個藥方的確有常在身邊的必要。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想。

中國的教育不普及，受大學教育者尤其不多，同等年齡的人而能在大學畢業的萬不得一。今年北平各大學的畢業生，合計約有二千人，其數不算不衆，但若想到這二千大學畢業生是代表着二千萬人的難得機會，便感到意義的嚴重了。我們的國家正走到一個黑暗時代，她的命運在最近數年中將成什麽樣子，簡直無人敢判斷！中國的出路，是在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國家。誰負這個責任？自然要屬於一般中堅人材。誰是中堅人材？無疑的便是受過現代訓練的大學生。國家的現狀眞已嚴重萬分，而眞能任重致遠的人還不知在哪裏，大學畢業生眞是我們國家的至寶呵！（芸生）

海軍談判的三角關係

本週倫敦海軍談判的大要，一方面英美有共同反對日本平等要求的暗示，另一方面美國因英日要求擴軍，心中很為不懌，這三角關係的綜錯複雜，是不難想象的。

英國素以一個世界的帝國自許，所以她拿保護航線為理由，要求擴充軍備，像海長孟塞爾發表的擴充海軍宣言，很

足以表示現在英國擴軍派的得勢，所以一向主持軍縮運動，對外當折衝重任的首相麥克唐納氏，地位頗陷於艱窘。麥氏近有出國休養的消息，一部分不無與海軍談判有關吧。

巴多訪問羅猶

德義雙雄上週剛在威尼斯會晤，本週又有法外長巴多訪問羅猶兩國的盛舉，歐洲政治舞台上，連演這兩齣聲色齊全的好戲，可謂頗不寂寞。德義會晤的結果如何，現在還不能知道，但是法外長之行，重溫小協約對法親善的舊夢，至少已得有精神上的收穫，可以斷言。

當巴多抵猶京之日，義艦隊突然駛進亞爾巴尼亞國海港，在法方興高彩烈的時候，忽然投一巨彈，這種暗示的不祥，無怪有人要把它比成第二阿該德事件了。巴多悄然經過匈京返國的途中，又有匈國民衆大示威的舉動，對巴多個人更屬敗興之至。

由此可見法義兩大集團鬬爭的深刻化，惡劣化，已經達到那種程度。

債務問題

目前國際有兩大債務糾葛，一是因爲德國宣布停付債欵而引起的，一是美國的戰債老問題。英德債務問題，現已在倫敦開始談判，關於對美戰債，英國也發出了願意談判的照會。

按德國停付債欵一事，是否迫於眞實情勢，我們不得而知，並且也無須深究。單就這件事本身而論，是很具有作用的。據德意志銀行總裁薩赫忒氏講，解決這問題有三種辦法：(一)交還德國舊有的殖民地，讓她可以有商務發展的機會，(二)許德國增加輸出，(三)減輕德國債欵的本息。在他這三種辦法之中，如第一項做不到，還有第二項的希望，如第二項做不到，還有第三項的希望。這種設想是很巧妙的，叫別國奈何她不得，歸結下來，反正要給她一些好處。

我們反觀美國的戰債問題，旣是一筆臭爛帳，却偏不肯勾銷，因此在貿易上受了許多無形的損失，在感情上，喪失了許多友好的情感，結果準是得不償失。同一問題在一國當局，運用之得當與否，可以發生霄壤不同的影響，上述這一個問題，不過是例證之一罷了。

德政府內鬨

曾經有人講過，墨索里尼是個政治家 Statesman ，希忒拉是個演劇家 Stageman 。又有人說墨索里尼注重實際，希忒拉偏於空想。但是這種軒輊的月旦評，還沒有確定的事實，能去證明。

晚近國社黨內部，曾經發現過裂痕，現在又有巴本攻擊國社黨的言論，這些消息，確是意味深長，很足注意的，不過我們却不能據此，即判定為希忒拉政權傾圮之兆。我們在批評墨希二氏之前，對於他們兩人境遇的不同，和德義國勢的區別等等，是不應該忘却估計在內的。（素）

介紹兩首描寫民間疾苦的詩

江寄萍

中國古代詩人描寫民間疾苦的作品，要算是白樂天為最多，他的秦中吟樂府五十首，將各種貧苦階級苦痛，都形容遍了。現代的詩人，對於這點也頗注意，唯大都如隔霧看花，隔靴搔癢，不能說得淋漓盡致，大概都是沒有真摯的情感的緣故。的確，現在的新詩好的真少。近讀詩人黎恂的「賣兒啼」，及姚燮的「賣菜婦」，頗能感人，故錄之以公同好：

「風蕭蕭，兒無衣；雨飄飄，兒苦饑；無憂且饑，何以育兒！
前月兒父死，賒買三寸棺，比鄰索棺價，剝啄詬門前。
賣兒抵棺價，兒往生處樂，厮守娘何為，冀免塡溝壑。
南山有鳥，母將其雛；啄粟飲水，俯仰自如。嗟我與兒，曾不若南山鳥！
送兒出門去，靑山朝似暮；佇立且須臾，目斷山前路。
兒亦不必啼，兒亦不必悲；兒如娘已沒，娘如未養兒。
囊旣無錢與米，那不為奴與婢！但願兒入貴人家，好視小郎與女公子！
兒去矣，莫號咷；娘入門，黯魂消！仍無衣，風蕭蕭；仍苦饑，雨飄飄！」——黎恂「賣兒啼」

「賣菜婦，街頭行；上有白髮姑，下有三歲嬰，賣菜！賣菜！叫遍前街後街無一應。
昨日宜單衣，今日宜棉衣：棉衣已典，無錢不可贖，嬌兒瑟縮抱娘哭！
娘胸貼兒當兒衣，娘背風淒淒，但願兒煖兒弗哭，兒哭剜娘肉！
莫道贖衣無錢，床頭有錢；床頭有錢三十餘，買得一升米，煮粥供堂上姑，餘錢買麥餅，為兒餔。
得過且過，明日如何？明日天晴：賣菜街頭行；
明日天雨：妾苦不足語；姑苦，兒苦！」——姚燮，「賣菜婦」

我看這兩首詩比白樂天的賣炭翁還深刻。實是不朽的作品。

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建國與政制問題

張佛泉

中國到底需要怎樣的一種政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去年立法院起始創制憲法草案以來，一直到現在，有政治趣味的人，甚至沒有多大政治趣味的人，幾乎都很注意這個問題。國內刊物最認眞討論政制問題的，恐怕便是獨立評論。從第八十期蔣廷黻教授一篇短文起，一直到現在，筆戰還沒有打完。國聞周報的讀者，如果對于「專制」「民主」之爭，早已注意過，那末讀過我這裏的導論之後，希望在我們這大家的周報上，也熱烈地一同討論一番。如果始終還沒得讀過獨立評論上的文章，我勸讀者去讀一下，文章內容好壞，讀者可自去下判斷，但是寫那些文章的，我可以先預告讀者，都是出之以極誠懇的態度的。我們這裏也努力以那種態度討論政治問題。

近一二年來我們常聽到以建設求統一的呼聲。汪精衛先生是善于詞令的。我們大概都覺得以建設求統一的說法，的確是漂亮。有一位張弘先生又更進一步提出以建設來建國。他說，「然則中國就簡直沒有出路嗎？還是有。是什麽？是以建設來建國，是以建設求統一。以建設求統一，這是可能的……至於說到建國，則更非加緊建設不可……」（獨立評論第一〇四號九頁至十頁）

以建設求統一，和以建設求建國的說法，在近來是一種很受人歡迎的理論。現在有許多人相信建設是中國的出路。國人大聲急呼中國立須工業化的，也正因出于同一見地。

我們對於這種說法，須先予以分析。我以爲以建設求統一，和以建設求建國，並不完全是一件事。以建設求統一的意義，可以含蓄着，根據國內某一隅，施行高度的建設和工業化的工作。按這種理論，可以先假定所根據的某一隅（比如說，我國的江浙），政治已經是相當開明，至少政治已經不是經濟建設的障礙。這樣，由某一隅的 intensive 發展，以優越的經濟力量，再來控制領導其他部份（如我國的西北各省），這樣便可以達到統一的局面。這種說法在理論上有無毛病，（尤其是先假定某隅的政治已相當的開明）我

們可以不必深究，但是如果政治當局願以此說與民衆相號召，我以爲也沒有甚麼不可的。

至於以建設謀建國的說法，在意義上，則稍有不同。這種說法，尤其是出於討論政治問題者的口中時，於邏輯上恐更有舛誤。最明顯的，這種說法似乎是已竊取論點（begging of the question），是以閃避問題的方法，來回答問題，是以車放在了馬的前面。爲甚麼呢？因爲我們所以在這裏對政治問題刺刺不休的，就正以政治不上軌道，便不能開始建設。胡適之先生不反對建設，而却提倡政治無爲主義，恐怕也就正因爲就實況論若由政府領導建設則祇有傷民，而不會利民的，祇有以公共建設經費擾爲私人建設費用的。抽象地說，按這一派的思路，是認爲政治比經濟有在先性的。唯物史觀論者，以爲政治及其他上層建築是受經濟支配與規定的，但若輪到改造經濟結構，重定分配方法的時候，却一機不得不借用政治力量。所以極端社會主義者，主張以「驟變」（Revolution）的方式改革社會的，必先從有政治性的組織下手，必先求抓得政權。再看個人資本主義之所以發達，和最近各大工業國挽救經濟衰落所用的方法，無一不是借重政治力量的。現代的政治，幾乎完全是爲應付經濟問題的，政治似乎已成了經濟的婢僕（handmaid），但是愈是這樣，才越見得如政治本身都有問題時，則經濟建設恐更不易談到。（關於政治比經濟重要一點，參看新近出版之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34 Politics Versus Economics 一文）

不但政治如果不上軌道，經濟建設很難進行，即使能有相當的建設，這種建設也多半是供奸人濫用的。比如中國有許多借外資築成的鐵路，當然我們不能一筆抹殺這些鐵路所給我們的利益，但是因爲軍閥的濫用，鐵路也不知有多少次曾助紂爲虐。還有很明顯的一個例，便是比較新式軍隊的成立，這種隊伍幾乎是禦侮不足，禍國有餘的。

總之，以建設求政治出路的說法，我以爲我們不應過於相信。理由有兩個：一，經濟建設須借助開明政治；二，政治如紊亂，即有建設，亦不能收建設的利益，並且也不一定能促進政治上軌道。

以專制建國一說，也應予以批評的分析。

蔣廷黻教授主張以個人專制，來統制過渡的中國。他的主張很勇敢，並且很可以代表國人由畏忌政權漸轉需要政權的趨勢。

對中國政治問題，稍曾用過思想的，都立刻能發現，以中國的歷史背景，和實際環境而論，我們現在實不配談議會

政治。人民智識低，思想不合乎現代潮流，沒有對政治發生興趣的習慣等，都是民治的大障礙。此所以梁任公先生在滿清未倒以前，主張先施行開明專制，革命成功之後，又主張施行保育政策；此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在軍事時期之後，須經過一訓政時期，然後才到憲政時期。並且就民初的歷史看，國民黨人當時不肯聽從中山先生的訓政主張，一直施行起議會政治，誇張的國民黨多數黨的國會，因爲沒有民衆的擁護，不久便被北洋軍閥壓服下去。不但如此，反動勢力並由此擺到極右端點，袁世凱竟做起皇帝來。在這以後，便是混戰無政府時代，一直到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另劃一新時代爲止。所以民初十幾年的歷史，可以當做試行議會政治不成功的歷史看。

我們要問爲甚麼議會政治不成功，便立刻得到無政府狀態呢？原因雖然很多，我以爲不明白究竟該怎樣運用議會政治却是一個極大的原因。在我國初期議會政治史中，吾人所犯的最大弊病，便在不知樹立政權，不但不知樹立政權，並且還要用盡全力摧毀政權，和拆散政權。

但我們主張行政權的統一與加强，不必立刻便主張個人專制。我深信個人專制，在現代的中國是絕對再談不到的。我們若談專制，最多也祇能談一談一黨專政。

論到一黨專政，我們再不妨溫一溫近幾年的歷史。

我覺得關于革命成功後的「訓政」政治，我們應當有一點須先認淸。這一點便是，國民政府在實際上所施行的「訓政」與中山先生在理論上所計劃的訓政，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存。中山先生的訓政論，雖然沒有極詳細的說明，但我們可推定，他決沒有不容許國民黨外的政黨之存在與滋生。因爲民治基本條件，便須有一個以上的政黨，互相角逐，互相砥礪。祇有在國民黨以外，也有大政黨從民間滋長起來，經國民黨扶植起來，然後由一個以上的政黨互以政綱求決于民衆，政黨再互相競選，因之可以引起民衆政治趣味，灌輸民衆政治知識，促成民衆政治組織時，才可以達到憲政時期。國民政府所採用的實際「訓政」政策，却太含蘇俄式的或法西斯式的「專政」味道了。這時期的最基礎的標語，便是「黨權高于一切」，「黨外無黨」。所以凡與國民黨性質不同的政治組織，國民黨都要以優越勢力去排斥。我認爲，如果我們以一黨專政爲最後政治理想，這種辦法當然也可以硬幹下去。不過假若實際採用「黨外無黨」的一黨專政政策，而同時却又以憲政爲幾年後的目標，則如非英雄欺人，便成緣木求魚了！

上面證明我們並沒有實行過訓政，祇採用過專政。而專

政政治到現在呢？雖然我們不好說已完全失敗，但至少也總須說不大成功。不然，爲甚麼立法院要創製憲法草案，提早施行憲政呢？

我們現在要問中國實行「專政」爲甚麼不能成功。這是一個必須要追究的問題。

粗略回答起這問題時，我們可以說中國實行一黨「專政」不易成功的原因，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活動政治的人道德力不够强；一個是，宗敎熱不够强。

我們說政治領袖的道德有問題，並不是說活動政治的人沒有道德。我們衹說：照目前一般中國人——連領袖在內——的道德力來論，是不够實行專政用的。我們必須承認蘇俄的共產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希特拉主義，是由一種極熱烈的道德作出發點的。這三種主義，第一先敎人以整個國家（蘇俄現時實際上也衹以國家爲對象）爲出發點。個人須與國同證（identify），個人須忘去自私的妄念，個人須爲國犧牲一切。道德哲學上所謂利他主義（Altruism）的氣味是極濃的。至少他們那一套倫理與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倫理觀念——由確定自我（self affirmation）再推到家，國，天下——在精神上，在系統上都有很大分別的。並且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以社會國家爲出發點的道德，在西洋也並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做到的。我們目前的中國，正當舊道德失去束縛力量，而新道德觀念未養成之前，居然便做起需要最大道德力的政治團體活動，結果不好，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國民黨不論，即就中國的共產黨來說，在重重壓迫之下，本來更該團結，然而內部却一樣常發生糾紛，和黑漆一團的暗鬥。這從許多自首的共黨所發表的聲明書中，便可以窺見一斑的。

另外一點便是宗敎熱力的問題。我們必須承認俄意德各國專政的政黨是一種富有宗敎性的組織。這一點與英美各政黨近乎營業組織的，很有不同。我記得牛津大學敎授Zimmern氏一次在講演時特別提出說，德國近來國社黨的運動，是一種舊有的德國精神回活。這種精神便是宗敎與政治兩種力量又打在一起。這話當然同時可以適用到俄國與意大利。這幾國的民族都是特別富有宗敎熱力，富有感情，多產詩人和音樂家的。共產黨之出於蘇俄，法西斯派之出於德意，大概都不是偶然的事。

我們中國人若與歐洲人比，恐怕與英國人相近些，富於常識，理智常能抑制感情。所以不大適宜需要熱情的組織。並且就已往的事紀看，我國人的情感有時可以在破壞方面發洩，與其以極熱的情感努力長期建設的例，似乎不易舉。

會之，以個人專制求建國之一說，根中沒有討論的必要；一黨專政，就所需基本條件與近幾年來的歷史看，在中國能成功的機會，似乎也不大。不過我們同情這一派人的要求強大政權的情調。

現在要提出我們的主張。我們的主張是與民主政治相近的。

胡適之先生近來常提到民主政治是最幼稚的政治，所以容易學。却又有好些人指出祇有「說英國話的人民」實行民主政治才能成功，其餘的許多國家，都因試行民治得到很壞的結果。又有人指出歐洲祇有在萊茵河以西，才真有民主政治（見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Jannary, 1934,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ry", Prof. Ernest Barker）。我以為若真以英美的民治作標準，恐怕學他們也不易一時學到，這裏包含着教育，自治習慣，整個歷史的問題。但若就政治制度而論，我們終須相信民治的危險是比較最少的。我們尤不能惑于英美人自信過甚的謾詞。

不過我們一提到民治，須立刻破除國人幾點誤解。每疑國人一提到民治便以為民治的效率過低，和有築室道謀的弊病。我們便先就這兩點來論。

近來我常常論到三權鼎立論的錯誤。我以為民治的秘訣並不在權力分立，乃在集中權力却同時加以設而不輕用的最後控制。我最喜歡把行政機關比做孫悟空，將國會（更正確地須說整個選民 Electorate）比作唐僧。真有取經本領的是孫悟空，而不是唐僧，但猴子非有緊箍咒來拘束不可，不然他便要造反。照現在的英美實際政治論，我們幾乎可以說，立法實是由名為行政機關的主動，而名為立法機關的却祇變成批准或否決（美式大總統的權力）的機關了。還有這種由一個機關發動，而由另一機關于必要時加以制止的方式，與以前所說的制衡原理（Principle of Check and Balance）也有分別，並且分別還很大。若仍用「制衡」的名詞，我們可以說理想的政府，祇求有「制」，而不求有「衡」。「制」祇是為應付變局，「衡」決不能成為常態。常「制」已足以妨礙機構的進行，若真勢力均衡，恐一切動進惟有停止。

我國承專制及革命之餘，又惑於權力分立之說，所以極自然地有摧殘行政權，加强立法權的趨勢。這是最大的一樁錯誤。梁任公先生在民國二年已經有過很鋒利的論說，現在引一大段如下：

「要之，國家乘專制之舊者，當局每猜忌國會，若芒在背；而當人民新心醉於憲政之時，則國會萬能說必起，其視

政府，亦必若虎兕，必柙之然後即安也。夫並世無論何國，其國會皆後起之新機關，而政府存立之歷史，遠在其前。是故無國會而能成國家者有之矣，無政府而能成國家者未之前聞。平心論之，國家之所以設國會，實欲假途於此以求得一理想的政府而已。所謂理想的政府，其條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强固。何謂善良？常兢兢焉思所以襲行國家之天職，斯善良矣。何謂强固？其力實足以襲行國家之天職而無所撓敗，斯强固矣。夫欲爲國家得善良之政府，此數千年來東西無量數之賢哲所焦思以求索也。而操劵必獲之道，終末由見。其比較的可恃者，則以人類之通性，必賴有督責於其勇者，乃易趨善焉。言莫余違，則陷於惡而不自知也。故各國之有國會，其本來之動機，乃專爲防閑政府而設，此無容諱者也。防閑之遂能使之趨於善良與否，要當視防閑者與被防閑者之性格各各何如。假如以瞽相瞽，以狂監狂，狂瞽相益，終末從驟易而爲聖明。故謂但有國會而政府立即可以善良，此空華之論也。雖然，苟使其國民之品性，非極下流，則既建此監督機關，自必有賢能廁乎其間，而當軸者自必量力乃進，濫竽者稀。既進矣，又常有所敬憚，不敢自恣而兢兢勉於善。故國會之設，實爲比較的求良政府之良手段，此各國經過之明效大驗也。各國初設國會伊始，其民既疾首蹙額於曩疇之專制，復狃於先進國之成效而過信之，動則欲專張國會之力，使極其防閑政府之能事。其敝也，能否由此道以求得善良之政府，尙在不可知之數，而强固之政府，先已無由自存。其在偏壤寡民之國，人莫以爲虞者，苟其人民富於自治之性，不甚仰保育於其上，則此等政府，猶或可以繫國於不敝（若瑞士正其例也，比利時亦近之）。而不然者，內之有浮動桀黠之氓，而政府威信不足以資鎭服，若以朽索馭六馬，剎那剎那，可以顚頓，民亦狎而玩之，而日益以難治也；外之則强鄰四逼，所與處皆長蛇封豕，其所以應付之策畫，非可以播於衆也，且難於與民慮始也，而防閑之力過大，無論以何人當其衝，皆束縛馳驟而末由展布，其極也，則賢才短氣，而惟脂韋突梯之夫樂承其乏，則國家墮於冥冥之中矣。是故並世諸立憲國，當其革政伊始，人民之從事者，莫不以防閑政府爲唯一之職志。政府之與國會，恒相互側目而視。迨其稍進，則必漸作協恭和衷之計，更進而至於閣會合一，則並世憲政之極軌矣。夫閣會合一，非政黨發達成熟如英國者，固不可致，此其植基在政治敎育，非紙上之憲法所能奏功也。然國家若有梏縱之憲法，則可以阻人民使不得遵此向上之路。夫人民曷爲能遵此向上之路，由於自覺者半，由於國家導掖之者亦半。行國家導掖之天職者厥惟政

府，國家而有梏獄之憲法，則或政府不盡此天職而莫之能監察也，或政府雖欲盡此天職而末由自展也（坐此不能得强固政府）。吾願他日制憲者，當常念國會之設，實藉以為求得善强政府之一手段。政府譬則發動機，國會譬則制動機。有發而無制，固不可也；緣制而不能發，尤不可也……』（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第三集一，第四十七卷，癸丑論「憲法之三大精神」）

上面所引任公先生一節文章，是極重要的。祗可惜梁先生沒有一而再，再而三地發揮這意見。更可惜當時的人們沒有遠見，不能了解梁先生所說的話有若何深意。至終還是因為不能慎用國會的潛蓄勢力，整個民治機關被袁世凱搗毀，引起了長期的混戰，至使人民到現在還都懷疑民治。

(Fortnightly Review, July, 1933 號中，J. H. Harley 有 "A Defence of Democracy" 一文，其中證明蘇俄，意德，之所以走到狄克推多路上去的原故，大部是由于不懂怎樣利用民治，遇到許多 "Legislative deadlock" 才逼到專制的路上去。他的文章很值得注意）。

現在讓我重複地說，在民治政體之下，一樣可以得到效率極高的政權（參閱六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社評）。並且就我們二十餘年的民治史來看，就緊張的時勢來看，擴大行政的發動權，增强國會的防制權，是我們目前最適當的出路（參閱六月一日大公報社評）。民治自身的弊病並不多，祗看我們曉得利用牠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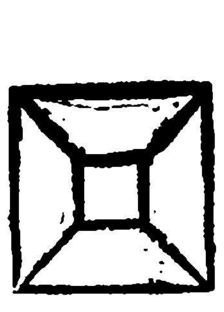
另外一點關于民治的錯解，便是常聽說的「築室道謀」各黨傾軋的弊病。這一點很值得解釋。因為我們解釋這一點，同時還可以指出，民治與狄克推多制幾乎都是一黨專政的。人們好像多以為議會政治是選許多議員到國會坐在一起去討論國家大事，報紙上常載某國國會為某問題有極劇烈的辯論，其實完全沒有那末一回事。所謂「國會辯論」Parliamentary Debate）也者，早就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一個議案能否通過，完全要看當權政黨願否通過。所以通過議案的不是「議」員，實是「黨」員，頂着「議員」頭銜的「黨員」。

並且無管英國內閣式的或美國總統式的民治的理想，都須是一黨專政，在握得政權之後要專政。這一點以英內閣式的制度作比例最明顯。比如保守黨在大選後，得到下院議員的大多數，保守黨登台之後，便是保守黨「獨裁」，首相的「獨裁」。其餘在大選時被戰敗的，便幾乎不得參預政事。他們的批評與攻擊，對於在朝黨的政策也不會有若何反應。在民治之下，各政黨有競爭，有傾軋，但牠們的競爭與傾軋祗是在握得政權之先，而決不是在握得政權之後——握得政權

之後，登了正式舞台之後，再有爭鬥，便成爲政府的大忌！所以我們幾乎敢說，一黨專政的好處（即在當政時，得由一黨負責，自由處理國務）在民治政治中一樣可以得到，不過民治能使人民在選擧時有所選擇，能隨時運用最後的主人權，而在狄克推多制下沒有這些好處罷了。

我並無意對民治做無保留地頌讚。我祇急於指出民治如運用得法，在政權與效率上，都不一定比狄克推多制爲小。並且施行民治總比施行專制的危險少一些。

現在將全文總結起來：在第一節我們指出政治開明是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在第二節我們指出狄克推多制在我國的困難；在最後一節我們分析了民治的兩種特性。蔣介石先生論勦匪的工作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這句話我想可以運用到整個目前的中國。并且中國現在的軍事實已到了可以結束，應該結束的時候了。所以政治問題，實是目前最重要的。民初的議會專橫制，惹起了軍閥的混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因爲黨外沒有阻力，黨內份子便也失去未成功前的精神。現在似乎祇有在嚴格民選機關嚴防之下，增强行政權的制度爲最合理。



關於孫家鼐

方遒

國聞週報十一卷十八期載孫家鼐徐郙數則，茲補佚如下：家鼐與郙本兒女姻親，拳匪搶家鼐家三次，家鼐被逼出門，僅一媳敝衣隨侍，狀極慘。擬到徐宅暫息，甫入門，郙即下逐客令。朝士知者多薄郙，而郙以大臣不隨扈，朝廷亦惡之。正擬以家鼐超升，郙旋休致，所有郙之兼差，全令家鼐繼任。一時談者稱快。聞內廷亦實出有意云。

又家鼐清貧，被搶後，赴趙州依其姪傳軾，隨身僅帶滙票萬餘元，乃被搶後在紙簏中撿得者。又被傳軾子多祺騙去。是時榮祿亦到趙州，知家鼐苦窘之況，故榮到西安即有召赴行在之旨。

又家鼐赴西安，年已七十餘，其姪孫多玢編脩隨侍前往，同住關中書院，兼任山長，非家鼐自兼也。多玢旋病故，關書當然送還。家鼐人極和平，決不因小事起風波。曾記某御史因車夫與家鼐車夫爭道，函家鼐，謂：「丞相固尊，獨不聞應避驄馬御史乎？」家鼐即步行到某宅廳事叩頭者三，自言曰：「孫某親臨謝罪。」次日某報亦如之。一時輿論頗謂某太橫肆也。



英國文壇新發現
不列顛博物院秘檔紀

——小說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淚史——

P. W. Wilson 著
兆素譯述

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珍藏着某一宗文件，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年，它的內容，一向保持絕對的秘密，不許任何人寓目。這一束文件是一八七九年畢露吉妮夫人Mrs. Perugini 存放的，博物院把它歸在國檔部。這位畢夫人閨名叫凱特狄更斯 Kate Macready Dickens ，就是英國著名大小說家狄更斯氏 Charles Dickens 的女兒。

最近那位大小說家僅存的子息亨利爵士逝世，所以這些信件現在公表了。下列列布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獻， 全是從來沒有發表過的， 它們具有深刻而悲哀的人生意味。半世紀以來，英國文壇上的一件隱謎，便就此揭開。

× × × × ×

在英國小說家當中，描寫男女愛悅，結果總歸是圓滿下場的，唯有狄更斯獨樹一幟。他描寫戀愛的過程，其間雖經過幾許崎嶇的歷程，但是最後總歸是願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屬。

出人意外的，就是當狄氏 聲名鼎盛的時候，他突然間宣布和夫人離異了。這消息傳出後，英倫社會大爲震動。在結婚二十二年後，狄夫人隔隔地離開了狄氏的家庭，從此就沒有再和狄氏一面。就是當狄氏彌留的時候，也沒有作臨終的訣別。

狄氏於一八三六年結婚，那時他剛二十四歲；離婚的那年他是四十六歲，他的夫人四十三歲；他死於一八七〇年，狄夫人死於一八七九年。當狄夫人死前，把她和狄氏來往的函件，交給了她的女兒，畢露吉妮夫人，並且諄囑她，將來要把這些信件發表。

畢露吉妮夫人講：「這些信件可以顯示世界， 我的爸爸起先曾經是愛過母親的； 並且可以證明一八五八年的分居事件， 過錯不在我母親身上。」狄夫人自白行爲最可驚異之一點，就是她本人所留下的，不過寥寥十幾個字。她只把狄更斯在結婚前後寫給她的信，和盤的托了出來，請大衆批判。她只用狄更斯自己的一管筆，去打他自己的嘴巴。

× × × × ×

狄氏家事，因爲他的家人堅守秘密，所以外人無從知道。畢夫人曾經說過：「我父母分離的原因，我並非不知道；但是我因爲他們的離異，是嚴格的私人事件，雙方互相同意，所以我不便詳說，我以爲這件事是於公衆沒有關係的。」

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合理的。那位「家常話」Household Words定期刊的編輯人，姓名是已經家喻戶曉了，他對於自己家庭的變故，究竟應該負幾多責任，這是人們永遠願意探討的問題。現在我們只好大體上，憑這些信

件，去判斷是非了。

狄夫人講，據信上的話，可以證明他是曾經愛過她的，這話很對。在起初的時候，他曾經對她施用無限的親暱名詞。但是以後感情是怎樣改變的？我們從信裏邊，不難考究一二。

狄更斯童年境況，在「塊肉餘生述」(林紓譯名) David Copperfield 自傳體裁的小說裏，敘述的很詳。那是一種極不堪的貧苦生活。他十五歲的時候，在一位律師那裏做事，每週只有合美金四元的薪工，晚上他去不列顛博物院。他學習速記術，十九歲做了新聞訪員。



狄更斯最初戀人瑪利亞比德奈爾女士

對於這位青年，戀愛成功了實際生活的調劑，他先後認識了兩家人家。每一家有三個女孩子。狄更斯在每一家，曾經有過戀愛關係，起先一次的戀愛，只是後者的序幕。

倫敦隆巴德街 Lombard Street 住了一家姓比德奈爾 the Beadnells 的，家長在銀行做事，狄更斯和瑪利亞‧比德奈爾發生了初戀。狄氏在「塊肉餘生述」裏面，有這樣一段的描寫：

「頃刻間一切消滅了。我業經實踐我的宿運 。我成功一個俘虜和斷殘，我愛都拉·施斑羅夫 Dora Spenlove 以至於發狂。

「在我看，他是天仙化人。她是一位仙姬，一位神女，我簡直不知道她是誰——她是沒有人曾經遇見過，而又是人人心中所渴想的。這不容臨崖勒馬：也不容遲回却顧：在我未向她吐露隻字，便已經硬着了頭皮衝上前去。」

可是在當時，這位少年求愛者却是個窮措大 。他的老子曾因債務關係，被繫在馬歇爾西 Marshalsea 獄中，所以比氏家長對這窮措大拒婚，也是人情之常。

狄更斯的行為很有些怪特。他被拒以後，仍舊和瑪利亞通信和見面。有時信中措詞的嚴峻，就和他以後寫給他的夫人的一般。

不久這初戀便結束了。後來瑪利亞嫁給一個庸碌的商人，叫做亨利文德 Henry Winter 。

× × × × ×

初戀既經失敗，狄更斯又在尋求對相，到二十三歲那年，他找到了。這時他的速記本領很為精進，他充任了「紀事晨報」的國會訪員。報館的編輯何嘉斯 Hogarth 有三位女兒。長女凱瑟琳 Catherine 比狄更斯小三歲——那時年正二十；二妹曼莉十六，三妹叫嬌娜，剛纔只有八歲。

和狄更斯訂婚娶的是凱瑟琳，他們訂婚後一年，便結婚了。現在所披露的信件，就是狄更斯在結婚前後寫給凱瑟琳的 。這些信件大半沒有日期，再則這些信件曾否經過凱瑟琳的選擇，也不能不下考慮。

狄更斯在探求人情窾奧的時候，不僅以觀察陌生人為滿足。連他的父母在內，沒有一個人能邀他的豁免，我們要明瞭他信件中的眞意，必得用

他的著作做參考。狄更斯的父親約翰，是一位肥矮的侏儒，却天生成了一副高傲的窮骨頭，時常懷着或然的希望，他的化身便是「塊肉餘生述」裏面的密考伯Micawber。狄更斯的母親，也是小說裏面的一個上好模型。這位老婆婆，跟着一個窮漢度着窮日子，但是她却有一張嘮叨的嘴，聶克爾貝夫人Mrs. Nicholas Nickleby就是她的化身。密考伯和聶克爾貝夫人可以代表狄更斯本人的兩種性格：第一是自矜；第二是把女人們的智識看得比他低。他雖則具有一片熱腸，尤其喜歡兒童，但是他既有了上述的性格，所以不論凱瑟琳怎樣不是，憑他的脾氣，也儘够破壞他們的家庭幸福了。

× × × × ×

起初狄更斯的熱戀是沒有疑義的。他在信裏用種種肉麻的字眼稱呼凱瑟琳。例如接吻並不用×來做表記，却在九九兩個數字之下，加了三十三個圈子，以下還有的圈子却不幸的被扯去了。

在凱瑟琳的病中，他尤其善於溫存。他在有一封問病的信裏講：「你不必爲自己，你爲我而珍重吧；我是十分自私的。」狄更斯在信裏，曾經替她想藥吃，並且還餽贈藥品。有時狄更斯在信裏也訴述他自己的病。

但是在訂婚以後三星期，他們的愛情上就發現破裂，他對於他的未婚妻，就寫了這樣一封信：

「親愛的凱瑟琳：我在睡覺以前，坐下來，寫這封信給你，說幾句不客氣，或者類乎責備的話，我感覺得苦痛極了；但是我對於自己和對你，有一種天職，我並且想我們訂婚只有三星期，你不該對我有這樣的表示，何況你對我已經有兩次了，所以我不得不嘮叨幾句。

「在我昨晚臨走以前，你突然地對我冷淡，使得我驚異和深深地傷感——驚異，因爲我不相信一位在戀愛中的女郎，突然會變得這樣嚴酷和執拗；傷感，因爲我從未受過你這般的奚落，並且也不願意告訴你，是怎樣的難受。

「我寫這封信給你的目的是這樣：倘使你因爲一時發脾氣，所以對我有這種奇特的行爲，那末有機會的時候你對我聲明吧——你不僅聲明一次兩次，最好重覆的表明。倘使你不明白這是什麼情緒——一種說不出的心緒不寧，一種莫明其妙的想玩弄的心理——那末制服它吧；它決不能叫你更爲嫵媚，使得我更爲高興，或者叫我們兩人，更爲快樂。

「倘使我們在一起三星期或是三個月，已經惹起了你的煩厭，請你不要把我看作其他的恩物一般，隨便你一時的高興；請你立時便坦白的向我聲明——我是不會輕忽地忘了你，你也不需我第二次的警告了。老實說，你對我冷淡，不論出於那一種的原因——不論這些枝節的幻想，因何發生——總而言之，你在未婚夫眼前，不稍隱飾的這般表示，將來在你丈夫前面，更要肆無忌憚了。

「我這時候就像在你的身旁一樣，我知道你看了我的信，一定要有憤怒的反感——或許要觸犯了你的矜持，或者照女性通行的話講——你要發脾氣。我親愛的姑娘啊，我並沒有絲毫的存心想傷你的感情，我懇求你，不必措意吧。照我倆的年紀，我比你也大不了多少；我實在不敢以年長自居，但是我不得不向你進一句忠告，第一，因爲我對你，不能轉成冷淡，你瞧不起我，我不能輕輕地忘却，像我對待其他沒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們似的；其次，倘使你眞正的愛我，我希望你不

要自欺自，你應當向我表示，你對我的愛，像我對你一般，是超乎尋常的機詐和輕佻的行爲的，那種舉動是玷辱了愛情，把愛情作兒戲。

「我匆忙的寫了這一套話，可是並沒生氣。我並不氣，但是感情上是蒙受傷害了，而且這已經是第二次。我所謂傷感情的意思，你或許不能理會；倘使果然這樣，我希望你不理會也罷。倘使你知道，我撇了朋友和一切行樂，終日底守在你左右，我是具着怎樣濃摯的情感；倘使你知道，我近來爲你病心中怎樣的焦急，對你的淸恙痊可，又是怎樣的興奮雀躍，我怎樣懇摯的謀增進你的愉快，你知道這一切等等，那末你就可以較比的容易了解，你隨意給我的苦痛，是叫我怎樣的難於忘卻呀。」

在情天裏，突地發生這樣一個霹靂，凱瑟琳的難過，也就可想而知。

狄更斯又寫了這樣的一封信：

「對於你的來信，我只有一句話，就是它呈現了你所有的一切柔順情緒，我衷心相信，這是沒有倫比的；倘使你想生氣的時候，能決心對我表示同樣的親切，我相信我對你，再不會吹毛求疵了。你叫我仍舊愛你，那是不必需的——自從我認識你以後，我沒有瞬息不愛你；至於將來，也是如此。」

有時狄更斯的信裏，帶着淘氣的口吻：

「你不發脾氣，那我就再喜歡沒有了——但是我看出你還沒有能克服一部分的生性，就是——你時刻懷疑，沒有信任我的心。我雖然這般說，可是我是親切的愛你——旁人足以叫我氣惱的事，你施之於我，我是漸不在乎的……小豬羅啊，上帝賜福給你，你相信我吧。」

看上述的信，我們可以下一個公正的批評，就是狄更斯已經憂慮到他所指的凱瑟琳的缺點。倘使這第二次的戀愛，能像第一次一樣，就此打住，未始不是他們二人的幸福。狄更斯經過了多年的煎熬以後，他自己曾經講過，「可憐的凱瑟琳和我，是扞格不入的。」

× × × × × ×

狄更斯的婚禮，於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在齊爾希Chelsea 聖路加禮拜堂舉行。婚後一年就發生第一件不幸的事件。自他們婚後，凱瑟琳的二妹曼莉，時常住在他們家裏，她是一個很能得大家愛憐的女孩子；但是不幸她在十七歲那年死了。

我們不相信倘使曼莉嫁給狄更斯，她能够有較好的方法，使得狄更斯安貼。但是因爲她死了，所以狄更斯把她看做了一個十全的女性。他給凱瑟琳的信上，用無忌憚的語調，發洩他悲悼曼莉的意思：

「自從可憐的曼莉死後，我不論到那裏，總有同樣的夢境追隨着我，這不是很奇特嗎？雖則到過許多處游歷，並且感到身心的疲乏，但是自從離家以後，我一直夢見她，我回家後，無疑的還是要這樣吧。倘使失去這些夢境，那更叫我愁悶了，因爲這些夢境全是很快樂的——甚至就是夢中相遇——我相信她的靈爽是和這些夢境有關的，最奇的就是這些夢不斷地連續着。」

狄更斯這時候不過是二十多歲的一個青年，但是他卻要求凱瑟琳許他將來和曼莉葬在一處，這不能不叫做妻子的人，感覺難堪吧。

曼莉的死，在情感方面於狄更斯的寫作，是有無上的價值的。在四年後他著的「舊骨董店」一書裏，他描寫耐兒的死，和在「塊肉餘生述」裏

他描寫都拉的去世，全是用這件事做粉本。狄氏著「塊肉餘生述」，在步莉死後的十二年，可是我們應該知道，那段血淚糢糊的文字，是狄氏用他那小說家的斲輪技術寫出的。他給他的夫人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今天握管疾書了一日，我還沒有把都拉打發完結，不知道這章幾時纔能脫稿。倘使明天晚餐前寫完，那末我就定於明夜快車回家。」這是狄氏在寫作百忙之中，寫給他夫人的便條，所以我們也不能據此說狄氏描寫那一段事實，沒有肫摯的感情。

× × × × × ×

狄更斯的家庭，眞不愧是一個文藝園地。他替兒女起的名字，全是用著名的文人或是戲劇家的名字。狄氏致凱瑟琳的信中，常暗示她不能十分盡母親的天職。他有一次在葛麗塔橋的旅次，有這樣一封信給他的夫人：

「在約克州旅邸中，我心上的眼，好像看見嬌兒在地板上爬呢，給他一千個吻吧。別太把他孤另地扔在一旁。上帝賜福給他，我願意拿兩個金錢掉換一吻。」

「辟克維克笑史」Pickwick Papers 一書出版以後，狄更斯的文名大噪，他很有些像現在電影明星受人歡迎一般。美國人士很願意一見他的顏色，所以狄更斯應招於一八四二年一月一個晴明的星期日早晨，乘輪駛進波士頓的港口。椗泊以後，便有一位身長玉立的青年，眼光中挾着熱情，從船上走下，他打扮得很時髦，戴了許多寶石，他的身旁立着一位丰姿綽約的少婦。據美國大詩翁郎法羅氏的描述，她是一位溫柔，好脾氣，正像一朵薔薇的年青夫人，雖稱不起絕色，却是宛轉可人。」這是在狄氏夫婦結婚以後六年的事。

當時美國還有一位作家和凱瑟琳見過面的，有下述一段的素描：「她是一位風致嫣然的小婦人，在飽滿的眼皮下，生有一對足使男子銷魂的蔚藍大眼，鼻尖兒些微向上，額角停勻圓緻，十分好看，一張細圓的嘴配着兩朵櫻唇，雖是星眸惺忪，却時時透露出笑意。惟有她的下頷，可惜是太小了一些。」

狄氏夫婦在波士頓的時候，似乎是很親密的——這時他們已經有四個兒女。他們很笑話旅館裏的房間，沒有窗幌，也笑話衣櫥的設備好像一個噴水浴池似的。狄氏稍有不滿的，就是嫌他的太太不大出趟，不十分在交際場中活動；當狄更斯畫油像的時候，她常時出外購物。



青年時代之凱瑟琳

但是狄更斯這時候已經起始批評他太太的短處，甚至於在第三者面前笑話她。他在寫給福斯特John Forster ——曾著有狄更斯小傳——的信裏講：「凱的毛病，我也不必向你提起了，你是知道她的。她上下車船，時常要跌交；腿上的皮會擦破，腳骨上有時去了一大片肉，自己時常礙得青一塊，紫一塊的。」

狄氏夫婦到坎拿大的蒙特雷爾市游歷，那裏有私家劇院，請他倆扮

演。狄氏關於這件事，寫信給他的朋友講：「你想想吧，凱的表演，我告訴你，她表演得眞鬼！」狄氏在那劇目單上，凱瑟琳名字的旁邊，註了八個驚歎的符號。他顯然是瞧不起他太太的表演能力，和他瞧不起她其餘的才能一樣。

× × × × ×

當狄更斯夫婦游美的期間，家事就交給狄夫人的三妹嬌娜照料，她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她住在狄家前後有三十年之久。有人講狄氏夫婦不睦的眞因，就是因爲她。但是關於這一點，畢露吉鯇夫人所說的話，似乎很爲確定。



嬌娜

在她寫給不列顛博物院的信裏，她講：「相信有一些謬誤的傳說，講母親的分離，姨母嬌娜要負一些責任，我願意乘現在的機會，表明姨母對於這件事，是完全沒有干係的。」

嬌娜常勸他們言歸於好。狄更斯在和他的夫人分離以後，曾經有下列的聲明：

「我們有許多次要分離，全因爲有嬌娜的勸阻纔作罷。她從十五歲起，就替我們照料家務和兒女。她是他們的遊伴，看護，良師，益友，保護人，顧問和伴侶。因爲我對於妻子有應盡的男子職分，我在這裏僅僅能表示，因爲她的性格特別，所以叫兒女們全和旁人親暱了。」

× × × × ×

但是三角關係不是沒有的，凱並不是狄更斯意中唯一的女人。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最講究禮節，狄更斯對於這些地方，很能留神，但是有一次在巴黎，却發生了一件小小的糾葛。

某次狄夫人在一個宴會席上，恰巧她見了一位女伶，這人已往曾經做過一些曖昧的事件。倘使事先知道有許多別位女賓參加，主人本來是不會招請她了。後來狄夫人也招請她赴宴會。狄更斯爲了這事，特地關照他的太太，向當時被邀的女賓道歉。據說，實際上狄更斯和這位女伶艾倫·竇南Ellen Ternan曾經有過一段艷史，在他的遺囑上，他贈給她一千鎊。據說狄夫人爲了她，也曾經和狄氏吃過醋。

× × × × ×

一八五五年狄氏夫婦結婚已經有了十九年，感情却日見其壞，這時候狄更斯的初戀，瑪利亞·比德奈爾突地又出現了。她已經生了兩個女兒，成功一位賢妻良母了。她因看了「塊肉餘生述」裏面描寫的都拉，就是影射她本人，所以特意寫了一封信給狄更斯，想會會面。經過許多談判以後，狄更斯答應了。一面之後，狄更斯不願意再看見她了。他夢中的印象，是一個披着鬈髮，如花似玉的女郎，有盈盈的藍睛，薄薄的猩唇；但是他所看見的一個女人，却被他殘酷地批評得一文不值了。在「小杜蕾」Little Dorrit 一書中，都拉却變做弗羅拉了：

「弗羅拉，一向身材是很高的，現在卻發胖了，並且時常氣促，但是這個可以不必去說它。弗羅拉在他離別的時候是一朵百合花，現在卻成功一朵牡丹花了，這倒也不必說。弗羅拉以前的一言一笑全似乎具有魔力似的，現在卻嘮叨和蠢笨了。這也不必說吧。弗羅拉以前是撒嬌和一點沒有機心的，但是她現在卻還不改。這一點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弗羅拉格格地笑了……她抬一抬頭，模仿她那年青時候的媚態，這正和自己替自己送葬一般。她嘰哩咕嚕說些沒有倫次的話。她現在這種模樣，那一點能叫他想起從前的迷戀呢？」

瑪利亞的丈夫後來經商失敗，把金錢全折閱了，瑪利亞寫信給狄更斯，求他幫一些忙，他冰冷地回答她，叫她向她的父親去商量。

所以狄更斯三年以後發生的離異事件，不能說和瑪利亞有什麼關係。狄更斯講她是一個中年的婦人，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他對於另一位將近中年的女人，是抱着那一種的態度了。

× × × × ×

一八五八年狄更斯夫婦終於決裂了。離異事件的消息傳播出來，給狄更斯大大的打擊。社會上的輿論不能原諒他，對於離異原因的緘默。衆口鑠金，在他的榮譽方面，受着了很深的創損。

他決定在「家常話」裏發表一篇自白，他並且寫信給他的夫人，徵取同意。但是「家常話」的編輯不答應他的請求，於是狄更斯便和那家印刷公司斷絕了關係。

狄更斯又寫了辯白的信給他的紐約經理人亞述，施密斯。他在信裏講，他們夫婦在一切性格方面，互相水火，是難於諒解的。他的信裏有一段講：

「近幾年來，狄夫人常向我提議，最好讓她分居；她患有神經錯亂的病——又講，她感覺不配做我的妻子，最好是遠離開來。我始終的回答她，我們必需共當患難，作最後的奮鬬；第一應該以子女為重，因此在形式上必須守在一處。」

狄氏的信中又講，關於分離的事，在金錢方面，他相信是很厚道的了，他把狄夫人當一位名夫人看待，他自己也似乎是一個富家翁了。在這封信以外，狄氏並且有一個字條給施密斯，請他把這封信給關心他的人們看。施氏因為美國注意這件事的人不少，所以把這封信在「紐約論壇報」披露出來。英國報紙也跟着轉載了。

這封信因為有妨碍狄夫人名譽的地方，並且沒有取得狄夫人的同意，所以狄夫人很可以據此用法律的方法去同他解決。狄更斯知道這件事不妙，於是寫了一封道歉的信，托律師轉交，纔算了事。

× × × × ×

狄更斯到晚年性情尤其暴戾。一八六五年狄氏乘車在鐵道旁遇險，狄夫人寫信問候他，他只冷冷地答覆了幾句。在一八六七年，他們又通過一次短札，狄氏的態度是愈加疏遠了。自從離異以後，狄更斯對於這位十個子女的母親，從未見過一面。最後他臨終的時候，把子女找到病榻之前，但是絕沒有去找他的夫人。遺囑上面的措詞，尤其使得狄夫人難過。他諄囑子女不要忘卻他們的嬌娜姨母撫養他們的恩惠。他又給遺產八千鎊給嬌娜，凡是他的珍飾玩好，一切歸嬌娜保存。狄更斯生前每年給狄夫人生活費六百鎊，遺囑當中，又把這數目削成只能動用八千鎊的息金。這位葬在西寺的英國文壇巨子，對於他的夫人的待遇，可謂苛酷備至，不能不為他的盛名之累了。

博爾濟吉特氏

王橋

過去，在國聞周報上載過關於清順治帝的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實詔，那是很有趣味的一件清代掌故。不過，那只是斷片的，現在，我又查得博爾濟吉特氏的史蹟，寫出來做一個補充。

『明崇禎十四年，洪承疇奉旨督兵十三萬，援錦州圍；駐師松山，與清兵相持數月。至十五年春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降於清，令卽攻城，而已爲內應，以其子質焉。城遂陷。承疇及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等，咸被俘。……

『承疇初被俘，卽絕粒自矢，期一死。有勸降者，承疇輒大哭，虜無如何，乃幽之。時時進美食相勸慰，承疇終不聽，虜大懊喪，莫之爲計；乃問其降人，有可以餌承疇者否？則以好色對。虜遂大喜。飭美女數輩往侍，終不效。時虜妃博爾濟吉特氏爲科爾沁貝勒寨桑女也，極殊麗，爲虜中冠，乃遣之。妃密貯人蔘汁，效侍婢妝以入奉供。洪終閉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勸之不顧。既而妃又勸曰：「將軍縱不食獨不可稍飲而後就義耶?!」語次情態婉戀，意致悽愁，且以壺承其脣。洪不得已，沾飲焉。逾時竟不死，妃又進焉，洪連飲之，愈不能死，而精神加充焉。如是者數日。妃多方勸慰，迭進飲饌，洪漸甘之。未幾，意轉，遂飲啗如初。由是妃益日夜進勸，並反覆喻以利害，洪始決降於虜。』

『洪承疇之降也，虜中以福臨之母博爾濟吉特氏功最多，故皇太極立以爲后，而使福臨爲太子。踰年，皇太極死，福臨立，年方幼，政事一委其叔多爾袞任之。迨多爾袞既入關，破大明兵，侵占不去，又遣人迎福臨至，得僭號一統。於是多爾袞之功與妃功相埒，雖稱號攝政王，推帝位於其侄，而內外咸知有多酋，而不知有福酋也。多酋由是氣益驕。出入宮禁，侈意淫放，與嫂侄居處，如家人父子然。福臨本藐小無所知，而皇太后且年少，獨居寡懽，以爲彼功多！並讓帝位而不居，非以身報之，將曷足以極其功！以故遂通焉。……未幾，多酋又謀殺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而取其妻爲妃，日夜淫縱，遂以致疾。乃獵於塞外而死。年僅三十九歲。時福臨卽位已八年，稍知人事，聞而恥之。乃託以謀叛追削其封。』

『先是……多酋陰與范文程密計，使昌言於朝曰：「攝政王功高望重，而謙抑自持，德莫與京矣。我皇上雖欲報之，將何以報之哉?! 雖然，王固皇上之叔父也，今日之事，猶傅其子也。王既以子視上，則上亦當以父視王，其可乎？」奴才皆議曰：「可」。文程乃復言曰：「今聞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無俚，愚意上既視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異居，宜請王與皇太后同宮。」奴才又皆議曰：「可」。於是滿洲史臣乃大書特書於其策曰：「皇太后下嫁攝政王，羣臣上賀表」，凡十四字。蓋紀實也。同時，明張蒼水先生煌言，作滿州宮詞有云：「上壽稱爲合卺尊，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亦卽此事云云。

『迨乾隆時，紀曉嵐昀修滿洲史，惡之，以滅其迹。又請於弘曆，開多爾袞罪，俾釋羣臣之疑。而玆事遂罕知之矣。』——集自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抄本的「清秘史」。

（註）皇太極是福臨的父親，行八。福臨就是順治皇帝，行九。弘曆就是乾隆皇帝。

就以上的文氣來看，對於滿清的不滿，溢於言外。好像是有幾成故意侮駡的嫌疑。但，這却是事理的必然，可以武斷的來說，這完全可以當事實看。因爲，在滿洲的習俗，有「轉房」的。就是，哥哥死了，可以把嫂嫂娶給無偶的弟弟做老婆，弟弟死了，也可以把弟婦給無偶的哥哥做老婆。

「轉房」，在漢人看來是不合乎禮教的，所以人們認爲這是丟臉的事。但在滿洲俗却算不了什麼。假如滿人不入主關裏， 這種事是平常的，在滿洲流行着。一到關裏來， 才覺得這是不堪入耳的話。不過，在不諳漢俗的多爾袞做來，又是在進關來很短的期限裏，這種習俗是不知改掉的。在滿人淫威赫赫的時期，漢人也沒人敢使他從漢俗。滿清的從漢俗，與其說是怕漢人笑恥，還不如說是拉攏漢人的好感的一種愚民政策，來得更切合實際一點。

滿洲俗，對於男女的關係和倫理觀念，既是和漢俗不相同，並且，還比較自由得多，當然 ，多爾袞是有資格娶寡嫂的 。既是有資格「轉房」，那末，先期的戀愛和結婚試驗，也就算不了什麼了。多爾袞的行爲有過分的地方，這是引人嫉妬的出發點。但「功高則驕」的涵養的行爲，對於英雄心理的多爾袞，也無須吹毛。

博爾濟吉特氏的行爲，最初可以轉移了洪承疇的決心，助成入主關內的主動力。最末又範圍住攝政王的不羈的野心，使國祚安如磐石，這正是她的長處和功績。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十一）

陳振先

一一五四年交食週期發明之經過，前已言之。用同樣的方法，又求得七六九四個月即二三五一八一日有半强即尚差三十四日有奇始足六百四十四年的交食週期，此可於左列關係見之：

（七F）理想的交食週期應備條件

7964朔月＝235181·604日

678½交食年＝235181·691日

此不足六百四十四年的交食長週期亦可稱為「史記天官書變週」，為天官書所言交食週期之續命湯，於研究遠古日食問題亦可適用。若從古時交食向後順推一長週，則日之干名進一位（或二位），支名進五位（或六位）；若向後順推兩長週，則日之干名進三位，支名進十一位即退一位。經史中隔一天官書續命週而日食者：如魯莊公二十五年（紀元前六六九年）六月辛未朔之食，至西漢成帝河平四年（紀元前二五年）三月癸丑朔之食；又魯襄公二十年（紀元前五五三年）十月丙辰朔之食，至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公曆紀元後九二年）六月戊戌朔之食；皆屬好例。其隔兩天官書續命週而日食者：如魯莊公二十六年（紀元前六六八年）十二月癸亥朔之食，至唐高祖武德四年（紀元前六二一年）八月丙戌朔之食；又魯宣公八年（紀元前六〇一年）十月甲子朔之食，至周武后垂拱四年（紀元後六八八年）六月丁亥朔之食；又魯成公十七年（紀元前五七四年）十一月丁巳朔之食，至唐玄宗開元三年（紀元後七一五年）七月庚辰朔之食；又魯襄公二十三年（紀元前五五〇年）二月癸酉朔之食，至唐開元二十六年（紀元後七三八年）九月丙申朔之食；又魯襄公二十四年（紀元前五四九年）七月甲子朔之食，至唐開元二十八年（紀元後七四〇年）三月丁亥朔之食；又魯昭公二十一年（紀元前五二一年）七月壬午朔之食，至唐代宗大曆三年（紀元後七六八年）三月乙巳朔之食；又魯昭公三十一年（紀元前五一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之食，至唐代宗大曆十三年（紀元後七七八年）八月甲戌朔之食。此皆經史中班班可考者。

至短期之交食週期，與半交食年之倍數相差不過一日者，除前述之一百三十五個月週期及二百二十三個月週期外，尚有八十八個月三百五十八個月四百九十三個月五百八十一個月等週期，均有裨於實用，而尤以三百五十八個月週期爲與半交食年之倍數相去較近而較能延年。願欲憑交食週期以預推或倒推日食之照樣覆演，每多不驗，其可靠程度，視乎其能否合乎下列諸條件以爲斷，茲述之如左：

（一）日食週期宜近於半個交食年或其倍數。日食必在朔，而地球自開始見食以至最後見食之中時必在「白經合朔」，（此乃余所自造之名詞，說詳後。以通行名詞言之，全球日食中時甚近於黃經合朔）固矣。然月朔不定有日食，其故因每月月朔時日月雖會於同一經度，（同赤道經度者稱「赤經合朔，」同黃道經度者稱「黃經合朔」）然因黃道與白道傾斜五度有奇之故從地球觀之，月或在日上，或在日下，即月球之黑影或從地球北極之北掃過，或從地球南極之南掃過，而不落於地面，致地面無論何處都不得見日食，惟遇合朔時日月相會於黃白道交切點之東或西不過十八度三十一分，則地面上或會有日偏食；若在交點之東或西不過十五度二十一分，則地面上必有日食，若不過九度五十五分，則地面上必有見日全食之處。太陽由黃白兩交切點之一向東行復回至此交點之平均期間，謂之一交食年，爲日三四六．六二〇〇三，半之得一七三．三一〇〇一五日，是爲太陽由某交點行至其他交點之平均期間。若某交食週期大於半交食年之倍數，則週期開始當在朔時日月交會於交西約十七八度之時，由此一週一週的食下去，愈食愈近交，亦愈食愈大，漸由偏食以至於全食環食，過交後則一週一週的食在交東愈遠，初由全食環食而變爲偏食，繼且愈食愈小，終至週期到來時日月交會於交東十七八度之外，而系統遂絕。若交食週期小於半交食年之倍數者則反是：系統開始於日月交會在交東十七八度之時，中斷於日月合朔在交西約十七八度之時，是也。比如某交食週期大於或小於半交食年之倍數者一日，則自日食系統開始以至系統中絕約不過三十餘週期而止；如相差僅半日，則約可延長至六十餘週期；今三百五十八個月交食週期大於半交食年之倍數僅〇．〇四日，故自系統開始以至系統斷絕，可延長至七八百週期，以年計之，則二萬餘年矣。故三百五十八個月交食週期及一一五四年交食週期均合乎第一條件。

（二）日食週期宜近於整日數。日月東行雖有盈縮遲疾，致合朔實時不必與交食週期相符；然取多數平均計之，仍出入於週期平朔之前後。如週期平數與整日數相差太遠—如相差半

日之類」則首週某地合朔在晝而得見日食者，次週多數合朔在夜而不見日食，致預推或倒推日食往往不驗，而發生先儒之所謂「夜食」與「當食不食」之事情，一也。即同是合朔在晝矣，合朔在晨之地，與合朔在夕之地，其見食之緯度多不相同，此二者又與合朔在晝之地見食緯度亦不相同。如日食週期與整日數相差半日，則首週合朔在晨者次週或合朔在夕；設前後皆節近春分，又遇食近北上交，則首週合朔在晨而見日全食之地，次週或合朔在夕而全不得見，因夕時全食帶在此緯度之北五十餘度，此緯度雖日偏食亦不得見也。如日食週期超出整日數五六小時，則首週合朔在晨者次週多數合朔在午，設前後皆節近夏至，又遇食近北上交　，則同一地點，首週見太陽南部被食者，次週或見太陽北部被食，首週見日全食者，次週或以日食在北方而全不得見　，致所推不驗，二也。三百五十八個月交食週期與一一五四年交食週期均與此第二條件相近。

(三)日食週期宜近於年之整數。第一第二兩條件縱使完全具備，倘缺第三條件，仍不能必一週一週的見同樣的日食。茲姑暫不計下述之第四條件，而假定某交食週期每週皆同時合朔，然因此週期超出整年數六個月，則第一週某地見日全食在春分之晨者，第二週此地或合朔在秋分之晨而不見日食，因秋分時黃道對赤道方向與春分時不同之故，其時日全食線或經過其地之北約五十度，致其地雖日偏食亦不得見，一也。不獨此也，如日食週期超過整年數六個月，則首週食近春分者，次週將食近秋分；因春分時節日躔超前秋分時節日躔落後之故，首週月追及日較遲而合朔落後，次週月追及日較早而合朔提前，致前週見食延遲後週見食提早，倘前週某地食在日出時，則次週將食在日出前而不得見。又或前週某地食在夏至時節日出後或日入前，則次週或食在日出前或日入後而不得見。卽前後週某地均食在晝矣，而因前後見食時刻相差頗遠之故，前後見食大小迥殊，甚或一見食而一不見，致預推不驗，而成「當食不食」，或「應食八分，今退食三分」之實例。前述之一一五四年交食週期與此條條件亦相合。

(四)日食週期宜近於月由近地點復回至近地點週期之整倍數。月循橢圓形軌道繞地運行，其軌道一端距地較近，一端距地較遠，近地點卽在月軌長軸之一端，遠地點卽在其他一端。月行靠近地點之一邊，其速率大於平均數；及其行靠遠地點之一邊，其速率小於平均數；當其行至近地點遠地點之中間，則其速率約等於平均數；惟當其行至已過近地點九十度時，其地位超前最多，若平朔時平月適行至此，則實朔比平朔提前；當其行至已過遠地點九十度時，其地位落後最

多，若平朔時平月適行至此，則實朔比平朔延遲最甚。月由近地點回至近地點，或由遠地點回至遠地點，平均需時二七，五五四五五日，（昔人謂此爲「入轉」）比之一個平月的日數約短兩日。如合朔時遇月球行近「近地點」，則下次合朔時月球約已過近地點兩日，此兩日的零頭行程，乃月球運行最疾之時，故前後兩朔間需時較短；反之，如合朔時遇月球行近「遠地點」，則前後兩朔間需時較長；「朔望月」之所以有長有短，實朔比之平朔之所以有提早有延遲者，大部分即因此之故。故欲前後週兩實朔間之時間適等於日食週期之時間，則除前述三條件外，此日食週期又須近於「入轉」之整倍數，即二七・五五四五五日之倍數。否則合朔時剩能生二十四小時以下之差池，而見與否及見食大小都無把握。前述三百五十八個月週期，及一一五四年週期，俱未能合此條件，故若但憑此以推算日食，必多錯誤。欲知日食眞相，必須再用繁複算式細推始得。

(五)欲上推遠古，下度將來，而皆準確，則日食週期又須合乎三六五・二五九六四日之整倍數，即地球由近日點復回至近日點或由遠日點復回至遠日點的期間之整倍數。因地球軌道爲橢圓形，此軌道長軸之兩端，一端距日較近，一端距日較遠。當地球行近近日點時，其行較疾，地球行近遠日點時，其行較徐。當地球過近日點約九十度時，地球之地位比平均地位超前最遠。當地球已過遠日點約九十度時，其地位比平均地位落後最甚。吾人若從地球觀點立言，則上述地球循地軌運行之語，便適用於太陽循黃道運行；即太陽在近地點時其行最疾，太陽過近地點約九十度時其躔度超前最遠是也。遇太陽東行地位超前時，月追及日，需時較長，而實朔因之延遲；遇太陽東行躔度落後時，月追及日，行程較短，而實朔因之提早。故欲單用日食週期推算日食，必須每週之實朔皆與平朔相同，否亦須其提早或延遲程度各週皆同；然欲符合此種情形，則除上述第四條件外，又須此日食週期合乎三六五・二五九六四日之整倍數。但前於(二)項下經已詳言，欲日食週期每週皆依樣葫蘆，則此週期須爲季節年即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之整倍數。顧此兩數相差甚微，欲求一日食週期爲此兩數之公倍數，則其週期之長，且超過人類自有書契以來之年數，即使得之，亦於治史何補？而況（六）天無不變之運，如此長時代之前，朔策歲實等等平數均與今時相差不少，其積差數之大，亦足以使所推結果不驗也。

由前所論，可見日食週期雖可爲草草審查經史日食之助，但遇有是非眞僞所爭甚微時，未可恃以爲判斷之準繩，而必須更求之於繁複精密之算法也。

說此余欲附帶聲明一言： 七八年前余着手著中國歷代日食考，擬將經史所載日食一一加以審查推算。關於經中日食，余已得有相當之結果；史書日食，亦已算得若干條；惟史書日食，爲數甚多，必一一加以詳細推算，非竭數年之力不能竣事。邇來朱文鑫先生根據Oppolzer奧泊爾子氏之歷代日月食圖表大全著有中國歷代日食考，行且出版矣。此類著述，既已出有一種，吾又何必另起爐竈，費數年之力，以作與與著大同小異之工作乎？故余數年前所擬著之「中國歷代日食考」，今已停止進行，將來亦出版無期。說句打趣的話，就是國貨成本太重，既有舶來品，手工國貨店亦自願關門停辦，而從事其他有用工作矣。雖然，余所擬著之「中國歷代日食考」雖終不會與世人見面，惟書中要義，則多已散見於國聞週報之拙著中。讀者既探驪得珠，尙要所餘鱗甲何用？此則鄙人所欲借以解嘲者也。又余前着手著歷代日食考時，助余搜錄歷代日食者，黃子獻（孝可）先生之力爲多，合補誌於此。

（八）三統曆與左傳眞僞問題

左傳所言日南至者兩事，即魯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及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應作正月）己丑日南至，」而均與天運實情相差頗遠。僖五年冬至實在周曆正月初三日甲寅，辛亥乃上年十二月晦日，且是冬至前三日而非冬至日；昭二十年冬至實在周曆正月初二日辛卯，己丑乃上年十二月晦日，且是冬至前二日而非日南至；余前於國聞週報十卷十期拙著頁一至頁四及十一卷二十三期頁五至頁六曾詳言之。然則春秋左氏傳何以有此種違反事實的記載乎？此問題之答案，吾於前漢書律曆志之三統曆得之。漢書律曆志言：「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小數寫之，爲二九・五三〇八六四二日，是爲三統曆一個月之日數。又按三統曆周天爲五六二一二〇，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統法除周天得歲實三六五・二五〇一六二四四，是爲三統曆一歲之日數，又律曆志以漢武帝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曆元，即甲子統統首，以朱利亞曆言之，是爲紀元前一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倒推哥曆則爲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利亞積日數則爲一六八三四三一也。

余曾細推之，太初元年第一次冬至實在十一月壬戌晦之夜長安視時亥盡子初後一刻弱，即午後十一小時十二分，十二月朔在長安視時癸亥日之晨辰正後約一刻，嚴格言之，甲子旦實應是十二月初二日，且是冬至後一日强，朔至亦非同時，三統曆家所測蓋未密也。

茲試按上述三統數倒推之。魯僖公五年周曆正月冬至，在公曆爲紀元前六五六年年底。從紀元前一〇五年之冬至（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第一次冬至）上溯至紀元前六五六年之冬至，恰隔五百五十一歲，等於二十九倍十九年，即等於三統曆之二十九章。太初曆既以太初元年頭一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至朔同時之曆元，而又以爲每經一章後則至朔同時，則彼之認魯僖公五年爲至朔同日乃極自然之事；此可疑者一。又照三統曆歲實日數，由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上溯二十九章即五百五十一年，即五五一乘三六五．二五〇一六二四四日，即二〇一二五二．八三九五日，即三千三百五十四周甲子零一二．八三九五日即十二日有奇。甲子日夜半子正乃甲子日之開始而上日之終結，故由甲子日夜半子正上溯雖不足一整日，其干支之計法亦與一整日同。今由甲子日上溯十三日恰得辛亥，由辛亥向下數十三日恰得甲子；可見按諸三統術，魯僖公五年冬至應在周曆正月辛亥丑正後七刻半，與傳文恰相吻合；此可疑者二。又照三統術朔策日數，由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上溯二十九章即六八一五個月即六八一五乘二九．五三〇八六四二日，即二〇一二五二．八三九五日，即三三五四周甲子零十三日弱，仍得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丑正後七刻半交朔，亦與傳文王正月辛亥朔旦日南至吻合；此可疑者三。夫使魯僖公五年朔旦冬至果在辛亥，太初元年朔旦冬至果在甲子，猶可言也。今此二者驗諸天運則不符。

辛亥乃周曆十二月晦，（非正月朔）且是冬至前三日而非冬至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子正乃實朔後八小時一刻，且是冬至後一日強，亦非朔至同日。

而試以三統術則皆合；是左氏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條實難免太初後曆家逆推僞託之嫌疑矣。

茲試再按三統曆一驗左傳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日南至一條：由太初元年第一次冬至（公曆紀元前一〇五年年底）上溯至昭二十年冬至，（紀元前五二三年年底）實四百一十八歲，恰得太初曆二十二章，恰是太初曆家認爲是朔至同日之期，可疑一也。照三統術歲實日數，四百一十八歲得一五二六七四．五六八八日，即二五四四周甲零三十五日弱。由太初曆元之甲子夜半子正上溯三十五日，（三十四日有奇便須上溯三十五日）恰得己丑冬至，與傳文己丑日南至相符，可疑二也。四百一十八歲得二十二章即五一七〇個月，按三統術朔策二九．五三〇八六四二日乘之，亦得一五二六七四．五六八日，即二五四四周甲零三十五日弱，由甲子上溯干支三十五日，亦得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朔，（傳文言二月己丑日南至

，不言朔，此曆容於下文論之）恰是至朔同日，亦似是出自太初以後之人逆推，可疑三也。夫使己丑確是月朔而兼冬至，則傳文所紀，可以認爲是當時實錄；乃以余所推，則己丑實是昭十九年十二月（建亥之月）晦日，且是冬至前二日而非冬至，既非月朔，且不在冬至所應在之月。若謂此乃由於春秋之世時曆疎闊，故有僖五年昭二十年朔旦冬至一二日或三日之誤；乃何以不誤遲，不誤早，不誤多，不誤少，恰巧與用三統術所推之結果若合符節，如寫黃庭，恰到好處乎？其不能令人無疑明矣。惟於此尚有須注意者一事：即淮南子所言之歲實三六五．二五日及朔策二九．五三〇八五一〇六日，與三統術所用之數相差無幾，若按淮南子所言之歲實朔策，從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子正上溯五五一年或六八一五月，得二〇一二五二．七五日，得魯僖公五年王正月辛亥卯正朔至同時。又用同法上溯四一八年或五一七〇月，得一五二六七四．五日，得魯昭公二十年周曆正月己丑午正同時合朔冬至。則安知左氏傳僖五年昭二十年日南至之文不是淮南王劉安時或前乎此之曆家所逆推假託，而必疑爲是太初以後之曆家所爲乎？曰：此亦有故。太初元年第一次十一月甲子夜半子正之曆元，乃太初元年夏五月始行宣布，前乎此未嘗有是。淮南子天文訓所言之曆元乃在夏曆正月建寅，並非在夏曆十一月，此觀於淮南子天文訓所言「天一元始正月寅建，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等語而知之。無論依唐書大衍曆日度議前說，以甲寅歲寅月甲寅日晨初合朔立春爲顓頊曆曆元，或依後漢書律曆志述蔡邕之說，以乙卯歲寅月己巳朔旦立春爲顓頊曆秦曆漢曆曆元，俱與太初以後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子正朔旦冬至爲曆元者不同；故前述假託春秋左氏傳僖五年昭二十年周曆正月（卽夏曆十一月）朔旦冬至之嫌疑，實與漢太初以前之四分曆家無涉。有此嫌疑者其惟太初曆或三統曆家（劉歆？）乎。

雖然，此事亦稍有嫌疑之點，吾人應加以注意，即昭二十年傳文作「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也。依三統曆，己丑乃周曆正月，今傳文作王二月，若出自劉歆或其他三統曆家之手，安得有是？且吾人亦不能以「後人鈔寫時誤正月爲二月」解之，因同年傳文有「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八）月戊辰殺宣姜」之文，若己丑爲正月朔，而八月以前又無閏月，則七月朔安得爲戊午？因歷六十日然後花甲一周，而一月多不過三十日，故相近之月，凡相隔偶數者其干支大略相同，所

不同者率不過相隔月數之半；相隔奇數者其干支多不同，所同者率不過相隔月數之半。今傳文明言七月戊午朔，試設為七月以前之月皆三十日，則正三五七等月月朔皆在戊午，二四六等月月朔皆在戊子。再依古曆大小月相間之例，設為正三五七等月小，二四六等月大，則得七月戊午朔，五月己未朔，三月庚申朔，二月庚寅朔，正月辛酉朔，辛酉之與己丑，相隔近三十日，正月必不得為己丑。故「二月」乃「正月」之誤之說亦不能通。不獨此也，傳文言「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而不言月朔，亦不能解為是二月初二日；因照上文大小月相間排列式，則己丑不但不得為二月初二日，且是正月晦日。若必以己丑為二月朔，則由二月至六月須有兩次連大月，而後可與七月戊午朔相融和，即正月小，庚申朔，二月大，己丑朔，三月大，己未朔，四月小，己丑朔，五月大，戊午朔，六月大，戊子朔，七月小，戊午朔是也。我國自東漢末劉洪始悟月行有遲疾，唐傅仁均等始不用平朔而用定朔，元授時以後，四大三小，視為固然，然春秋時尚用平朔，平均須每十五個月乃至十七個月始有一次連大月，今照左傳之文，是昭二十年二月至六月，此五個月之內，竟有兩次連大月，即有四個是大月，頗與春秋時曆法不類，新城新藏博士疑此條乃劉歆所修改，（見沈譯氏著「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頁三五六）非無故也。惟依三統曆，昭二十年之己丑乃正日朔，今傳文作「二月己丑日南至」，頗不似是劉歆之所為。意者劉歆之後杜預之前又有竄改之者歟？關於後述一節，余未得有證據，故對於左傳所載日南至兩條是否出於劉歆之手一層，余祗認為是一種疑案而已。（未完）

六月二十七日

東遊印象（二）

向景雲

科學博物館也在上野公園的裏面。是一個四層十字形的建築。一切的科學儀器都分門別類的陳列起來。有的指示物理現象，有的告訴化學反應，天體測量的儀器指示着宇宙的變遷，地質的部分陳列關於地震的材料多而且詳細，動植物也都按照着他們自然生活的方式同環境陳列起來。門外擁進來了一羣婦女同小學生，館員就開始演講X光的原理，一方面講，一方面做試驗，講完了，大家一鞠躬，說一聲謝謝，退出去，這就是日本的國民教育。

上野公園並不是只爲觀花賞景設備的，政府訓練民衆，團體文化宣傳，都時常在這裏舉行。使國民在娛樂的時間，同時也可以增長基本的常識。一個雄壯偉大的展覽會廳，（上野東京美術館）聳立在中央。在日本，尤其是在這個春光明媚的櫻花時節，你隨時隨地都可以遇見許多展覽會，自從藝術軍事，一直到科學文化，都用不同的姿態，而普遍的方式，呈現在民衆的目前。公家建築廣大空洞展覽廳的外形，民衆去充實牠的內容，這是現代都市行政當局最緊要的企圖。

上野東京美術館，今天有三部分被利用——花道展，日本畫展，獨立畫展。

展覽廳的內部可以時常變換，就和展覽會的內容可以時常變換是一樣。沿着花道展的長牆，接觸的是滿目青翠，心頭上一陣清涼。插花的藝術在日本本是世界馳名的，用各種形態，不同物質的器皿（多半是竹雕，木刻，瓷陶以及富有詩意的金屬品）插上各種鮮花，有的怒放，有的含苞，在枝葉參差的組合上，花與花色的適應上，觀衆視線的角度，背景光線的調和，都經過插花人週詳的審定。她們忙忙的在最下一層工作，運用着她們審美的眼光，剪接扎縛，過不一刻就有一顆玲瓏剔透的鮮花呈現在觀衆的眼前。粗大枯凋的枝幹，和纖細青翠的花葉，都同樣有牠們的地位，同樣的調和。這次展覽據說是慶祝皇太子的降生，但是民衆們却藉此得了美術的陶冶。

出了花道展，我們又去參觀日本人「在平面上求立體」

的表現，日本畫展。因爲個人不懂繪畫，特別是不懂粉色調和的地道日本畫，所以不敢作具體的介紹，只希望努力去欣賞。展覽的繪畫篇幅都很大，有的還是好幾幅連在一起。在用筆同佈局上都表現出日本特有的風味。

既然不敢介紹日本畫，只好談談展覽會的佈置。指導員錢先生說：他一向感覺到國內展覽會往往是一大堆，重重疊疊，恨不得把這件出品堆在那一件的上面才痛快。必要琳瑯「滿」目，然後才「美不勝收」，至於出品的個性，同觀衆目光的是否能集中，完全不問。兩幅畫的角上只用一個圖釘，爲的是看這一幅同時也看那一幅 ，結果所得的印象只是模糊。

日本畫的篇幅也許是大一點吧，一幅畫差不多就佔了一面牆。記得有一年走進了北平一個藝術之宮，四個對立的平面上也正在表現着立體。自從進去，一直到出來，記得只看見過天花板，一幅裸體人形的腿上長着一顆樹，還有地，沒有看見牆。從日本畫展裏出來，還記得一間一間黃色麻布曲折的隔斷， 濃厚的粉同色，清淡的墨和雲。 雖然我不懂繪畫，有幾幅畫的構圖還可以想象的出來。他們宗法中國畫的地方，同採取西洋畫的地方，也在腦海裏清晰的存在着。

和日本畫展對面的就是獨立畫展，(西洋畫的一派)可惜因爲時間太晚了，沒有去看一看日本人接受西方美術以後的成績。據我所知道的， 獨立畫展是東京獨立美術協會的出品，一共有十三個展覽室，作品在素描的方面很得一般的讚美。

整整一天的參觀，同學們精神上同生理上的疲勞已經可觀了。頭腦裏已經開了中國式的展覽會，新印象是不願意再接受了。防空的飛機，平面的畫，立體的花，在裏面跳起舞來。於是大家狼狽的坐汽車到新宿白十字堂，赴東京清華同學會的接風筵。在那裏，精神上同物質上都得到了十分的滿足。大家親熱的談着，一番莊嚴的演說，一陣歡娛的哄笑；也就是在那時候，「西山蒼蒼」的清華校歌，第一次在三島上震蕩。考古學家小林胖生先生（錢先生友人，自今日起隨同領導團體參觀）看見清華同學這種篤愛的精神，極爲讚美。

從白十字堂出來，有的到銀座去看夜市，有的到三省堂去買書，有的到老同學的地道日本式住處練習脫鞋的禮節，順便喝一杯茶。大家都記着早點回來，明天要上日光。

十一日早晨，六點鐘大家起床，預備了一陣，七點鐘出發，天氣陰陰鬱鬱的，聽說日光山上還有雪，衣服都穿得比平日多。

到了上野高架電車站，因爲是早晨，出出進進的多半是

住在市外的學生，警察這時候也出動得格外的多，學生在坐車上行路上都受優待。

較大的車站上都有團體出入口，買團體折扣票非常的省事。到了春季，日本的旅行團體到處都是，老年人組織起來去看花，參拜神社；中年人去視察；小學生們遠足。鄉村到都市，都市到鄉村，人口移轉是如此的快，整個的社會都動起來。高架電車每三分鐘一次，車門自動開閤。同學們的行動都紀律化了，敏捷，快，整個的加入了這個動的社會。幾個人緊緊隨着一位老同學，他是我們的保姆，也是我們的外交官，一離開他，馬上就成了啞吧。

車來了，不到半分鐘，大家都勝利的在車上微笑。一轉眼下去，一轉眼上來，動而快的生活，充滿了人生的樂趣，人生本來就是同時間和空間鬥爭。

在日光驛下車 ，換了日光的自動車（汽車），過了神橋，走進松柏森森的參道，一直到東照宮。

東照宮是日本史上有名人物德川家康氏的家廟。從宮麗的建築上看起來，可以想見當時德川氏的聲勢。裏面有名的建築同物品，大半都歸爲日本的國寶。因爲時間的關係，內部宮殿沒有進去看。

許多日本的東西，都可以拿小巧玲瓏四個字來形容，木製的房屋，滑動的門窗，其他一切人工點綴的事物也都是如此。一個胸襟磊落的人，在日本住久了一定感覺到氣悶。日本人不往大處做工夫，也可以從他們日常生活裏看出來，到郊外鄉村看一看，就好像看假山石的盆景一樣 ，無一處不小，無一處不巧，小巧的東西看久了自然令人生厭。日本人富於研究性，因爲他們肯從小處做工夫，不過有許多時候你也會感覺到日本人的淺薄。

到日本後，今天是胸襟最痛快的一天。坐爬山汽車上日光，就好像深入了一幅大寫意的中國山水畫，處處都使你覺得幽遠偉大。汽車順着上山的盤道向上爬，風景也隨着角度變，湖光山色，煙霧迷離，探首車外一看，方知此身已在雲霧中。

團體在中禪寺湖旁的旅館裏午飯 ，大家席地而坐吃和食。據說二荒山是一個死火山，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多米周圍七里的中禪寺湖乃是火山的噴火口 。最深的地方有七百多尺。在湖中坐汽艇游蕩，望着遠處若隱若現的雲山，彷彿已在畫中遊了。

因爲距離地平面太高，山上到處還有積雪，到華嚴瀧的時候，真有些夾衣不勝寒的光景。華嚴瀧是萬山叢中的一個大瀑布，要坐三百多尺的升降機下去才能看見。是著名的日

本八景之一。

兩個山峯中間的交通，是利用高線電車，當那個四方鐵籠子一出動之後，你的生命就整個的交付在兩根相互垂直的鐵索上。這一個小小的彈丸，在千百尺的山澗中搖蕩，一直到對面的山巔上，你的身心才落地。日本人非常迷信，在這種征服空中的文明交通工具裏，還貼着「二荒山交通安全祈禱神祗」的籤子。

「上山容易下山難」的問題，也隨着爬山電車解決了。車身是按山的坡度建造的，用電力收放兩根堅固的鐵索，車身便從角度很大的山坡上滑下。車上穿着制服的女孩子，開始運轉她的嬌喉，陪着一對笑臉，講述爬山電車的歷史和速度，使你既不感受寂寞，又可以得些常識。 在日本的都市裏，這一類的新職業婦女到處可以看得見。百貨店店員，公共食堂侍役，公共汽車車掌升降機的運轉手，完全是她們的勢力範圍。

她們都是經過相當訓練的女孩子，對於自己職業範圍以內的事很明了。說話前後永遠是向顧客鞠躬，談吐都温而有禮。秀麗的面龐，鮮明的制服，活潑敏捷的舉動，沒有令人望而生厭的。

事實明顯的告訴我們說，這裏面包括着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不錯，她們都是新進的職業婦女，平均的歲齡不過十七八歲，都是經過嚴格考選而來的。考試時應對，品貌，儀態，年歲，學識都是主要的錄取標準。薪金自然比較豐富，物質生活也很好，不過工作却是很苦而機械的。升降機下來了，開門，鞠躬，說一大套感謝的話；開上去的時候還一路演講各樓出售物品的內容；到上面又是開門，鞠躬，謝謝，再見，一大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短短幾十尺的距離，摧毀了她整個的青春！公共汽車上的綠衣女郎，據說每天有的工作十小時，成天價講述一些刻板文章的地名和事物，四個奔馳的車輪，載着一顆奔馳的心，葬送了她整個的青春！公共食堂裏幾百個少女，蝴蝶穿梭似的跑來跑去，和食，洋食，點心，還有一大套和自己漠不相關的客氣話。

日本婦女在職業上是有出路了，傳統的習慣把她們訓練成這樣。教育是要賢妻良母，店員是要温文和善。可憐全國只有一個女子大學，女子中小學校都是賢妻良母的養成所。百貨店的女店員們，面上浮着甜蜜的笑 ，裏面懷着痛創的心。她們的知識，她們的事業，她們的權利，她們的婚姻，這種種都成爲嚴重的問題。日本政府總算給日本婦女找着了一條出路，不過却只給青年美麗的婦女找着了一條暫時的出路。從日本人的立塲上看起來，自然比在旅館裏當下女，同

到東三省去賣淫勝强百倍了。

東京是一天天的向着近代化的都市邁進，人口從鄉村往都市裏移，經濟物質的生活，傳統尊男的思想，把日本少女的青春葬送在錢眼裏。這就是近代的文化。一家大百貨店招考，幾千少女應募，差不多是百裏挑一。

總起來說，日本都市裏的婦女可以分爲三類：中年同老年的是賢妻良母，她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天忙到晚，忙不出那幾舖「他他迷」（日本房屋裏舖的席）。青年的又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前面已經說過的職業婦女。還有一種叫做「摩登女郎」的，在東京銀座一帶最多，穿的是純粹西式的服裝，會跳舞，會交際，也許會提倡女權。十歲上下的小女孩子們，活潑而天眞，穿着藍布的制服，跳來跳去，受着賢妻良母的國民教育，她們的前途就是日本婦女的前途。

從歷史演進的方面看起來，日本婦女的地位已經是提高了。賢妻良母的教育無論對不對，究竟是一條路，從人權的立場上看也許有不平等的地方，從社會國家的立場上看却是一致的企圖。他們的教育目標是有一定的方針，至於方向對不對又是一回事。就拿他們婦女的讀物來看吧，名稱都是婦女與家庭，服裝，育嬰等等。希臘哲學家說「人是政治動物」，只有日本的男人是政治動物。

不過，假若我們把眼光轉到和日本人同文的民族婦女的身上，也許使我們更有點失望。賢妻良母是不作了，提高女權只表現在禮節上，公務人員是「花瓶」，女招待等於娼妓，這自然不是中國婦女本身的錯誤，中國一貫的教育向來是教而不育。假如去責備女同胞，還不如去責備我們的智慧領導者，此外還要去責備已經離開了我們的舊道德，（舊道德在地下有知應當放聲一哭。）因爲在日本的公共食堂裏，從來沒有看見過顧客向女侍者開玩笑，也沒有看見過女侍者向顧客撒嬌，吃飯只是吃飯，從來沒有「吃女招待」的。人民的道德要是淪喪的話，什麼新聞都有。

自然，日本婦女的道德觀念是非常薄弱，下宿屋的下女，咖啡店的下女，妓女一流的人物，都是「留東外史」裏的好材料。不過，在這種黑暗的環境裏，新職業婦女能夠抬起頭來，也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看看我們自動或是被動而墮落的女同胞，還有什麼可說?!

從日光回到東京，已經是夜間九點多了，晚飯是在火車上吃的，一份「辨當」一壺茶，日本人吃「辨當」能强國，我們吃「不應當怕肚子涼。

回到學會，幾位怕爬山而沒有躬逢其盛的同學都懊悔不

迭，後悔早不知道爬山並不是去用自己的肌肉。算起來自從到東京，今天是最舒適的一天，上上下下永遠是在機械的交通工具上。

四月十二日，今天又是一天忙碌的生活。上午九點鐘坐街車繞過了宮城，十時到日比谷公園，十一時由小林胖生先生引導着參觀大審院，躬逢開庭之盛。七位袍冕登場的檢察官，一位書記，一個法警，一個原告律師，除去我們團體之外，旁聽席上只有一個人。十分鐘後大家走出來，聽說是一件共產黨的案子。

由大審院到日本議院並不很遠，貴族院同衆議院是連在一處的。由法警領導着我們參觀，兩院的議場在氣味上也不同，貴族院富麗，衆議院平樸，各大臣都有退休室，據說許多政策大半是在退休室裏產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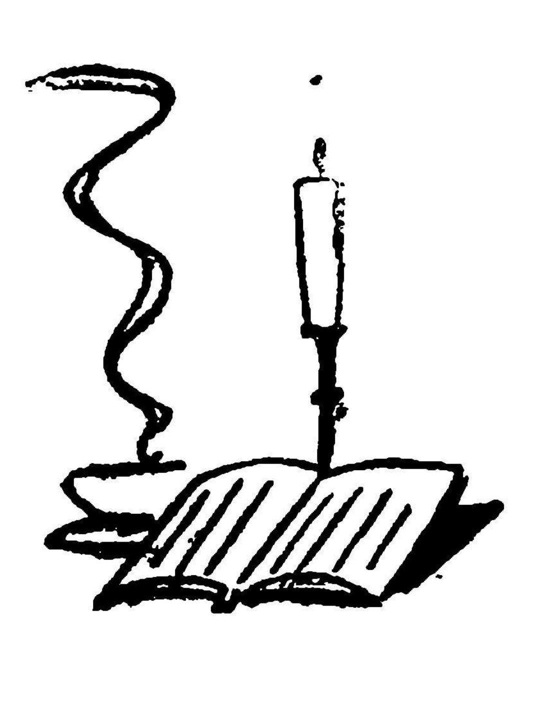
從議院裏出來，一位課長一定要請我們去觀光地震後新建而尚未完工的大議場。雖然時間是不够了，在情感上却無法拒絕，好在他的目的既然是叫我讚美，我就以偉大兩個字來奉贈。承他特許在屋頂上攝影，一並在此致謝。在日本參觀有一種好處，能看的地方儘量的叫你看，不能看的地方無論如何也看不見。

本來預定看一看地方司法組織，決定在東京警視廳午餐。想不到從破碎的大理石裏鑽出來之後，時間已經不允許了。在警視廳公共食堂吃完午餐，謝辭了參觀，在東京朝日新聞社參觀十五分鐘，匆匆的到了歌舞伎座。

在起程旅行之前，大家就計議到日本一定要看日本國劇的出演。因爲票價太貴，同時又恐怕不能欣賞，所以預備交涉一下只看一幕。

承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情，今天下午三時招待我們看歌舞伎。這是到東京來第一次的公宴。到歌舞伎座的時候已經開演了，同時被請的還有同行的北京大學團體。有幾位擅長華語的外交官負責招待。大家按號入座之後，起始去欣賞這日本地道的國劇。

（未完）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兩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了一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那篇文字裏我曾說，我要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贈送三個防身的藥方給那些大學畢業生：

第一個方子是：『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青年人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若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眞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沒有問題可研究的人，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研究。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眞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在業餘時間做的事業往往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英國哲人彌兒（J. S. Mill）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但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貢獻。乾隆年間杭州魏之琇在一個當鋪裏做了二十年的夥計，『晝營所職，至夜篝燈讀書』，後來成爲一個有名的詩人與畫家（有柳洲遺稿，嶺雲集）。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應該信仰：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會白費。

這是我對兩年前的大學畢業生說的話。今年又到各大學辦畢業的時候了。前兩天我在北平參加了兩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心裏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業餘興趣，要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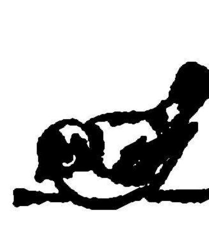
但是，我記得兩年前，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後，就有一個大學畢業生寫信來說：『胡先生，你錯了。我們畢業之後，就失業了！吃飯的問題不能解決，那能談到研究的問題？職業找不到，那能談到業餘？求了十幾年的學，到頭來不能餬自己一張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個藥方都沒有用處！』

對於這樣失望的畢業生，我要貢獻第四個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專責備別人，更不必責備社會。』你應該想想：爲什麼同樣一張文憑，別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無效呢？還是僅僅因爲別人有門路有援助而你沒有呢？還是因爲別人學到了本事而你沒學到呢？爲什麼同叫做『大

全』，他校的文憑有價值，而你的母校的文憑不值錢呢？還是僅僅因為社會只問虛名而不問實際呢？還是因為你的學校本來不够格呢？還是因為你的母校的名譽被你和你的同學鬧的毀壞了，所以社會厭惡輕視你的學堂呢？——我們平心觀察，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事業已有逐漸上軌道的趨勢，公私機關的用人已漸漸變嚴格了。凡功課太鬆，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儘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反過來看那些認眞辦理的確能給學生一種良好訓練的大學，——尤其是新興的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很少尋不着好位置的。我知道一兩個月之前，幾家大銀行早就有人來北方物色經濟學系的畢業人才了。前天我在清華大學，聽說清華今年工科畢業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種工業預聘去了。現在國內有許多機關的主辦人眞肯留心選用各大學的人才。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近年北大的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沒有用一個北大經濟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誌，讀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偶然發見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後來那個學生畢業後就在社會調査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一點已失的信用。這一件事應該使我們明白社會上已漸漸有了嚴格的用人標準了：在一個北大老教員主持的學術機關裏，若沒有一點可靠的成績，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幫誰尋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裏，去年我看見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聘定了一個北大國文系將畢業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見他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要和清華大學搶一個清華史學系將畢業的高材生。這些事都應該使我們明白今日的中國社會已不是一張大學文憑就能騙得飯吃的了。拿了文憑而找不着工作的人們，應該要自己反省：社會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學問，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沒有本領？從前在學校挑容易的功課，擁護敷衍的教員，打倒嚴格的教員，曠課鬧考，帶夾帶，種種躲懶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懶取巧混來的文憑，在這新興的嚴格用人的標準之下，原來只是一張廢紙！即使這張文憑能够暫時混得一隻飯碗，分得幾個鐘點，終久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終久要被後起的優秀人才擠掉的。打不破的『鐵飯碗』不是父兄的勢力，不是闊校長的荐書，也不是同學黨派的援引，只是眞實的學問與訓練。——能够如此想，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畢了業就失業』的人們怎樣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學一點可靠的本事。二十多歲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沒有不能長進的。這個社會是最缺乏人才又最需要人才的；一點點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獎勵，一分的成績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虛聲。社會上的獎掖只有遠超過我們所應得的，決沒有眞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會的承認的。沒有工作機會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訓練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機會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績來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責己是生路，因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錄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平瀋通車公布實行

記者

公布經過

平瀋通車已確定於七月一日實行，我方列車已備妥，一列已停豐台備用。通車方案，已於二十八日上午八時中日兩方同時在北平公布，公布地點，我方在東車站北寧路局長辦公室，日方在日使館武官室。我方公布方式，係由北寧局長通告，申述與日方接洽經過，定於七月一日開始通車，辦法共計三點，同時並將此次特快車旅客注意事項公布。日方所公布者係用英文，內容與我方發表者相同。通車辦法，係由中國旅行社及日本國際觀光局合組之東方旅行社辦理此項平瀋客車事宜，貨車則不在此限。關於旅行社名義問題，經中日雙方代表二日之討論，始行決定。我方最初提議為平瀋旅行社，日方則堅持奉平，後屢改為中日・大東・遠東等名義，均未能得雙方同意，最後方決定為東方旅行社。內部組織，總經理永久由華人擔任，並在中國政府註冊，服從中國法律，總社設在榆關，不再另設分社，社內約分為文書・清算・總務・營業等四科，職員中日各半，資本為一百萬元。由雙方銀行擔保，以備車輛損失之用，雙方並各出車兩列，來往開行，旅行社之經費，則收取票價百分之五，作為開支，不足之數，再由雙方貼補，社址仍在尋覓中。通車辦法， 全路共分二十九站， 關內十四站，關外十四站，為聯運站，榆關作為公共站，全路職員，亦均着東方旅行社制服，以榆關為中心點。除車役不予更換外，每次列車職員，在關內者由華人分派，抵榆關後，再由日方更換服務人員。車牌亦書有兩面，一面為『平瀋』字樣，一面為『奉平』字樣，在關內開行則懸『平瀋』車牌，關外開行則懸『奉平』車牌，以資識別。車頭亦在榆關更換，而我方及日方所備列車，則直達瀋陽及北平。現中國旅行社，已擬定合同，由該社委員張水淇攜往榆關，與日方代表足立商議簽訂。至政府最先對通車事宜，本擬委託通濟隆辦理，嗣因日方反對，方委託中國旅行社承辦，中國旅行社方面亦以平時代售車票，即收取百分之五回扣，此次組織旅行社，仍係抽取百分之五，用人文具等費恐遭賠累，不願承辦，但因値此國家多事之秋，實義不容辭，始允辦理。至於全路收入，最初本擬清算後平均分配，現我方提議，不必清算賬目，只以榆關為中心，關內收入歸我方，關外收入則歸日方。

據北寧路局長殷同氏語記者云：此次平瀋通車，係一尋常事件，本人無何感想可以發表。東方旅行社之任務，乃專負責售賣客票，每屆月底結帳，該社即日在榆關成立，以備下月一日通車。現旅行社人員均已赴榆，雙方車輛亦均備妥，屆時通車定可實現。此次在津會談，完全為商洽通車事宜，並未涉及戰區各問題。

通車辦法

北寧路局通告

北寧鐵路管理局通告：查關內外通行客車一案，前奉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轉奉行政院令飭，根據行政院長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核定標準辦法，與日方代表洽辦等因，遵即進行交涉，商定各項具體辦法，茲經呈奉行政院核准備案，茲定七月一日開始實行，合將辦法公布如左，㈠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恢復由北平至遼寧直達客車，每日以平瀋對開一次爲限，㈡由中國方面責成中國旅行社日本方面責成日本觀光局，於山海關組設東方旅行社，負責經理此項直達通車事宜，㈢一切行車規章·時刻·車輛編成· 車票經售等項辦法，均由本路另行規定。局長殷同，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特別快車細則

特別快車旅客注意事項：

△列車之組織　關內段，機車，郵政車，三等客車四輛，頭等飯車一輛，二等客車一輛，頭等臥車一輛，行李車一輛，守車一輛，以上除郵政車外共計九輛，關外段，機車，守車一輛，行李車一輛，三等客車四輛，頭等飯車一輛，二等臥車一輛，頭等臥車一輛，瞭望車一輛，共計十輛，關內所備車底，每套除郵政車外共計九輛，關外所備車底，每套共計十輛，但遇有增加或減少之必要時，得另行商訂之，鐵路對於上項列車之組織，如因山海關以內運輸上之需要，得保留隨時有增加車輛之權。

△行車時刻　【下行車】前門八·二五，天津東站一一·二五，塘沽一二·三二，唐山一四·三〇，灤州一五·四五，北戴河一七·一六，秦皇島一七·四〇，山海關一八·〇〇，興城二一·一八，錦州二三·一五，溝幫子一·〇〇，大虎山二·〇五，新民四·〇五，皇姑屯五·三〇，瀋陽六·〇五，【上行車】瀋陽九·五〇，皇姑屯一〇·四〇，新民一一·一二，大虎山一四·〇〇，溝帮子一五·一〇，錦州一六·五五，興城一八·五二，山海關二一·五五，秦皇島二二·二八，北戴河二三·〇六，灤州一·三〇，唐山三·二〇，塘沽五·二〇，天津六·五〇，前門一〇·一〇。

△餐車事項　菜單及餐膳價目，餐車在平榆段內所用菜單，應冠以「北平至瀋陽特別快車」字樣，在榆瀋段內得冠以「瀋陽(奉天)至北平特別快車」字樣，惟關內關外餐膳價目均應一致，例如關內段定價爲一元二角五分(墨洋)，關外段亦應按一元二角五分核收(關外通用錢幣)。

△售票車站　售票站規定如左，北平·廊坊·天津總站· 天津東站·塘沽·蘆台·唐山·開平·古冶·灤縣·昌黎·北戴河·北戴河海濱·秦皇島·山海關·前所·綏中縣·興城·連山·錦縣·大凌河·溝帮子·大虎山·繞陽河·新民·巨流河·皇姑屯· 瀋陽(奉天)，瀋陽總站(奉天總站)。

△客票種類　客票之種類共分三種，單程客票，發往山海關以外各站之頭二三等單程客票，係用分條式，每張三聯，第一聯起站至山海關站，第二聯山海關至訖站，第三聯孩童備查票，客票之顏色及尺寸，單程及團體票快車加價及床位票，均另行印製，其單程客票不分等級，均用天青色，中印白色垂直線，表明等級，一等爲一道，二等二道，三等三道，頭二等同寬五公分，長九公分，三等則寬一公分半，長九公分，加價票各等之顏色及等級線與車票同，同名片式硬紙版製，團體票之顏色等級線亦與車票同，寬爲七公分，長九公分，床位票等級線顏色與車票同，寬九公分，長七公分。

△客票價目　車票爲便於計算，故統以山海關爲第一聯，出關後行程爲第二聯，故票價亦分關內關外兩段計算，茲記其兩段大站票價如次，價目計算，統以山海關爲起點，下列價目爲三等，照此加一倍則爲二等，加二倍則爲頭等(關內段)前門六元三角，天津四元二角，塘沽三元六角，唐山二元五角，灤州一元五角，北戴河五角五分，秦皇島三角，(關外段)前所三角，興城一元七角，錦縣二元八角，溝帮子三元七角，大虎山四元四角，新民五元四角，皇姑屯六元三角，瀋陽六元四角。

△團體客票　發往山海關以外各站之頭二等團體票，應用紙本式。

(甲)團體票發給尋常團體時，應將該票外皮上所印「……團體票」三字前之空白處加蓋「尋常」戳記，發給學生團體時，應加蓋「學生」戳記。

(乙)團體票發給單程團體時，祇須照後㈠㈡兩項辦法裝訂乘車劵兩聯，發給回程團體時，照後列㈠至㈣項辦法裝訂乘車劵四聯，㈠第一聯應填由起程站至山海關，㈡第二聯應填由山海關至到達站，㈢第三聯應填由到達站至山海關，㈣第四聯應填由山海關至起程站。

(丙)所有有效時間成人及孩童人數減收成數及票價等項，均須在票本外面各欄內註明團體人數起訖站名，以及各經行段減收成數，並須在票本外皮之裏面分別註明。

(丁)團體中有孩童合於孩童減價之例者，計算人數時，以兩孩童作一人算。

△團體減價　(甲)團體旅行具備下列各條件及滿本(乙)項規定之人數者，始得享受減價利益，㈠一家或一會或同一機關，其人數滿二十人或二十人以上者，㈡起訖站點相同者，㈢旅行目的相同者，㈣所乘車位，車次相同者。

(乙)團體客票之折扣率如下，普通團體客票，關內段，二十人，單程減百分之十，來回減百分之二十，二十一人至四十九人，單程減百分之十五，來同減百分之三十，五十人至九十九人，單程減百分之二十，來回減百分之四十，一百人以上，單程減百分之二十五，來回減百分之五十，關外段，二十人至四十人，減百分之二十，五十人至九十九人，減百分之二十二，一百人至一百九十九人，減百分之二十五，二百人至二百九十九人，減百分之二十七半，三百及三百人以上，減百分之三十。

單程往返均同，二十人以上未滿五十人得有一人，五十人以上每五十人得加一人作爲領導，免收票價，但指導人員至多以五人爲限。

(丙)十二歲以下孩童再減半計價。

(丁)尋常或學生團體票，非得路局許可，不得發售，學生團體票，凡正式學校學生及同行之教員，如合於下列條件者，得請求減價乘車，惟須在起程站將單程或回程票價一起付訖。

(甲)學生團體旅行，同行人數滿十人及起訖站相同者，得按下列辦法減收票價，關內段，單程減收百分之廿五，來回減收百分之五十(十人或十人以上團體)關外段，十人至四十九人，減收百分之五十，五十人至九十人，減收百分之五十二半，一百人至一百九十人，減收百分之五十五，二百人至二百九十九人，減收百分之五十七半，三百人至三百人以上，減收百分之六十，單程往返均同，二十人以上未滿五十人得有一人，五十人以上每五十人得加一人作爲領導，免收票價，但指導人員至多以五人爲限。

（乙）十二歲以下孩童減半計價。

△快車加價　由關內至關外快車加價之計算，應以關內外現行費率分別計算，但須將由起程站至到達站之加快費合併計算，並於票上註明，例如由天津東站至錦縣，計四百六十六公里，其由天津至山海關（二八三公里）應作為三個單位，每個單位頭等按六角收費，為一元八角，由榆至錦（一八三公里）作為另一個單位，每個單位頭等一元共為二元八角，關內外現行加快費如左，關內段，頭等六角，二等三角，三等一角五分，每一百公里或不滿一百公里，關外段，頭等一元，二等六角，三等三角，不計距離。

△床位票價　（甲）床位票係三聯式，第一聯存根，第二聯報告，第三聯交旅行社收執。

（乙）預定床位，床位票在列車到達山海關以前，無論站上或車上均不得發售，但旅客得在起程站或車上，與列車長接洽預定之。

（丙）預定床位表，列車長將睡鋪留妥時，應將旅客姓名•車票•及床位號碼填入床位預定表內，俟車抵山海關時，移交上車接班之列車長。

（丁）床位票價，床位票價應按列車過山海關後行駛段現行路章核收，關內段，頭等上鋪四元，下鋪五元（每夜），關外段，頭等上鋪五元，下鋪七元，二等上鋪三元，下鋪四元五角，（每夜）

△客票有效期間　單程客票（包括團體票），不論路程遠近，一律以七天為限，來回客票不論路程遠近，一律以十五天為限。

孩童運輸　（甲）凡孩童未滿四歲者免收票價，但不得佔用座位或床位，（乙）凡孩童已滿四歲或十二歲以下者，減半核收。

中途下車　旅客於所持客票有效期間內，得在本辦法第十四條所規定之客站中途下車，惟須將客票交由下車站站長妥為簽字，下車後得附乘其他不論何次客車，繼續行程，但如搭乘不收特別快車加價費之列車（即尋常快車）時，所有未盡路程之加快費概不退還，凡旅客在關外段中途下車後，如欲乘坐特別快車繼續行程者，應另購加快票，其原持加快票，即作為失效。

停止行程　旅客在本辦法第十四條內所規定之不論何站停止行程時，如所持客票及特別快車加價票，業經停止，行程站站長在有效期間內簽註者，得請求退還未盡路程之客票票價及加快費。

△行李運輸　行李免費重量，旅客託運行李免費重量規定如左，頭等八十公斤，二等六十公斤，三等四十公斤，關內外相同，孩童照上開各等重量減半核算。

可疑行李之查驗，旅客自行車携帶或託運之行李，經鐵路認為有疑義時，得服同旅客檢驗之，如查有夾帶商貨者，應照路章按運費十倍處罰。

稅關檢驗行李　遇稅關檢驗行李時，旅客預先注意檢驗地點，並親自到場照料。

中途提取行李　旅客行李得憑行李收據在中途提取，但已付未經過路程之運費概不退還。

△調車辦法　凡列車開往關外者，所有調車工作，應由關外段擔任，開入關內者，由關內段擔任。

△列車車牌　北平及山海關車站，備有列車指示牌，一面書有「北平至瀋陽特別快車，」一面書有「瀋陽至北平特別快車」，字樣，在平瀋特別快車到山海關時，關內段之站長應立即將書有「北平至瀋陽特別快車」字樣之指示牌除去，以便由關外段之站長另換指示牌，由關外開來者，即由關外段站長將關外段之指示牌除去，由關內段站長另換由「瀋陽至北平特別快車」之指示牌。

△車程報告　列車長在山海關交替手續，在山海關下車之列車長，對於列車長車程報告，應填造三份，第一聯歸本人截留，第二聯交該管山海關站長報局，第三聯交旅行社轉交接班列車長。

隨車員役過山海關後之管理，所有隨車服務之侍者驗車匠及電燈匠等，均仍在車服務，均歸接班之列車長管理。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六月廿二日起
至廿三年六月廿八日止

（硯農）





蔣返京後之政訊

汪促黃郛早日返任

南京二十三日電，汪精衛促黃郛早日回任，但黃日來態度仍甚消極，一時難即返平。二十四日電，汪精衛于今晚偕夫人陳璧君自鐵部官舍乘四零九號汽車，于十點四十分抵下關車站，即乘十一時特別快車附掛之十一號花車赴滬，鐵部次長曾仲鳴則另掛三號花車與汪同行。上海二十五日電，汪精衛夫婦二十五日晨到南翔，換乘汽車來滬，行踪秘密。九時諾爾應邀，為汪診病。當晚汪精衛・褚民誼夜車返京，日使有吉亦同車赴京。

有吉入京分謁蔣汪

南京二十五日電，日使有吉二十五日晚入京，訪謁我外交當局，聞將面謝藏本事件，並商洽目前中日間之各問題，引起各方注目。二十六日電，二十六日晨七時，有吉偕有野堀內等抵京，官方特派警衛二十名密加保護，有吉至日領館稍息，于十時至軍校謁蔣，談約半小時，係普通問候性質。下午四時有吉至汪邸謁汪，我方在座者為汪與唐有壬及秘書黃朝琴。汪二十六日晚八時在邸宴有吉，餐畢有吉即返滬。又電，有吉偕有野堀內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到汪邸晤汪，直談至五時五十五分方辭出。聞有吉見汪後，首對中國政府尋獲藏本表示竭誠道謝，次對七月一日施行新稅則事，表示日方對此異常重視，兩方反覆申說，費時甚久。據會後唐有壬對各報記者談稱：日使此來首述藏本尋獲後，對中國當局感謝之意，次謂聞中國進口稅率將有修改，日使對此詢問最久，此外未及第三件事。至華北問題，至今未向汪提及云。另據新聯電云，日使有吉已於今晨抵京，午前赴中央軍校訪晤蔣介石，懇談約半小時談話時僅通譯官有野一人在座，會談內容雖不明。但料其就中日諸懸案坦率的交換意見，於中日關係具有重大性，頗堪矚目。又有吉二十六日晚十一時夜車回滬。

蔣到杭州接見黃郛

南京二十六日電，蔣在京公畢，二十六日晨在軍校官邸進早餐後，即囑侍從準備行裝出發杭州。九時侍衛長宣鐵吾率侍衛百餘，隨帶行李，乘大卡車兩輛，轎車兩輛，循京杭國道先行啓程，赴杭佈置行轅。十時三十五分蔣夫婦由軍校官邸登汽車，隨從秘書汪日章等分乘車尾隨過黃埔路，於憲警戒備森嚴中到達明故宮飛機場，停於福特機旁，蔣精神奕奕，蔣夫婦下汽車，行十數步，至福特機旁，機師史密斯鵠立機門照料，蔣夫婦登機後，汪日章等亦尾隨上機。機師照料畢，回至司機處，移時螺旋邊邊發聲，機身移動至機場極西，十時四十分迎風騰空上升，向南飛去。蔣臨行時各要人知者甚鮮，僅劉瑞恒蔣夫人女友等十數人到場送行。杭州電，蔣委員長於二十六日正午十二時抵杭，寓澄廬。下午五時許電召魯滌平至澄廬談話，並接見黃郛等。

蔣返奉化黃登莫干

杭州二十七日電，蔣二十七日晨六時偕陳慶雲赴覓橋航校，召集航空・防空兩校師生訓話。八時許接見航校法籍教官後，即乘原車返澄廬休息，旋召見王澂瑩，垂詢浙江財政狀況。午在烟霞洞午餐，四時半即偕

夫人及曾養甫宣鐵吾等渡錢塘江，改乘汽車赴奉化。又電，黃郛謁蔣後，今晨赴莫干山，北上無確期。

廣州會議經過良好

何鍵抵粵陳李歡宴

香港二十二日電，何鍵二十一日晚八時由韶乘專車抵西村車站，陳濟棠余漢謀李揚敬等均冒雨到站歡迎。九時陳李在東山退思園設宴為何洗塵，白崇禧蔣伯誠薛岳被邀作陪，席間賓主暢談甚洽，十二時散。二十二日晨九時在總部約李宗仁，白崇禧，何鍵，蔣伯誠，薛岳及粵留省高級將領談話，交換各路剿匪意見。政務會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歡宴何鍵，白崇禧，蔣伯誠，薛岳，並邀余漢謀，李揚敬，繆培南等作陪，九時始散。

廣州空氣一時緊張

香港二十三日電，何鍵二十一日晚到省後，即赴梅花村陳濟棠宅聚談，陳旋在退思園設宴洗塵，李宗仁白崇禧等作陪，何對記者談，『此次來粵，係奉蔣委員長命，與陳·李·白會商今後剿匪大計，蓋蔣委員長以共匪將告肅清，各軍亟時宜乘時推進，俾早日結束剿匪軍事』。廿二日晨陳·李·白·薛岳·蔣伯誠·繆培南·李揚敬·余漢謀·劉紀文等到退思園訪何，略談辭出，旋何赴一集團總部及政委會回拜，下午六時政委會設宴為何洗塵，蕭佛成談：『各事由談話會解決，不開正式會議』。何鍵代表談：『蕭高殘匪不難肅清，湘省政治比前進步』。蔣伯誠談：『白崇禧此來，為商剿匪，結果如何，將電告蔣委員長』。胡漢民派女公子木蘭晉省謁何白，何訪各政委時，由蕭佛成先向何發言，謂『湘粵桂三省實為唇齒相依，在地理上經濟上均應合作，然後乃可勵救大局，我國政治不良，無可為諱，但所以如此者，執政當局實應負其咎。本人以華僑資格向何主席貢獻，請聯合一致為國』。下午六時各政委宴何時，薛岳·蔣伯誠未被邀，何定二十三日晨遊黃花崗烈士墓及參觀中山堂。

軍事談商結果良好

香港二十三日電，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蔣伯誠·薛岳二十三日晨八時到退思園訪何鍵，對剿匪軍事討論甚詳。陳並提出粵鹽湘銷，已圓滿解決，商談三小時始散。何二十三日對記者談：『此來半為自動，半係奉命，任務為商洽聯絡剿匪。吾人環顧國內形勢，安內攘外，實為至要，如匪共不清，是內不能安，則攘外談不到，故應一面剿共，一面規劃國防。劉峙部入湘，殆屬謠言，未聞有開拔消息。現各事已商妥，日內返湘』。白崇禧對中央已諒解，允停止收編十九路軍，在梧晤黃紹雄時，一切已有具體商洽，俟與蔣伯誠何鍵陳濟棠會商後，當可解決一切。兩粵無重要變化，現元老派除蕭佛成尚作時局談話外，餘均緘默。

剿匪軍事情勢丕變

南京二十四日電，政府某要員稱：自蔣伯誠·黃紹雄·何鍵等先後到粵，與粵桂軍事當局商洽，陳濟棠·李宗仁等對中央所定各路軍聯合進剿計劃已完全接受。自七月七日起，所有入贛入閩之粵桂各部隊，悉直接聽受南昌行營之命令指揮，同時東南西北四路總司令及各總指揮各縱隊司令亦於同日聯名通電，宣示決心剿共之志，以彰團結之誠云。

何白赴港謁胡漢民

香港二十七日下午十時發專電，何鍵二十七日分訪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話別。二十八日晨何鍵偕白崇禧乘輪來港，謁胡後即北返。白崇禧因黃紹雄三十日可抵邕，決提早回桂晤談。薛岳由省乘輪二十八日下午四時抵港，定二十九日乘坎拿大皇后輪赴滬。何鍵謁胡後將搭輪北上，至滬轉浙謁蔣，再晉京謁汪，報告赴粵經過，然後返湘。

川贛剿共軍事捷報

川軍再度克復通江

漢口二十三日電，范紹增師周紹軒旅二十一日晚攻克通江，殘匪四五千人向洪口毛沐口潰退，鎮龍關·麻石場·土門場，同時克復。又重慶電，匪棄通江後，集中兵力糧食於萬源一點。五路軍劉彭林三旅二十二日由左翼進攻，陳汪鄧各旅由右翼進攻，雙方在八台山大竹一線往復衝鋒，激戰至烈。據軍息，五路當面之匪連日大受威脅，官軍冒雨進攻，二十一日午後逼近通江，匪向毛浴壩硝口退卻，乃完全佔領通江，俘匪數百

。二十六日電，五路軍二十五日克王坪毛浴埧，德漢城在包圍中，匪大部集萬源，有竄夔巫勢。前方軍委會已調范紹增許紹宗兩部右移防堵。

贛軍佔領述坑洞

南昌二十一日電，國軍在歷湖擊潰偽三十三師及永豐興國等處獨立團後，殘匪竄集述坑洞一帶山嶺，築有極堅固之堡壘，並沿山隘道埋裝地雷，滿插竹釘，以圖阻止國軍前進。該嶺高聳壁峭，亘三十餘里，為潭頭・東固・百富・龍岡之扼要地點，亦興國寧都之屏障，乃偽西方軍盤踞之老巢。我韓師於十四日奉命進剿，分路攻擊，鏖戰數日，肉搏多次，卒以國軍勇敢善戰，前仆後繼，今已確實完全佔領該述坑洞一帶山嶺。

全國經委會開常會

議決四項要案

南京二十二日電，經濟委會二十二日午開第九次常會，到汪精衛，蔣中正，宋子文，孔祥熙，汪主席，首由宋子文報告考察西北經過。並提議變更西北建設事業進行計劃，當經通過如下：㊀甘寧兩省水利事業，現擬分別舉辦，經費甘省五十萬寧夏二十萬，由西北畜牧經費項下移用十萬，西北合作經費項下移用二十萬，餘另籌。㊁西安，蘭州公路工欵加三十五萬，由原擬借於福建路欵內移十萬，公路運輸經費項下移十萬，餘另設法。㊂畜牧經費移十萬後，餘三十萬，併入獸疫防治衛生事業項下三十萬，共六十萬，應辦畜牧事項，由農業處與衛生處會同辦理。㊃農村經費四十萬移二十萬後，尚存二十萬。散會後宋子文返滬。

宋子文提案原文

南京二十二日電，宋子文提擬變更本會原定西北建設事業進行計劃案原文云，子文前以本會西北方面各項事業，正待開始進行，曾於四月間親往西北實地考察，前後數旬，歷經陝甘寧青諸省，訪查所至，深知西北事業有待於開發經營者，實至繁夥。各地當局民衆期望本會為之開發經營者，尤極殷切。本會前定二十三年份事業進行計畫，關於西北建設各項，大體尚能適合目前需要。惟按之實際情形，要亦不無應加變更之處。茲經詳加考慮，擬就原定事業費支配數範圍酌定變更辦法數額於左：㊀甘肅寧夏兩省水利事業，頗關重要，本會本年份事業計劃未經列入，現擬分別舉辦，預計所需經費，甘省約五十萬元，寧省約卄萬元，合之陝綏兩省原定水利經費一百三十萬元，計共二百萬元。所增七十萬元，擬先就西北畜牧經費項下移用十萬元，西北合作經費項下移用二十萬元，餘再另籌。㊁西蘭公路工欵加撥三十五萬元，由原擬撥借福建路欵內移用十萬元，公路運輸經費項下移用十萬元，尚少十五萬元由公路欵內另行設法。㊂西北畜牧經費四十萬元，按照上述移去十萬元後，所餘三十萬元，擬併入原定西北獸疫防治及衛生事業費項下三十萬元計共六十萬元。關於應辦畜牧事項，由農業處與衛生實驗處會商辦理。㊃西北農村合作經費四十萬元，按照上述移去二十萬元後，計存二十萬元，以上所擬數則，是否可行，敬請公決。

孔祥熙北上視察

南京二十二日電，孔祥熙二十二日下午七時乘平浦車北上，赴魯冀晉等省，與地方當局面商勵行廢除苛捐雜稅，並視察民政財政黨務及黃河水利。同行者財部各署司所派科長以上職員二十六人，襄助視察華北各省國稅機關及財政情形，全經會水利專家二人赴晉，辦理水利，測量汾河；中央銀行二人，中央造幣廠一人，視察各地行務及地方金融，黃河水利會派孔祥榕朱墉視察賑災工程，中政會秘書崔唯吾，孔之男女公子四人，侍衛二十人。孔二十二日晨曾訪蔣辭行，并晤談一切，十一時半出席全經會後，赴財部指定隨行人員。五時接見日總領事須磨，五時半蔣夫婦至財部送行，同赴江干，唐襄・蕭仙閣・楊德昭・秦汾等數十人亦赴埠歡送，孔渡江後，即登花車北上。約期一月返京。又據孔祥熙談北上任務，㊀以財長地位視察華北各省稅收機關及中行業務，㊁受汪委託，以行政院副院長名義視察各省民政。㊂以中委資格考察各省黨務情形。

國府裁稅之明令

南京二十五日電，國府二十五日明令，所有一切不合法捐稅，統自本年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一律廢除。又令所有各種徵收統稅之貨品，各省市不得藉口地方需欵，對物重徵，原令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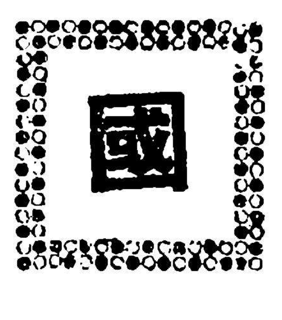
▲令一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來為政，必以恤民為首務，未有民力枯竭，而國家得免於顛危者，往述昭然，足資取鑒。比歲以來，國家多

故，內亂頻仍，徭役朋興，徵歛繁重，老弱轉乎溝壑，少壯流爲盜匪，人民喪其樂生之心，舉國淪爲禍亂之域，長此以往，國何以堪，自非亟圖整飭，共何以蘇民困而奠國基。現經財政部遵令召集全國財政會議，議決廢除苛捐雜稅案，釐定不合法之捐稅範圍，分爲六項，㈠妨害社會公共利益，㈡妨害中央收入之來源，㈢複稅，㈣妨害交通，㈤爲一地方利益，對於他地方之輸入爲不公平之課稅，㈥各地方物品通過稅。並經議定整理辦法四條，㈠各省市徵收合法稅捐，其開始徵收時期，遠在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公布國家地方收支劃分標準以前者，應將稅捐名稱·用途·稅率·徵收概數·徵收年月，列表專案呈財政部。㈡各省市徵收合法稅捐，並依據現行法律或法令舉辦，其徵收時期在國府公布國家地方財政劃分標準案以後者，應將捐稅名稱·用途·稅率·徵收概數·徵收年月，列表專案呈財政部，轉立法院，補請審議。㈢各省市徵收稅捐或增減稅目，凡與法律或法令之規定有牴觸時，財政部得隨時制止撤銷之。㈣前列六項不合法稅捐各欵，統自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分期一律廢除，至應如何抵補，另案核定，如各省市果有特殊情形，未能遵限廢除淨盡者，得專案呈財政部核辦。總上四項辦法，關係於解除民困者至爲切要，仰各省市政府轉飭所屬，一體遵照，切實辦理，以副中央剔除弊政，加惠人民之至意，此令。

令二 統稅制度，原爲劃一稅制，便利商民，而使所有各種徵收統稅之貨品，如捲烟，薰烟，棉紗，火柴，水泥，麥粉，啤酒，及駐廠徵收之洋酒等項，均經於徵收條例內明白規定，就關就廠或就產地徵收一稅之後，即准通行全國，不得再徵任何捐稅，由財政部通咨各省市政府並布告各在案。各省市政府自應遵照中央法令，切實奉行。乃據行政院呈稱，近來各省市仍有藉口地方需欵，對物課稅，就地重徵者，似此紊亂國家稅制，加重商民負担，於國於民，兩俱不利。應由各省市政府嚴飭所屬，嗣後不得再行藉口地方需欵，對物重徵任何捐稅，其現在尚有徵收者，飭令尅日停止。如或仍蹈前轍，違法重徵，應即嚴予懲處，以重法令，而恤商艱，此令。

行政院通過抵補案

南京二十六日電，行政院二十六日會議，財孔呈送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後抵補辦法三項：㈠各省市預算先自緊縮，刪除浪濫，節省之欵爲第一抵補。㈡各省捐稅整理後增收之欵爲第二抵補。㈢中央以烟酒牌照稅全數劃歸地方辦理。並準備以印花稅收提撥一成歸省，三成歸縣，二成接濟邊遠貧瘠省分，爲第三抵補，請鑒核通令各省市政府遵照案，決議通過，送中政會議秘書處轉陳備案。又財孔呈送全國財政會議議決關於減輕田賦附加取締各地臨時籌欵按畝攤派各案原則六項。





海會預商矛盾畢現

英美反對日本要求

倫敦二十日路透電，今日此間海軍界皆以日本所提華盛頓海軍公約五五三比率必須修正之要求爲議論之資料，東京海軍省發言人今日發出此種要求，並聲稱，如謂日本在財政上不能與他國作造艦競爭，則屬錯誤云。倫敦發表海軍中人批評東京言論，謂日本所提出之理由，殊欠堅强，必須提出更有力之理由，以擁護其要求，方可爲人所討論也云。英國官場以爲東京現已提出一種問題，其關係於美國者，較諸中國尤爲重要，如日本果要求同等，則英國今日尚未能遽料。美國前海軍戰術股主任濮拉特將軍近在外交雜誌中披露一文：批評日本海軍同等之要求，此文在倫敦人士觀之，可爲華盛頓官場一般意思，將決定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中美國政策者。此種反映，衆意濮氏所言者，確爲參加以前初步海軍談話之英美代表對於日本廢除比率原則之要求所欲言者。倫敦日使署已接到華盛頓傳來濮拉特言論之大旨，故日大使松平與其海軍顧問今日頗覺不寧，閱彼等似以

爲英美兩國現已處於同舟共濟之地位，預防海軍會議之失敗矣！

英亦提出擴軍說明

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今日英美雙方代表，在唐寧街十號相邸續作海軍談話，英相麥克唐納詳述英國在世界各處之責任，及其有充分艦隊以履行此責任之需要。出席者美方爲台維斯，平漢，萊氏 ，與阿塞頓四人，英方爲首相麥克唐納，海相孟塞爾，李德爾與克萊基四人。今日發言者，僅英相一人，英相發言既畢，美代表覺其言含有英國欲在下屆談判中首當其衝之意。英相今日所言者，皆人所共悉之各點，無非申說英國絕對依賴海外食物與原料之供給，及英國在世界各處尤其是太平洋兩旁英屬自治地，負有政治責任與義務等情形。英相又言及英國在印度之地位，在中國日本及亞洲其他諸國之商業關係，及完成新加坡軍港之前途。英相且言及因法意間僵局而起的地中海海軍問題中英國所遇之不定局勢，英相此番言論，殆可表示英國欲得自由增多其巡艦噸數。查五年前海軍條約，限定英國巡艦噸數，包括大小巡艦在內，爲三十三萬九千噸。

美國暫持觀望態度

倫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據一般人所知，今日英美兩國海軍專家會議中，英代表曾以英國國防所需最低限度之軍艦及軍備，列表交予美代表，並將種種技術及軍用上理由予以說明。美代表團當將此項文件寄達華府海軍部，待政府表示意見後，再行繼續談判。美國方面並未提出同樣性質之文件，現仍採取期待態度，至目前爲止，不過將英代表對於英國海軍政策所說明之大綱，予以備案而已。今晨英國專家所提出之文件，係臨時性質，其內容尚不參照其他國家海軍政策酌予修改，聞英國海軍組織在華府及倫敦兩海約滿期以後，頗有變動云。兩種海約滿期以後，是否予以延長或修改，此即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目的也。

三國意見扞格難容

倫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工黨「每日民聲報」外交問題記者爲文，論海軍會議初步談話，題爲海軍談話之危機，道及英日兩國在初步談判中所能提出之要求。據稱：關於日本要求，英美政府由可靠方面得悉，東京政府意欲與英美成立協定，將世界各大洋分爲若干勢力範圍，每一國家在其勢力範圍之中，各負維持和平之責任，並享受此項權利。日本計劃之眞正意義，乃欲在中國及西部太平洋取得自由行動之權 ，各國如能以此相許，則日本對於海軍噸數，即不堅決要求平等，而可將原定海軍比率略加修改，即五五三改爲五五四是也。如各國對於勢力範圍一層不能予日本以滿意，則日本要求海軍平等，第就大勢而論 ，足爲海軍會議成功之威脅者，不僅限於日本之要求，即英國方面之意向，亦殊可慮。蓋英國有兩種要求，一爲增加巡洋艦隻數，一爲重行建造他項艦艇，因此二者，均足爲海軍會議之動搖。該報結論謂：概括言之，海軍會議形式如下，即日要求較強之海軍，英國要求建造新艦，美國則徬徨不定，凡此種種，皆非良好現象也云。

日本又以退出恫嚇

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據今日東京消息，日本報紙稱，如日本在明年海軍會議中不獲修改五五三比率，則日本將宣布廢止倫敦海軍公約與華府公約，然後單獨進行其以國防爲目的之海軍程序云云。英美海軍界中人聞此恫嚇，深以爲憂。聞日本現反對海軍會停開之任何擬議，又聞廣田外相曾告內閣，日本將反對海軍會議在日內瓦舉行云。聞日本反對蘇俄參加海軍會議，已不如前之甚，日本殊願討論俄德西班牙以歐洲之立場出席會議之問題。倫敦路透外交記者今日探悉，如日本在目前海軍初步談判中提其海軍均等要求，則美國或將表示如此將令任何海軍會議難以舉行云。同時英美代表團間之海軍初步談判，業已暫停，以待華盛頓方面對於英國最近要求之答覆。聞英國之要求內有建築大批小巡艦與飛機一條，美國專家現正研究此項要求，陸續以結果報告華盛頓，大約下星期中美海軍部即可審查藏事，而準備答復之云。

英國要求使美驚異

倫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工黨機關報「每日民聲報」曾發表消息：謂昨晨英美海軍專家舉行會議時，英國海軍代表曾以英國國防所需最低限度之軍艦及軍備列表交予美國代表，其內容實足乍舌。據消息靈通人士所見，「每日民聲報」所載消息，頗爲可靠，本日及明日海軍專家均不舉行會議云。又紐約二十三日路透電，據今日「紐約時報」華盛頓訪電稱，參加英美海軍談話之美代表台維斯，電告美國務院謂，英國現提議建造較大之海軍，國務卿赫爾認此提議純屬探險性質。該訪電又稱，國務院初以

爲倫敦談話非經數星期乃至數月難望獲得相當結果，不料談話甫開，卽有如此提議，頗爲驚異。此間對於英國提議，咸覺失望，蓋恐英國之表示需要較大海軍，益鼓勵日本，亦要求更强大之艦隊也。

美願延期　日本反對

東京二十二日電通電，倫敦軍縮豫備會議方揭幕，而美國一部份政界，忽主張軍縮會議延期至一九四〇年開會此種意見，頗堪注目。日本外務當局對此意嚮如下：㊀倫敦軍縮會議之際，日本若槻全權之所以簽字者，因倫敦條約爲有限期之暫時協定，且締約國於一九三五年之軍縮會議，規定可以自由之立場，參加與會，故如會議延期，實可謂違背華府倫敦兩條約之精神。㊀美國之希望延期，因至一九四〇年時，該國建艦計劃已全部完成，將保有世界第一之實力，以壓抑英日兩國之要求，此種利己態度，實有礙會議之成功。㊀遠東和平之獲得保全，在於英美之承認遠東政治與海軍問題之離而爲二若美國將遠東問題與軍縮問題，等量齊觀，恐協定萬難成立。因此日本外務當局並不重視軍縮會議之延期，同時海軍以方面亦爲此爲利己之議論，付諸一笑云。

英國發表　聲明辯白

倫敦二十三日新聯社電，由美國報界傳出消息，稱二十一日英美海軍專家會議，英國委員會提議增加英國海軍力等情，使美國委員爲之啞然。於是會議前途有人唱悲觀論，英當局對此甚爲狼狽，乃辯明所提議者並非何等決定的提案。本日發表聲明如下：「此次舉行英美預備會商，尤其海軍專家會商，其目的乃係互相得以披瀝其眞意，自由開談，謀找出一致點，是以如海軍專家會議等自初即提出決定的提案，贊成與否要求決定，決絕無此事。」

日本積極　準備對策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社電，日政府對明年海軍會議方針及具體的對策現正由海軍外務兩當局銳意研究中，原案料本月中可草就。俟成案後，即由外務陸海軍關係各省間組一海軍軍縮籌備委員會，根據原案，並參酌英美各國情勢，愼重進行協議，對海軍會議決定日本之牢固不動的方針。又目下在倫敦舉行之日英美海軍預備會商，其經過如何，影響於明年海軍會議殊大，關係各省亦予以甚深的注意。

日求調整　對美關係

華盛頓二十四日合衆社電，駐美日大使齋藤將於星期二離華府返東京，以全夏時間籌謀恢復美日友誼。據悉，齋藤已與羅斯福赫爾經過非正式的談商，所談內容包括以下各點，(一)美日間訂立不侵條約。(二)宣言雙方在商業上不競爭之善意。(三)解決「滿洲國」之國際地位問題。(四)交涉關於菲島獨立問題。(五)討論日美在中國之關係。據知華府方面對於日本所提各點並未以熱誠接收，美官員以爲如欲除去遠東劇場上之危機，日方必須有具體的及可實踐的條件提出。美方且以爲日美如欲得諒解，同時在遠東有利害關係各國均須認爲滿意方可。齋藤返東京後，將與外相廣田磋商與羅赫兩氏所談各問題云。同時羅斯福全權代表諾曼台維斯及駐英日使松平對海軍限制問題，亦有所討論。

美銳意擴　充戰鬭力

華盛頓二十一日哈瓦斯電，美國海軍謂決不再建造裝載飛機之輕巡洋艦，而專力建造特種式樣之輕巡洋艦。此訊發表以後，外界人士至感興趣，按裝載飛機輕巡洋艦之建造，原係已故海軍航空處長摩斐提督之主張，渠曾在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條約中臨時加入一條規定，准許美國在其巡洋艦全部噸位中劃出一部分爲建造此類軍艦之用。據摩斐提督之意：此種巡洋艦並無堅厚鐵甲保護，速度務求其高，當能裝載飛機四十架，太平洋中發生戰事，其效用必能超過笨重之飛機母艦，此摩氏之說也。但海軍參謀談其他人員則不以爲然，倫敦海約雖有規定，而迄未實行建造者，其故以此。現海軍部議決定將摩斐之議擱置，而改建阿斯多和亞號式之一萬噸巡洋艦，艦上置三層砲樓五座，共裝六寸大砲十五門，由此可見海軍部之意，係欲利用倫敦海約所准許之全部噸位，儘量擴充海軍戰鬥力。大約此類新巡洋艦對於機器間之保護，尤其是對於射擊之方向，　定有種種改良。據海軍專家所稱：九五五零噸之「波特蘭號」及「印弟安那波利斯號」兩巡洋艦，裝八寸五五大砲九門，即已有上述改良之裝置，故其效用足與德國著名袖珍巡洋艦相比美云。根據倫敦海約規定，此類巡洋艦可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建造，現聞英國政府曾請美國在倫敦海軍初步談話尙未涉及此事之前，切勿有所舉動，但美國國會業將主要經費核准，故立即

可以勵工建造云。

列强咸願自由擴軍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英美海軍談判，現入於觀望待時之境，惟美國總代表台維斯現時與羅總統電商，衆料美代表現僅盼望，待美政府對英國探詢建議之反響耳！美方隱示美國當經濟復興之際，或能容許英國暫時恢復其海軍優勢云。歐洲方面現以爲英美間之討論，其成功希望甚微，數方面且料海軍與空軍之擴張，即在目前，衆信今日之討論僅爲決定應用欵項之總數，及每項軍務應佔成數之問題。一般人士並信，法國當局現謀廢棄華府公約之一部份，而要求其主力艦不特當與義國同等，且當與義德兩國合有之噸數同等云。英首相麥克唐納今日與台維斯作私人談話，專談會議手續問題，如各國軍事擴張軍備，許多人以爲麥克唐納未必再任總揆云。又「孟哲斯德導報」政治記者引證美國可恃消息謂，英國海部現又提出建造巡艦七十艘以保護英國海道之要求，查一九二七年日內瓦舉行之三國會議，曾因此要求而歸失敗，並使英美間關係大受影響。說者謂今日會有此要求，或不致如一九二七年使美國驚擾，蓋美國鑑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日形膨脹，現自己甚願在海軍事件上有更大之自由，故對於英國之要求，或不致反對。惟不問明年海軍會議如何，條約所許範圍內之海軍程度，不久定將擴張，而英將提出倍其空軍力量之計畫云。

招請蘇俄英國反對

倫敦二十六日新聯電，英美間現就招請蘇俄參加海軍談話問題，在秘密交涉中，聞英政府於預備會商固不待言，對於明年海軍會議，亦反對其招請蘇俄，及德國參加。惟法政府則屢次主張招請蘇俄，故英法間意見對立。蓋法國擬招請蘇俄參加者，料其爲謀與俄促進親善關係於裁軍一般委員會，覩英代表西門曾以法代表巴多爲對手，開始舌戰，此際英對法之提議招請蘇聯，是否將反對到底，乃屬疑問 。據在倫敦之蘇俄當局辯解，因日政府主張於明年海軍會議除去討論政治問題，而蘇俄政府竟觀測於海軍會議料遠東問題將演出作用，蓋對招請蘇俄參加問題，料今後將有一番爭論。

英國決意擴張空軍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英國航空大臣倫敦德里今日在上院言及英政府在短時期中欲與世界他國有同等空軍之決議，其言大致與樞密大臣包爾溫近所言者相同。倫氏此次言論：係答摩提司通之問話，摩勳爵以英國空防薄弱，應予補救爲言。倫氏答稱 ： 欲得解決歐洲此項問題之國際公約，殆已無望，故英政府決計不再拖延時日，即採行必要步驟，務使英國天空防務得臻完備，至於空軍之詳情，則目前未便發表 。但可無庸過慮者，擴大空軍之計畫與辦法，現已完全着手辦理云。倫氏又答愛里邦克勳爵之問話，謂自治地與英政府皆覺設立英帝國集中的空軍圖謀，與各方面自治主義不合，但現正設法使英帝國各處空軍在可能範圍內密切聯絡云。

美對英擴軍轉同情

華盛頓二十七日合衆社電，華盛頓非官式但爲有力方面及美國一般之意見 ， 對英國擴充海軍計畫及態度，均漸轉同情。日內瓦裁軍會失敗，法義海軍擴充日本又正要求海軍平等，英國之擴充海軍，概有不得已之苦衷在。據消息靈通方面指出，英國擴軍計畫，係與美國平行的，美國海軍建築計畫，目的在造滿條約限制。

英美續開海軍談判

倫敦二十七日日本新聯電，本日午後三時半在英衆院首相室舉行英美第三次海軍預備會商，英方出席者計首相麥克唐納，外長西門，海長孟塞爾，及包爾溫，立爾等，美方出席者，台維斯，平漢，萊氏，阿塞爾頓等，審議前後亘一小時半，至五時散會。又下期開會期日並未約定，因英首相麥氏請假三個月，英政府已決定以樞密院大臣包爾溫爲出席該會之英國首席代表，麥氏以眼疾，依醫士勸告，乃決意赴國外調養三個月，麥本日傍晚覲見英皇辭行。又據新聯電云，本日在英首相官邸續開之英美海軍專家會議，繼續前次坦率的交換意見，本日會商似談及財政問題，會談約二小時。於散會後發表聲明如下，「於本日專家會商，英美專家均各開陳其自國見解，極和靄進行，又會議定午後續開」

蘇俄報之客觀批評

莫斯科二十二日塔斯社電，「消息報」論及現已開始進行之倫敦海軍談判與將來海軍會議之關聯時，指出自華盛頓與倫敦海軍會議閉幕以來，國際間已發生不少有決定意義之變化。該報稱：『遠東近年來事件之演進，已暴露英日兩國之密切的政治結合，雖然，在此兩國中間尚有許多尖銳矛盾，但此類矛盾，皆不足消滅一事實，即美國之孤立，與企圖恢復

「華盛頓會議精神」之絕望。海軍軍備問題絕對不能以孤立形式加以觀察，正如日內瓦之談判，除歐洲安全問題外別無長物。故倫敦之會商，必以太平洋尤其中國之政治問題為其主幹內容，是何故耶，因海軍協定所根據之華府公約，乃係關於中國獨立與主權完整之九國政治公約中一不可分離部分。惟是，此項公約，已被世人周知之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大陸之侵略行為所斷毀無餘，故此若欲成立一新海軍協定，必須首先不可避免的恢復其一切政治上之先決條件。當前之國際形勢，呈現空前之困難，無論如何，在即將來到之海軍會議上佔據中心地位之問題，並非軍事的及技術的，而為一般政治的問題，並非軍備問題，而為安全問題。則此項會議是否將如初期之倫敦談判，僅限於一小部列強，殊不敢必也！」

義國對日野心反響

羅馬二十二日哈瓦斯電，外國報紙曾載稱日本似曾向英美建議，將世界洋面分為三個勢力範圍，每一國家在其勢力範圍以內，有維持世界和平之權利及義務云云，比項消息，此間認為可信。法西斯黨之「勞工報」對日本之要求，殊不贊成，其言曰，日本究以何種條約為根據，而欲在世界造出一勢力範圍，自負維持和平之責任乎？揣日本之用心，實欲訂立條約，以防英美兩國之妥協。蓋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 ，英美若能妥協，則「滿洲國」即不能樹立矣！總之，日本之所重在安然向亞洲大陸繼續發展。「勞工報」又謂，將各國分為大洋國家與地中海國家一層，非義大利所能承認，義大利建造船舶為航行世界七大洋之用，而不能僅以地中海一面為其活動範圍也云云。

法外長之分訪羅猶

在羅京之重要演說

羅馬尼亞京城二十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訪羅，乘政府專車入境，每過一市，輒有居民盛服至站，熱烈歡迎。火車在野經過時，鄉人見專車上交懸兩國國旗，知為法外長所乘之車， 亦皆舉手歡呼。車抵京城時，羅政府全體人員，捷克外長貝尼斯，猶哥斯拉夫外長傑夫杓暨及其他外交代表均到站迎迓，民衆圍視者，為數極衆。巴多下車後，親至王宮簽名。晚間外長迪杜勒斯柯設宴洗塵，被邀列席者凡一百十二人，捷猶外長均在坐。迪氏致歡迎詞，謂羅馬尼亞對法表示熱烈而深切之同情。巴多聞言感動，起立致謝，略謂各國使節往返，多有純為酬酢性質者，但兩國心心相印，不拘形式者，亦正不少，如最近羅外長之訪問與此次渠之報聘，皆證明羅法兩國友誼之鞏固。巴氏又謂：羅法有其傳統之政策，即對於他國之獨立與尊嚴，加以重視，凡條約所定之界限 ，羅法兩國均不踰越，亦不任人侵犯，及任人懷抱侵犯之念。巴氏對迪杜勒斯柯致頌揚之詞，謂迪氏目光遠大，對於他人之仇視及譏訕，向不置懷，實屬羅外交界偉大人物，且為小協約各國忠實代表。迪氏之聲望，日益增高，終成歐洲和平之主要人物，此法國所甚為欣幸者。法國與他國合作，始終以坦白為懷，絕無以監護人自居之意。小協約各國之計劃，在求多瑙河流域之經濟建設，此係以光明正大之態度出之，小協約各國之政策 ，亦即法國之政策也。巴氏又謂：巴爾幹公約除羅猶以外，尚有土耳其及希臘兩友邦加入，此約之成，迪氏之功實不在小。巴爾幹條約以重大意義昭示吾人，即平日以干戈相見仇視最甚之國，如彼此能竭誠相與，亦有達到和平之一日。巴多繼稱：由捷京至土京，此一片土地昔呈混亂之象，現則因各國訂立公約，漸成有保障之地帶矣！此種公約，在最近日內瓦裁軍會議之中，更臻鞏固，因吾人曾主張以一般安全為裁軍之主要條件，而此種建議，即根據各種條約之精神者也。

贈巴多為名譽公民

羅馬尼亞京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國王加羅今日接見法外長巴多，談話逾一點鐘以上，會晤情形，懇摯而親切。國王決定數日後，正式訪問巴黎。又本日羅參衆兩院歡迎法外長，迪杜勒斯柯致詞，與各政黨首領致敬禮之後，總理泰泰里斯柯提議，由國會宣佈，以巴多為羅馬尼亞名譽公民，全院歡呼，一致贊成 。巴氏臨時措詞致謝，極為動聽，謂其今日之感動，得未曾有，渠從政十五年，此為第一次。旋即另述渠與國王之會晤，謂國王為羅馬尼亞第一人，以渠所見，國王為對羅法同盟最忠實之一人。旋又謂，余此來為宣達法國使命，今承不棄，認為羅馬尼亞公民，則明日又將以羅馬尼亞大使資格，遄返法國矣，巴氏最後謂：和平條約以羅

馬尼亞原有之疆界還諸故主，則以後羅馬尼亞將永遠保有，而不容他人攘奪矣云云。

巴多宣言遭匈反對

匈牙利京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由特蘭斯雪爾凡尼亞之克魯伊城經過時，曾發表反對修改和約之宣言，此項消息傳出後，匈牙利參院異常震動。本日右派議員哈勃斯堡王朝約瑟大公發言略稱：余為愛國心所驅使，不容緘默，特蘭斯雪爾凡尼亞為匈牙利之土地，余在該處奮戰經年，敬讀雜報之法外長宣言事，不禁憤火中燒。法外長如能將可靠之文件，研究匈牙利之歷史，則必能了然於吾人要求修改之特里亞農對匈和約，其破壞匈牙利歷史上之權利，為世界從來所未有云。

抵猶京時所受榮譽

猶哥斯拉夫京城二十四日路透電，法外長巴多今日抵此，雖天氣炎熱，但民衆歡迎者極多，全城均懸兩國國旗。猶哥斯拉夫京城二十五日哈瓦斯電，本日猶王亞歷山大接見法外長巴多，談話至一小時以上，旋因午餐稍停，餐畢重行談話。國王以白鵠鷹大勳章贈與巴多，國王並允許今年秋間，正式訪問巴黎。外長傑夫的區晚間宴請法外長巴多，席間傑氏致歡迎詞，首謂法國代表蒞臨此邦，無任歡迎，猶國後代人民對於法國之情感，將永銘心坎。旋謂：法國對和平努力，久而彌堅，深堪稱贊，猶法同抱和平政策，並尊重其他民族之自由，兩國之友好關係，永遠勿渝。巴多起立致答，謂此次觀光猶國，在多瑙河上及京城倍受歡迎，無任心感。又謂：二十年前大戰爆發，兩國遭遇相同之命運，彼此人民共同奮鬥，血染疆場，以維護兩民族之自由。大戰以後，兩國國運亦能蒸蒸日上，此深堪紀念者。一九二七年吾人所訂之條約，實為兩國樹立永久國交之外交大憲典，兩國通力合作，以排除一切威脅之心，於此可見。

與猶外長秘密談話

猶京二十六日電，猶參衆兩院今午召開聯席大會，歡迎法外長巴多，賓主致詞，甚形和睦，並重新鄭重聲明，保持各和平條約之安全，猶總理發言，特別注重此點。法外長宣言，盡量追述，法國對於建立一新南斯拉夫國家之種種寶貴的供獻，並向聽衆保證，陳明「法猶關係之聯絡」。下午法外長巴多與猶外長傑夫的區為最後一次談話，特別討論兩國相關之各種問題。旋即接見新聞記者，外長同意聲明，此次會晤將不發表公報。

義艦隊突駛多拉索

巴黎二十六日哈瓦斯電，「巴黎迴聲報」載稱，義大利海軍第一艦隊日前於達朗脫港海面舉行操演，突於上星期五接到命令，開往亞爾巴尼亞國之拉索港，當於星期六駛抵該地寄碇。是時亞國官廳並未接得通知，翌日並有義國水兵一千餘名徒手登岸，亞國政府乃向義公使要求解釋。據答稱，此係一種交際行為云。「巴黎迴聲報」又載稱，當義國軍艦在亞爾巴尼亞海岸出現之時，法外長巴多適由羅馬尼亞行抵猶京，但望此事不致與阿該德港事件相提並論，則幸矣云云。按阿該德港屬於非洲法屬摩洛哥，一九〇四年時，英法兩國成立協定，法國放棄所有在埃及之權利，英國則放棄對摩洛哥之政權，以為交換條件。同年法國又與西班牙締結條約，規定兩國在摩洛哥之範圍，至一九一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對於法國向外發展政策，多所不滿，乃以保護德僑為名，遣派砲艦「玄豹號」駛至阿該德港，以資要挾云。

巴黎得訊大為不安

巴黎二十六日電，據阿爾巴尼亞京城迪蘭那電訊，義大利亞德里亞海第一艦隊（計有二十艦隊）今日突然發現於亞爾巴尼亞之多拉索海港，法政界聞訊，大為不安，咸認義海軍之特殊動作，為一種反抗巴多訪猶京之示威。大多數報紙之意見，義國志在重整其在東歐之威信，而亞爾巴尼亞為其特別重視，蓋自亞爾巴尼亞與猶哥斯拉夫訂立協定以來，義國在亞之勢力，日見削減。法京「事業報」駐猶京訪員電稱，義國軍艦之抵多拉索，猶政府方面不甚以重要視之。該訪員又稱：亞爾巴尼亞之革命運動，現在實未消滅，亞政府無變換的可能性，刻仍存在，並可謀得數大強國之贊助。關於此事，法報指述義國伸張其在亞爾巴尼亞之勢力，必不得英國之贊同。蓋據關係方面觀察，亞德里亞海如為義國軍事內海，則更減弱英國在馬爾他之勢力，而馬爾他與英國在地中海境有密切關係，因此之故，義國擴張權力，非英所能歡迎云。

巴多過匈遄返巴黎

匈京二十七日電，法外長巴多已由猶京啓程歸國，專車今日經過此間，小有停留，此為巴氏之巴爾幹勝利旅行的最後一幕。站台以及車站

附近各地，有大隊闔國警察，嚴密保衞，以防民衆對法外長有不禮貌行爲。蓋法國機警外交家之抵制修約政策，在猶京方面，已獲得斯人之彩聲，闔全國各地一致響應，羣衆反抗大會，綜計有數百起之多。昨夜此間示威學生等，在街道上燃燒巴多肖像。站台上警備森嚴，車入站後，法外長所乘車輛之門衞，立即由軍警保護，車站大門臨時關閉，街道上則有騎警往來巡査，法外長躱坐於包房內，謝絕接見新聞記者。

德國內政暗潮膨脹

法報所載巴本演詞

巴黎廿二日哈瓦斯電，「小巴黎人報」覓得德國副總理巴本最近在瑪爾堡蘭城大學所發表之演說，大要登載報端，略云：報紙之任務，在以政治上之錯誤，弱點，無能以及弊端所在，報告政府，使之改進，此非匿名揭發與秘密工作機關所能代替者。若以此義衡之，則德國報紙已失其存在之理由矣！人孰無過，貴在從諫耳！世惟懦弱者不願受人批評，一黨獨裁不過一種過度政制，一至國人能自由選擇時，即當廢止。予不見有一國家，其人民能判然分爲兩等，一則享受完全權利，一則權利受有減削，有之，其惟古斯巴達之制度乎。斯巴達分人民爲貴族與奴隸兩等，然斯巴達之亡，即驗於此。德國現象其將恢復斯巴達之稗政乎。任何宣傳任何組織絕不能長久維持人民之信仰，凡不能了解當局，而加以非議者，吾人僅可盡心解釋，使之悅服，而不當激動青年，使之仇視，或對無罪之民，而加以威脅也。以誠服人者，可使人民對國家爲相當之犧牲，若緘民之口，則政府之信用掃地。「小巴黎人報」登載概要之後，乃謂巴本演辭內容如此，可見德國政府內部對於主要問題，意見紛歧，而德政府之所以匆匆禁止發表者，蓋無足怪矣云云。

希忒拉晉見與登堡

柏林二十一日路透電，德總理希忒拉今日晉見總統與登堡於紐達克，衆對此會較尋常頗爲注意，當局雖謂總理之赴紐達克，乃報告會晤墨索里尼之情形，然衆信內政實爲討論之主要問題。與登堡總統對於副總理巴本所發之演說，抨擊國社黨極端派仇對政敵及否認人人應爲國社黨之見解各點，頗爲贊許云。

宣傳部長抨擊巴本

德國愛森城二十四日哈瓦斯電，最近希忒拉政府已漸不滿人望，如副總理巴本日前在瑪爾堡蘭大學演說，批評內政，即其一例。因此宣傳部長哥勃爾特在各處演說，對於批評政府，加以駁斥。今日在此間所作演說，攻擊一切誹謗之徒，更屬體無完膚。其演說中稱：英不滿現狀之保守派，爲國家社會主義之敵人，謂此種不滿現狀者，非屬於工人方面，而屬於官吏智識分子及新聞記者方面。惟此輩勢力，亦不宜過分重視，蓋凡有目者皆咸自知審擇，決不受此輩之影響。如以此爲吾輩當與保守派斷斷爭辯，則屬大誤，蓋吾輩儘可置保守派不顧，而使人民瞭解吾人之行動云。述及德國經濟情形時，哥勃爾亦未表示樂觀，謂經濟措置，一有乖誤，則足以影響經濟生活，以至十年二十年之後云。述及報紙，謂目前報界情形，仍未見佳，報紙法律雖已頒佈，然余固不能發明新聞記者也。總之凡吾人所認爲公平正直者，吾人當以全力爲之，無所顧忌，吾人之能力，乃屬無限廣大云。

美報推測內閣傾圮

紐約二十六日哈瓦斯電，「紐約晚報」昨曾登載記者斯提爾論文，謂希忒拉政府之壽命，在半個月之內，即將告終，繼之而起者，將爲一軍人狄克推多政府，而以巴本及興登堡總統之子奧斯伽上校爲中堅人物云。本日斯提爾又在「紐約晚報」發表第二篇論文，略稱：自希忒拉主政十八個月以來，興登堡與巴本已以充分之繩索，畀於希氏，使之自縊，即希氏果終於自縊矣。斯氏又謂，最近三個月之內，希之衝鋒隊發生叛變約六十次，一旦內亂發生，衝鋒隊隊員背叛希氏者，恐在三分之二以上。據斯氏所見，宗教黨派援助國防軍以反對希氏，雖以恐怖手段，亦不能禁。斯氏又謂，關於亞利安人種之條文，排斥非亞利安種在國防軍內部，從未實行云。

英德談判解決債務

德國聲明停債立場

柏林二十一日路透電，德意志銀行總裁薩赫志今日開茶話會，招待外交家與外報代表，表示德國擬與對德強施清算所制之各國，斷絕商業關係。薩氏謂：德國債務問題不能以威力脅迫解決之，清算所制等於不付貨欵，此將令德國國際貿易減至極低度，終乃使國際商業關係之完全停止，蓋無人能信德國將坦然忍受之也。大不列顛如設立清算所，則定必大損英自治地與德國間之貿易，此爲斷然無疑者。薩氏繼提出補救目前難局之三種辦法，(一)交換德國舊有之殖民地，庶德國可以本國通貨，購置原料。(二)予德國以增多其輸出機會，俾能償債欵。(三)減輕德國債欵之本息。薩氏又切實聲明，德國還通貨決不膨脹，德政府決計維持馬克之穩定，故德幣狂跌，決不成問題云。

英請德派代表談判

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英政府今日請德國派代表至倫敦，討論債務協定，俾避免設立清算所，或籌商辦法，使此種清算所成立後，絕少擾及英德間之貿易云。又電，英德間關於德國外債事之往來文件，今日以白皮書發表之。英牒措辭，極爲坦直，而其尖銳化之語調，現引起各界對此牒能否促成兩國諒解之猜測，金融界與政界皆不以前途景象爲佳。蓋英牒送達柏林而尚未公佈時， 德國國家銀行總裁薩赫志即已發出激昂言論也。英國致德牒文說明德國債權人之忍耐，謂道威斯與楊氏債欵之利息，僅及德國外匯收入總數百分之二，英政府固同情於德政府減少境內失業人數之志願。但據一九三零年以還德國金融措施之統計觀之，使人發生一種印象，覺德國一面自稱無力應付外債，一面則用其應用以還債之欵，以賤價收買因德國不履行債務而致價格低落之債券。德國在對英貿易中，享有出超之優越地位，其故大半爲英國稅率之寬厚，乃英貨在德國市場，則逐步遭受限制云。

德代表團啓程赴英

柏林二十三日路透電，德政府今日已贊同英政府談判解決德國對外債務困難問題之提議，德代表將於下星期一飛赴倫敦，與英政府談判，一般預料德政府似無意即作任何讓步。二十五日電，三人組成之德代表團，今已啓程赴倫敦，應英政府之請，協商現在之德債問題。

清算所案三讀通過

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財長張伯倫提出之債欵清理所與採取限制報復案，今日在下院辯論後，，二讀通過。德國國家銀行近決定從七月一日起，所有德國長期與中期外債連楊氏與道威斯債欵在內，一律停解六個月，故英政府有此計劃，以報復之。財相稱：政府之提出此案，實非得已。德國致英牒文以國家銀行金準備減少爲言，且謂德國努力償付外債，致犧牲其金準備，實則德國金準備之大減，由於德國國家銀行所採行之策略所致。以實際言， 此種策略等於抑低德國幣值， 但無論是否德國之信義，不復爲債權人所信任，英國在其致德牒文中，表明繼續談判之門戶，依然開放。請德政府撥派代表，討論此事，希望可獲一種辦法，俾此案所求之權力，不致實施。今德國已接受此提議，渠殊欣慰，切盼可與德當道商定一種辦法，使英國執有債券者及英國商人在七月一日以前獲有公允之待遇。惟英政府不能因彼此尚無切實把握的解決之希望，而遂在國會展緩必要權力之請求，故請國會從速通過此案，庶於必要時，政府有權力實施其計劃，以保障英人權利。人人當知此種計畫之實施，欲不使貿易之尋常途徑不稍受干涉，乃不可能之事，但此種干涉，須在可能範圍內，加以限制，此亦人人所期望者 。渠主張設立人數不多的顧問委員會，以便透澈慎重考慮在政府實施此案之權力時，發生之種種事件云。財部次官倍利夏於結束此案辯論時，謂政府將以溫和態度，行使此案權力，最初將減少進口百分之二十。德國自己會稱，願繼續以馬克償還債欵，故貨物出口商應得全部貨欵，如德國國家銀行不以全數償付出口商，此又爲德國方面違反信用之一舉。德國若不再設法限制貿易，則此種制度當與雙方無所不便。但若德國另行設法，仍擬限制貿易，則此案已予政府以應付情勢之完全權力。但渠信德國未必有自使其商業紊亂之舉動，英國人民執有道威斯債券者約計一千萬鎊，楊氏債券約計九百萬鎊，每年收回本息約一百七十萬鎊云。

倫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 日前政府提出法律草案， 要求下院准予設立債欵清算所對於債務國國家輸來之貨物，實行抵賬制度，俾英國債權得有着落。此案又要求授權政府，對於若干欠債國家輸入英國貨物，採取限額辦法，本日下院舉行三讀會，通過此案。並依照財長張伯倫提出之修正

案，規定實行期限為二年。俟由上院通過後，即呈請英王批准，英德談判如果進行成功，則該議案將束諸高閣，否則將依議案規定，於星期一發表命令一道，數日後即將發生效力。

英德談判首次會議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今晨英德兩國代表在財部開始金融談判討論至午後始休會。本日會議英方出席者為前充赴美英國戰債代表團之領袖羅斯，及財部專家若干人。午前會議後，發出公告，謂雙方互相說明其見地，討論進行，極為良好云。據半官消息，德國欲先討論對英輸出的讓步之可能性，如此層不得英方之圓滿考慮，則德國或將提出減輕道威斯與楊氏戰債利率之問題云。

英願與美談判戰債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英政府今日電致華盛頓，一再聲明英國願談判解決戰債問題之意，始終不變，按在此電發出以前，曾有英國雖不否認戰債，但不願償付六月十五日到期之戰債云。

英國公布對美復文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關於戰債問題，英國致美之復文，於二十七日晨公布 。當局表示，希望該牒文或可使兩國早日開談最後解決之條例，牒文中關於美國所提出以物代欵之建議，追述英國對於德國賠欵所獲之經驗，謂所繳之物，苟非為債務國土產，及苟非債權國收受此物，並不因以減少其平日向債務國所購之數量，則繳物之困難，無異於繳現欵也。如英國不能收得其商務中輸出物品之欵，則其欵項可撥購美棉與其他物品者，必將續減，職是之故，英政府不願對此舉可能性，續予考慮。英政府目前未見有何方法，使此計畫見諸實行，而令美國稱許。末謂，英政府提出解決此事之問題，為應當償付之欵額，英政府鑒於一切環境，故遇有可望得解決之機會時，殊樂與美國續事討論該問題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六月廿二日起
至二十三年六月廿八日止

（記者）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全國經委會開第九次常會，決議變更西北建設計劃。

▲孔祥熙自京北上，視察華北財政及稅收狀況。

▲何鍵抵粵，陳濟棠親迎於車站。

▲立法院通過儲蓄銀行法，取締有獎儲蓄。

▲新綏第一次長途汽車自迪化安返綏遠。

▲法外長巴多二十一日抵猶京，受盛大之歡迎。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何鍵蔣伯誠在退思園會商剿共軍事，結果圓滿。

▲顏惠慶到滬，辭職意已打銷。

▲川軍再度收回通江。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何鍵電京，報告粵桂已接受中央所擬各路聯合剿匪計畫。

▲汪精衛夜車赴滬。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汪精衛返京，有吉同車自滬入京。

▲國府明令廢除苛捐雜稅。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日使有吉到京分謁蔣汪，對中國施行進口新稅則事，有所探詢。

▲蔣中正自京乘機飛杭，接見魯滌平黃郛等。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蔣返奉化原籍。

▲黃郛再度赴莫干山，暫不北旋。

▲英法商約正式簽字。

▲英德在倫敦開始債務談判。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何鍵白崇禧到港謁胡漢民。

▲平瀋通車方案公布。

▲孔祥熙自平返晉，閻派員歡迎。

論評選輯

經濟復興與美政變革

美國工業復興局於本月十五日滿一週歲。第七十三屆國會亦在十八日夜間閉幕。復興局在約翰猻將軍指導之下，一年來强追大小工業成立業規，處理勞資糾紛，實是美國繁榮復興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機關。第七十三屆國會也有許多很重要的法案通過，在國會史中極有意義。關於美國復興運動的經濟方面，已經有過許多論列，現在願就她的政治方面，指出有怎樣的變革，和有怎樣的意義。

美國自羅斯福登台以來，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變動，就是國會的立法有由「諭令式」的(Mandatory)，改爲「准許式」的 (Permissive) 趨勢。我們知道，美國的政治制度，受法人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論的影響最大。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機關的對峙，與「制衡」原理是最接近的。這樣制度的最大弊病，便在立法與行政兩機關，因背後黨見不同，時常遇到僵局，一事不能處理。還有美國參院在初設時本是一個很小的團體，所以憲法特許她有許多行政權力，和英國的樞密院性質相同。到後來中西部各州也都加入聯邦，參院變成一個較大的組織，除去極有力的立法權之外，却仍有相當的行政權。所以美國國會，尤其是參院，氣燄有時實在過盛，爲政論家所同詬病。此外，美國立法還有一件不好的習例，便是常在法案中定下極徵細的指令與限制，執行時必須嚴格遵守。這種法案就所謂「諭令式」的。但如果總統與國會同屬一黨時，則立法與行政爭短長的弊端便可以避免。祇有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太瑣碎一端，永成美國立法界墨守的陋習。

可是這一端也有變革了。羅斯福去年在經濟變局中就職，爲應付意外，不得不有特權。所以他在就職演講中。即要求「戰時權力」。及至所召集的特別國會開幕後，便通過許多（准許式」的法案。這種法案唯一的特點，便在隨總統意旨定奪施行與否。他如施行這種法案，並可以在擬定的極寬汎的範圍中，自由處理。這種議案最好的例，便是去夏國會通過的一案，予總統以特權，相機貶抑幣價由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五十，近來通過的關稅案也是一個好例。依該案，羅氏得獨斷與各國訂立互惠關稅率則，可酌減現行關稅之百分之五十。就是爭持甚久的皮特曼白銀案，雖然外表上是「諭令式」的，即，財部須以每盎斯不超五角之價格收買白銀，至貨幣準備金全數四分之一時爲止，但在執行時，仍許財長自由斟酌的。

上述美國在立法原則上的變動，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因爲在一黨當政之下，不但三權分立說，找不到根據，現在更漸漸可以證明，國會祇將成爲制止機關，而不是發動機關了。

其次，美國經濟復興運動中司法與立法兩機關的合作，也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我們知道，美國因爲是聯邦，她的法院有一種特殊權力，這種權力就是可以根據憲法，否認國會所通過的法案。美國的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對國會和州會的法案，都曾有過許多次宣告無效。除非議會以合法手續修正憲法，不然經宣告違憲的法案，便永不能成立。美國法院的這種

權力，固然有她許多好處，但因爲法官多半守舊，每每阻撓進步，牽掣社會改良，所以也有許多弊端。羅斯福此次大刀闊斧地蠻幹，甚至會下令不許私人手內存欵，遂者以國命論罪，他的措施算不算違憲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爲如果最高法院說三聲「違憲」，那們羅氏的整部「新政」，幾乎都要推翻了的。法學家對於這一點有極劇烈的辯爭。羅斯福與約翰霖自己在起初對此事都沒有絕對把握。去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拒絕依復興局法令成立業規，曾屢次向當局挑釁，寧願到法庭起訴，求法院下最後的判斷。而當局竟設法躲避訴訟，怕是法庭質然宣佈復興法程違憲，復興工作須完全停頓。但近來法院已經受了幾項關於「新政」糾紛的案件。法院的判定，都認爲國會最近通過的各項法案，不與憲法精神相背

這一點可以證明，嚴格的三權分立說，在美國聯邦式的政府下，也不見得能找到實證。司法控制立法的權力，祇是防制的。可以之範圍立法不越正軌，然而不可以之阻止社會前進。

然則羅斯福果已成爲一個狄克推多了嗎？是又不然。國會與法院仍有制止他的力量。全國選民仍有束縛他的力量。至少在本年十一月國會重選議員時，國民可以選入多數共和黨員，使羅氏在後二年任期中，完全不能有所措施。現在羅氏之所以能有偉大力量的，完全由于國民熱誠贊助。紐約「文學咀味」周刊近來對羅氏「新政」的假選（Straw Vote），證明羅氏是足以代表民意的。是的，羅氏雖在領導羣衆，但決不能強制羣衆；雖在運用絕大政權，但決不能強制羣衆；雖在運用絕大政權，但決不能濫用政權。我們覺得這種民主政治是最合理想的。

每疑國人以爲祇有專制或專政方可得到政權，並多誤信民治下的政權恒嫌薄弱，所以特就美國最近政象，指出在民治下亦可得到絕大的合法政權，希望稍能改正國人舛誤的民治觀念。

（錄六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中學畢業生升學問題

近來社會上對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很爲注意，但是對於中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卻不甚重視。其實今年入大學的中學畢業生，即是三四年後大學畢業要進入社會的新分子。我們現在既然感覺大學『畢業即失業』的苦痛，就應當對於現在學生的升學問題，鄭重視之，以免三四年後，再受今日的痛苦。

以中國地方之大，人們活動範圍之廣，可以說到處皆有未開闢的礦山，祇是需要人們捨得費腦力和血汗去發見與開鑿。不過事業當然是困難的，工作當然是多方面的。譬如說：外國學工業的學生，畢業之後，在工廠找得工作，隨着許多先輩技師，按步就班地逐年上進，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困難。中國人學工業則不然，不但須有專門的技能，而並且需要有管理工廠事務的能力，應付外界交涉的手腕，有時候差不多要像唱戲的能夠『文武崑亂不擋』，樣樣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方纔可以擔負得了相當的責任，得着相當的成就。不僅工業如此，社會上一切事業，莫不皆然。所以在中國今日，要想不勞而獲，享現成福，那是不可能。同時若果一個人眞有能力，又肯苦幹，社會上卻絕對不致埋沒他，有時候差不多公衆給他的酬報，祇有感覺過優的。因此我們認爲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根本上並不十分嚴重，問題還在他有沒有眞本領？肯不肯賣苦力？說到這裏，當然就牽連到中學生的升學問題。

我們認爲中國事總是有進步的。拿近幾年教育界來說：政府對於教育經費，祇有增加，許多大學，對於課程設備，多有改良，所以同是大學，內容往往差得狠遠。於是同爲大學畢業，有的學校，學生銷路暢旺，有的學校，不受社會歡迎，這可見得公衆是很有識別力的。因此我們希望凡學校，尤其辦高等教育的諸位先生，應當對學生多負責任，改良教課，力爭上游，把教育當作眞正神聖事業，不特不利用他來獵名圖利，而且也不利

用牠來遮竇遮羞——其實這些方法，已成過去，即使抱此目的，終是心勞日拙——大家努力，把學校的程度提高，使中學畢業有力升學者，任進何校，都能可以學得眞實本領，能供三四年後服務社會之用。若果他們對學校心餘力絀，無法整頓，還不如乾脆停辦，免得誤人子弟，如有人對學校無暇負責，不能來辦，還不如聲明脫離，免得供人利用。——其實優勝劣敗之結果，這類名不副實的學校，遲早也總要關門的，這類包而不辦的名流，始終在社會沒信用的。——這是我們為中學畢業生升學者對於一般學校的希望。

我們以為中學生進大學，習專科，好比女子嫁人一樣，固然中途可以離婚，終不如同偕到老的好。你既然學一種專門學問，便是你的畢生職業，如此『終身大事，』豈可隨隨便便？所以我們希望中學畢業生升學考試，必須十二分地鄭重自處：第一，要就性之所近，選擇一種專門科學，不宜任意報考，日後改悔。第二，要擇最好的學校去考，不要畏難，寧可失敗補習，明年再進，不要苟且入學，白費光陰，掛名讀書，自誤自害。第三，入學之後，須要刻苦用功，不可懼怕艱深，不可反對嚴師。須知在學校多下一分苦功，將來在社會多得一分享用。換句話說：中學畢業生的一生禍福利害，都決於今天的升學問題，這是萬萬不能痲糊的。

我們對於中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不但希望辦學的人們和學生自身注意，並且希望學生的父兄們注意。我們很知道，在這社會經濟，萬分困難的時代，供給子弟中學畢業，已是不易，再要負擔他們上大學深造，尤其是難之又難。况且近年能進大學讀書的學生，已是與年俱少，所以從一般不能升學的學年看來，這些能進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們，直是天之驕子。他們既得着如此優越的機會，要不能夠得着好教育，學點眞本領，不但對不起父兄，而且也對不起社會上中學畢業不能升學的無數青年！再從另一方面看，有力的父兄，供給子弟升學，而一切放任，叫他們隨便進學堂，白花錢，畢業後一無所能，成為惰民，這不但對不起社會，而且也害了子弟，同時連供給學費的自己，都有點對不起。所以我們認為父兄對於現在的子弟升學，應當替他們選擇學校，幫他們決定學科，總要使其考進好學校，接受好教育，學有實用，費不虛擲，方為合理，否則還不如捐給清寒學生升學，倒是成全人才，扶助社會之一道。這是我們對於行將升學的中學畢業生父兄之希望。

總之，我們認定中學生升學問題，如果得公衆之重視，非良好學校，不考不進，實際即可以促進高等教育的天然淘汰，不必要政府取締而許多誤人子弟的大學專門，概可由社會自動打倒，這是勢所必至的結果，希望公衆大家努力！

（錄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通車案今日公布

紛擾將近一年之北寧路平瀋通車問題，至最近始得完全決定，今日將正式公布，七月一日即可通車。迴溯經過，不勝感慨係之。

按北平瀋陽，實際久已通車，所不同者，從前旅客在山海關有換車之煩，今後則僅易機車而客車則直達瀋陽耳。此事據日本宣稱，係在大連會議我方代表承認之案，故年來迫促履行，甚為急切，而中國方面則因日本主張愈亟，當局者轉覺責任彌重，長慮卻顧，欲進又止。其間嘗聞中央屢表贊成而不願躬受主持之名，地方切望了事而不敢獨當解決之責，以是延宕，迭異傳聞。迄至最近，關係當局，凡有涉及通車交涉之言動，輒取諱秘，一若森森然有鬼氣者，外界不察，反致憂疑，甚無謂也。抑政界此種憂讒畏譏之態度，一方面固可表示當局之愼重自愛，一方面則又顯見其不能昌明果敢，為國受謗，對事負責，致令一尋常問題，遷延至一年之久，良用遺憾。吾人因戰區善後萬端，民衆急待救濟，夙聞此事不決，日方引為口實，為兩害取其輕計，對於通車問題，主張速辦，蓋以為山海關內外，交通原未斷絕，又何必爭此轉車手續，致生支節。至於此舉能否不陷

於事實承認偽國之嫌疑，則純視辦法如何，並非絕對不可避免。此次當軸決定由中國旅行社會同日本國際觀光局，另組機關承辦，實即吾人去冬所為委託第三者經營之主張，如果早日如議實施，至少可省卻若干波折，促進其他善後。語云，濡者事之賊，因政府之不能負責，當斷不斷，致地方多遭蹂躪，尤足慨然。查邇來戰區各地，直成藏垢納污之發酵場，民生痛苦，自不待問，國家危機，更不可說。當軸此時既對通車案，毅然負責，予以決定，自應趁此時機，促進其他善後問題之處置。舉凡長城各口之完全收回，保安警隊之開入防區，日韓浪人之非法活動等等，胥應向日方督促交涉，澈底解決，以期整頓灤東治安，消弭地方隱患，恢復市場繁榮，此非僅中國之利，抑亦日本正當商民之利也，望當局積極圖之。

抑吾人更有願為國人告者，外交問題，本極複雜，因應之際，貴審機宜。國人對於外交，往往拘束於一二名辭，或局囿於簡單理論，膠著不化，最易誤事。即如直接交涉一語，國人聞之，如見蛇蝎。其實中國乃獨立國家，對外應有主權，交涉當然直接，所應注意者，關於東三省問題，既已接受國聯決議，則今後對該案，不應違背國聯意旨，以與日本另開解決途徑耳。若夫中日其他外交，並非不可商討，蓋兩國既未斷交，則交涉事件，不能棄置，理與勢則然也。又如通車通郵，國人每視為等於事實承認偽國，此亦一種錯覺，蓋所謂事實承認新國家者，必基於有權力者之承認意識，若無此權力，或無此意識，則縱令有接觸之事實，亦不容牽強附會。舉例言之：中國銀行，乃中國公法上有特殊地位之企業機關，九一八後，該行東北分行，概仍舊貫。彼等營業上不能不與偽國機關或私人接觸，一切款項出入，不能不收受印有偽國正朔之條據，然此固不能作中國銀行承認偽國解，尤不能作中華民國承認偽國解也。推而至於其他各國在東三省之領館洋行，亦不能不接受偽國公私文書，而其不能視作各該國家事實上承認偽國，理復至明。不特此也，關於『各國派遣東三省領事，不含有承認滿洲國之意義』各節，且經去年六月七日國聯特別諮詢委員會通過，於同月十二日由秘書長錄案通告各國。由此可見所謂事實的承認偽國，界限分明，不容曲解。又如本年五月十四日國聯特別諮詢委員會為東北郵政問題，決定三項原則，亦曾鄭重聲明，各會員國縱與『滿洲國』發生郵政關係，『不能視為國家與國家間或政府與政府間之關係』，由此更可見各國對偽國之承認，絕對不許以特種事實為之附會。就上述事例立論，吾人敢言，中國國家任何權力機關，既無承認偽國之意識，則無論誰何，有何事態，均不發生事實承認偽國之嫌疑。矧今日公布之通車辦法，顯然將以第三者名義承辦，則更與政府無干，尤不應牽及承認問題，此點關係重要，不可不辨。竊意政府為對日問題，縱有其負責召謗之道，國人儘可批評，獨不可因通車案加以承認偽國之罪名，轉助外人張目，此國人所應了解者也。

（錄自六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平瀋通車以後

平瀋通車方案昨天公佈，後天即可實行。一年以來擾攘爭折的問題總算告了段落。

通車的利弊在先即有見仁見智的不同。這個不同現在恐怕還沒有能消滅？贊成通車的主要考慮當然是怕日本人鬧事，但為通車辯護者則謂平瀋本早已通車，不過尚須換車而已。究竟換車可否算作通車，僅一常識問題。波蘭與立陶宛亞不睦，兩國間的車輛因各停在邊界。雖則客人也可下車上車，繼續旅行，但歐洲人卻不說兩國已經通車。而且我們應說明，當初反對通車者即是反對這個不換車，直達車的辦法。反對直達車的主要理由一是承認偽國的嫌疑，再是日偽路員及憲警公然干涉路政的可能。我們本來反對通車，而今通車已成了事實，則我們除了誠懇地——縱或無望地——希望以上兩種恐怕不成事實外，又有何說？

但是，因通車事件而得到的教訓則我們不能忽視。我們今提出三點來

規勸中央及華北的外交當局。

第一，在理論上外交本應由中央辦理，而在事實上則中央的對日外交確比華北當局辦得得體。前一部分沒有人能否認。後一部分則有極多的事証。日本外交當局的要求改稅也已有了近一年的歷史，但中央至今尚能維持其應維持的立場。藏本事件，對方來勢洶洶，幾有誓不甘休的形勢，但中央也還能維持相當的尊嚴，而且藏本尋獲後又能一切處以大方。這兩件事，一爲極重要的事，一爲極胡鬧的事，俱不易於應付，而中央俱尚可告無過，以比華北外交當局的處理撤兵通車等事件其間優劣懸殊。所以地方此後再不應謀攬外交之權，而中央亦不應當將外交事務推委於地方當局身上。今以通車爲例。如果還事自始由中央交涉，則中央或早可拒絕。即使必須談判，中央當亦不會如地方那樣的顢頇。

第二，如果有些較細微的，或者完全地方性的事件，宜由地方辦理，則在中央完全授權地方以前，地方仍絕對的不應和對方談及。如果地方妄自爲政，瞎來一切，而率先和對方商談，則未有不損害中央威權，未有不鑄成大錯者。通車的所以成爲問題完全由於若干地方代表的輕率允諾。地方先允諾而後請求鐵道部批准；鐵道部批准，而中政會又否認；中政會否認後則日方責以失約；凡此種種不幸俱事由於所謂大連會議中我方代表的缺乏常識。知過近於勇，有過者儘先認過，旁人也不必替他們開脫。

第三，在磋商案件時，解決的方案不妨予國人以相當的公開，庶幾疏忽及錯誤可以因外界的督責及批評而免除或減少。再以通車爲例。最好的通車辦法當然是由萬國睡車公司(通濟隆今已與(合併)承辦。但是因爲辦理通車交涉的人們知識有限，見聞有限，甚而至於公忠之心也有限，所以始終不想一試最好的辦法。但又恐國人批評，遂不負責任地放出通濟隆將承辦的空氣以爲搪塞；結果，通濟隆還得正式發表否認的聲明書。如果辦理交涉者對於交涉能有相當的公開，則何至於有這種種的弱點？天下最冤枉的事即是在暗中被人將東西偷摸以去。我們一向是只吃虧，不佔便宜的國家，我們又何必代人守着秘密呢？

以上爲通車案所引起的教訓。就通車本身而論，也有兩點政府應加注意。

第一是維持沿路治安的問題。日本一方不讓我有全權維持沿路治安的權力，一方又要我負全責。今後僞車（北寧車既不因開至關外而不是北寧車，則所謂奉山車當然也不因入關而喪失其僞質） 開入關內後 ，不肖之徒，無論日僞或漢奸，更將有作惡的可能。萬一車上生命財產稍有損害，日本一定又會借端生事。所以沿路的治安須特別重視。我們既負有責任，我們應絕對不放棄警戒的權利。如果路警的力量太嫌薄弱，則路局應當求助於當地的軍警。路局方面萬萬不要以爲通車有功，以爲日人有好感，而夜郎自大，疏忽起來。

第二兩方議定的辦法於我們已經大大不利。如果不利於我的辦法，日人尚不願遵守，則答應通車又爲什麼？塘沽協定是不利於我的，但不遵守者反爲日人。現在兩方既同意於某種辦法，則我方務必嚴責日人遵守，不然，因通車而引起的問題之多，又將如塘沽協定一樣了。

既往不諫，來者可追，通車是一件傷心事，但通車的教訓我們不可不知；通車的善後我們也不可不審。

（錄六月二十九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通車與國人應有之覺悟

擾攘數月之平瀋通車問題，及今已如日人之願 ，完全解決，七月一日，行見平瀋道上，已有塗去標識之新車，直接運送我爲暴力所隔絕之同胞，由平到瀋，自瀋抵平。吾人撫今思昔，誠有不勝其感喟者矣！

憶自九一八事變爆發，日人以用心不可知與事實莫須有之詭辯，厚誣我國；又以多年虎視耽耽亟求一逞之武力，侵略我疆土，割裂我家邦，役

我因憤橫暴，起爲抗爭，彼則又以不以一世之態度，强我馴服，結果淞滬一役，淪我閘北爲廢墟，而所謂上海協定，實爲我民族史上不可拂拭之汚點。追夫東北囊括之局勢既成，大陸侵略之野心未泯，於是又進而奪我熱河，進迫平津，結爲塘沽之盟；迨至今日，日本因對俄軍事佈置正酣，於是又藉口塘沽協定締結時本有口約，迫我通車，以求遂其大慾。我因通車不無考慮餘地，未能即依所請，而關東軍遂又利用滿鐵機關報滿洲日報，藉示威嚇。至於駐平駐東北之大小日本官吏，則更鼓其如簧之舌，迫我通車。吾人今對此一段之侵略壓迫事實，苟悉心迴溯，則對七月一日平瀋通車之行駛於我關內外，又安能不萬感交集乎!?

吾人對於平瀋通車問題，本不欲立異鳴高，逆情干譽，蓋政府之決定通車，客觀情勢上自有其不能不如是之苦衷，而交涉人員之爲國宣勞，亦有其可以矜式之處，唯因平瀋通車，乃出自日本之要求，故願乘此機會，一述吾人所見。

吾人以爲日人要求通車，自有其政治的與經濟的背景，而自以東北爲立場，進向華北進展之日本侵略路線觀之，意義更不可漠視，故吾人以爲我政府每經一度壓迫，應有一度之深刻認識，一方綿密注意日人一舉一動所含之背景，一方應速定整個而確立不動之對日外交方針，俾不致臨事張皇，致對方壓迫時，不能不變易初志，一誤再誤。至於對內，無論中央地方咸應痛切反省，痛切覺悟，深感非眞正團結，一心一德，生聚教訓，培養國力，萬不足以抑大難而挽危亡，勾踐報吳，史跡昭然，天下興亡，唯視各人之努力如何而已。

至於通車以後，日人所未能履行協定中之規定者，應根據協定，迫其實行，如有進育與發展，應即據理力爭，毫不假借，毫不示弱。蓋我國之讓步，已至讓無可讓；而我國在暴力下所受之損失與犧牲，已爲前所未有，協定以外日方所設之口約，我且於不得已之中，委曲接受，所載在協定中之明文，日方斷無增收延宕之理！所望辦理今後華北對日外交者，以大無畏之精神，勇往直前，勿懦弱以誤國，不遷就以徇情，則日人野心，或可稍戢。

最後，吾人對於國人，亦不能不無一言。平瀋通車，吾人如自東北事變演變之全過程觀察，性質上當然認爲不無遺憾；唯當此遺憾已鑄成鐵的事實之時，全國人民應銘之五中，隨時警惕，隨時鞭策，力矯荒淫，散漫，虛嬌，萎靡，浮誇之習，養成堅深沈摯與卓然有所樹立之個人，夫然後團結一致，努力爲有用之公民，爲國家求出路，則今之我國被迫通車，又安知非異日復興之發軔乎？

總之，目前我國之國難，已達空前境地，而我國之奇恥大辱，鑄成亦未有如今日之速者，至民氣之不振，人材之缺乏，國力之未充，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我政府人民，苟不急起直追，大澈大悟，遇一次屈辱，得一次教訓，而再接再厲，力圖振拔，則繼通車之後，日人所表演於我大好河山之把戲，固將源源而來也。

（錄六月二十九日北平晨報）





題趙叔孺文秋原瘦馬圖爲林爾卿作　衆異

東坡。嘗。以。馬。喻。書。守。駿。用。跛。吾。聞。諸。骨。能。撐。肉。肉。沒。骨。持。喩。畫。馬。審。齟。齬。陳。閎。曹。霸。不。可。見。幹。惟。畫。肉。堪。軒。渠。秋。郊。瘦。馬。誰。所。圖。趙。翁。筆。勢。颺。波。如。經。言。肋。細。乃。良。馬。此。秘。發。自。龔。聖。予。日。行。千。里。肋。十。五。不。有。健。筆。焉。能。摹。斜。陽。沙。岸。影。山。立。龔聖予瘦馬詩夕陽沙岸影如山詩。語。俊。絕。哀。有。餘。援。詩。證。畫。畫。益。重。趙。翁。寄。慨。非。干。譽。髫年。跳。擲。侍。翁。硯。不。辨。駑。驥。同。猿。狙。白。駒。過。隙。四。十。載。更。汙。翁。畫。慙。墨。豬。髫歲時叔孺文書馬余常侍左右林。君。嫥。雅。眞。吾。徒。什。襲。寶。此。輕。璠。璵。他。年。市。駿。倚。藍。本。老。吾。無。用。終。騎。驢。

伯揆屬題惜抱使湘魯日記手藁　梅泉

詞。科。百。輩。徵。鴻。儒。四。庫。更。校。中。秘。書。九。流。蒐。能。鳩。一。區。右。文。盛。治。前。代。無。宏。獎。好。士。翁。紀。朱。北。學。枝。葉。窮。深。蕪。南。宗。文。勝。質。或。疏。門。戶。角。立。師。承。殊。蒼。頭。異。軍。起。陽。湖。拾。芳。黼。帨。爭。模。趨。人。人。自。炫。靈。蛇。珠。風。氣。所。囿。無。賢。愚。誰。歟。大。雅。一。手。扶。獨。示。正。法。擯。野。狐。以。史。爲。液。經。爲。腴。百。家。載。記。爲。之。郛。方。劉。蓽。縷。猶。前。驅。陰。柔。美。奪。天。下。姝。翼。聖。載。道。華。實。敷。世。人。但。解。賞。瓊。琚。兩。銜。恩。命。馳。軺。車。雪。來。柳。往。川。原。紆。看。山。不。受。王。程。拘。晚。投。驛。館。篝。燈。孤。風。物。可。記。陳。迹。徂。體。例。入。蜀。驂。鸞。如。宦。蹤。略。與。本。傳。符。一。從。書。品。標。安。吳。片。楮。價。乃。逾。璉。瑚。矧。茲。妙。墨。龍。騰。拏。殘。帙。幸。保。五。劫。餘。特。健。之。藥。良。非。誣。霋。庵。夙。附。私。淑。徒。尤。物。落。手。驚。奇。觚。頭。目。愛。護。琅。函。儲。客。求。愼。防。寒。具。汚。昔。對。畫。像。瞻。淸。臞。神。理。朗。澈。懸。冰。壺。安。得。餘。紙。供。臨。摹。取。弁。此。卷。二。妙。俱。滄。江。虹。月。聊。自。娛。爭。墩。肯。讓。聖。哲。圖。

纕蘅以長句送行次均答之　石遺

還。鄉。惟。藉。海。堪。航。螺。蛤。殊。涎。海。味。香。連日極有歐公之嘲里。社。嘶。

國風社選

稀。文。酒。侶。（說詩社人多散四方）腐儒。別。有。簡。書。忙。十旬。休。暇。偏。分。袂。三峽。詞。源。早。濫。觴。轉盼。秋。風。蒓。菜。美。試看。長。日。去。堂。堂。（是日夏至）

送石遺還福州　纕蘅

熟梅。天。氣。送。輕。航。歸及。家。園。荔。子。香。世亂。彌。珍。還。里。樂。身閒。翻。爲。刻。書。忙。可堪。小。別。將。三。月。留待。重。來。補。一。觴。海內。論。詩。公。最。健。皆山。樓。接。帶。經。堂。（時君方編石遺室詩話續集付印）

劍丞六十生日　秋岳

養生。微。旨。託。荊。關。脊竹。綠。坡。意。更。寬。樂事。南。陵。餘。考。古。歸途。太。華。倦。看。山。湘音。課。女。家。芬。在。粵餉。邀。朋。日。饎。閒。愛我。小。詞。如。六。一。終然。橄。欖。屬。都。官。

無語一首賦纕蘅　釋堪

無語。鐘。山。對。髩。絲。故應。風。味。異。年。時。詩餘。酬。酢。官。成。累。世與。蹉。跎。意。轉。悲。穊穖。從。人。求。避。熱。脂韋。徇。俗。漫。售。癡。茲懷。相。喻。曹。夫。子。說似。羣。兒。恐。未。知。

瞻謁農即題其鄰谷草廬圖　公渚

潔癖。書。淫。兩。可。思。蕭條。少。谷。不。同。時。儲中。將。母。如。椽。筆。封外。收。身。一。局。棋。詭隱。任。人。喚。牛。馬。相憐。同。病。等。蚿。夔。草廬。挂。夢。桃。千。樹。把臂。從。君。儻。可。期。

什公同年招遊析津病阻却寄　杏聰

招我。北。溟。搏。倦。翮。不堪。病。鶴。舊。蹭。蹬。廿年。爪。迹。孤。鴻。遠。千里。心。情。一。雁。通。臍欲。譚。天。參。佛。母。可能。縮。地。學。壺。公。平生。事。事。居。王。後。腰脚。還。須。拜。下。風。

甲戌春日游梁溪病樹自海上來會並攜示蒼虬新詩即用其均柬病樹兼寄蒼虬木公囊庵　息庵

第二。泉。邊。客。三千。界。外。身。寫哀。窮。塞。句。寄夢。主。林。神。一體。江。中。月。千秋。火。盡。薪。扁舟。難。出。世。烟水。溯。清。塵。蝸角。窮。堪。國。駒光。共。惜。身。友朋。眞。性。命。文字。要。精。神。勁節。羞。喬。木。燎原。尙。抱。薪。別來。滄。海。事。幾度。話。揚。塵。

絳都春　題秋庭晨課圖　倬盦

秋聲，樹。半。甚課。字。晝。閒。傳家。書。滿。架。語。垂。髫。凝咽。寒。砧。催孤。館。天涯。萍。梗。柔。腸。斷。悵前。跡。春。深。夢。短。萬千。辛。苦。殘縑。對。影。手。中。衣。線。曾見。風。流。俊。賞。揮。毫。素。醉。裏。瀛壺。巾。岸。韻。挹。麈。麈。情。寫。烏。絲。襟。痕。泫。與。亡。人。世。堂。前。燕。奈門。巷。餘。暉。空。戀。竚。逢。烟。雨。江。南。畫。簾。漫。捲。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刊胡次和太玄經集注跋（續）

太玄經集注

青棠書屋溫公集注本					宋刊胡次和太玄集注
卷	版	行	字	誤	校改
三	二十二	一	注	從和切	徒和切
三	二十二	四	十三下	猶不失正也	猶不失其正也
三	二十二	九	音	狴音獘	狴音陛
三	二十二	十二	注	失位而當夜	衍而字
三	二十二	十三	注	困係之重也	囚繫之重也
三	二十二	十九	注	殺褒也	補所介切三字
三	二十三	三	注	今從諸家	今從宋陸范本
三	二十三	四	注	而自賊	衍而字
三	二十三	九	注	食作餉	食作飴
三	二十三	九	注	是割鼻以唆其口者也	衍者也二字
三	二十三	十三	注	負軛	負軛
三	二十三	十七	注	今從二宋陸本	今從二宋陸范本

三	二十三	十八	注	祅氣	妖氣
三	二十三	十九	注	割除之也	衍之字
三	二十四	四	注	太陰今從諸家	太陰止物於下今從諸家本
三	二十四	八	注	知止而後下脫五字	有定定而後
三	二十四	三	注	三思而後行	衍後字
三	二十四	四五	正文	止于童木	求其疏轂
三	二十四	五	注	范本下脫	其求窮
三	二十四	十六	正文	蕠蓋	下蕠字衍
三	二十四	十七	正文	柱及蓋轂	柱奠廬蓋
三	二十四	二十	注	草舍之關者	草舍之圓者
三	二十四	二十	注	此五故可貴也	此三者故可貴也
三	二十五	一	正文	方輪廉軸坎坷其輿	方輪廣軸坎坷其輿
三	二十五	一	正文	白方輪坎坷還自震也	坎坎其輿還自震怖也
三	二十五	二	注	坎軻	坎坎
三	二十五	三	注	而不獲適矣	而不獲其適矣
三	二十五	三	注	最多	盛多
三	二十五	五	注	鄰作憐	小宋本鄰作憐
三	二十五	五	注	傂音雉	傂陳音雉
三	二十五	六	注	吳本良涉切	本字衍
三	二十五	六	注	獵者	者字衍
三	二十五	六	注	所絓	所挂
三	二十五	七	注	而位又當畫	位又字衍

三	二十五	九	正文	善馬很惡馬很	善馬佷惡馬佷
三	二十五	十	正文	弓反馬很	弓反馬佷
三	二十五	十一	注	餘從范本	本字衍
三	二十五	十五	正文	砒石	砭石
三	二十五	十八	注	準艮	亦準艮
三	二十五	十八	注	斗柄指亥	斗建亥
三	二十五	十九	注	應鐘	應鍾
三	二十五	十九	注	皆堅之貌	之字衍
三	二十五	十九	正文	胼胃	胼昌
三	二十六	一	注	競爲彊也	競謂彊也
三	二十六	三	注	貞作不貞	化貞作不貞
三	二十六	五	注	孔子謂下孟不移	孔子曰惟下愚不移
三	二十六	七	注	潔白	絜
三	二十六	七	注	介如石	介于石
三	二十六	十四	注	論德論國	喻德喻國
三	二十七	二十	注	云玆微貌	玆玆微貌
三	二十七	四	正文	維用	惟用
三	二十七	六	正文	鑪焚其翊 潤文同	上九鑪焚其翊
三	二十七	十	注	范本作陰氣方消	范本陰氣方淸作陰氣方消
三	二十七	十一	注	得成其形也	衍也字
三	二十七	十七	注	貞厲者也	者也字衍
三	二十七	十八	正文	成躍以縮	或躍以縮
三	二十八	二	注	齊侯震而矜之故叛者九國	齊桓公振而矜之諸侯叛者九國

三	二十八	三	注	今從諸家	今從諸家本
三	二十八	四	注	獨運皇極	獨建皇極
三	二十八	四	正文	成魁瑣	成魁鎖
三	二十八	十三	正文	成窮毀	成窮以毀
三	二十八	十四	注	月盈則食或窮	月盈則蝕成窮
三	二十八	十六	注	蓋謂此類也	蓋字衍
三	二十九	二	注	如圜鑿方枘之杌棿也	如圜鑿方枘杌棿不安
三	二十九	十五	注	汙作河	汙作汚
三	二十九	十七	注	而旡害者也	者字衍
三	二十九	十八	注	前合而後離也	而字衍
三	二十九	二十	注	偈音傑	偈作傑
三	三十	一	注	爲剝	爲剝落
三	三十	二	正文	陰赤陽白	陰陽啓佇
三	三十	三	注	陰殷白陽	陰殷陽白
三	三十	四	注	吡化也	呰化也
三	三十	五	注	萌赤牙白者也	者字衍
三	三十	九	注	吉之先見者也	吉凶之先見者也
三	三十	十	注	住神	生神
三	三十	十一	正文	徵失	徵失
三	三十	十二	正文	不知畏微也	不知畏徵也
三	三十	十二	注	藐猶遠小也	藐字衍
三	三十一	三	注	不能修德	不修其德
三	三十一	四	注	百姓罷其	百姓罷極

凌霄一士隨筆

敬信與翁同龢同爲戶部尚書時，同龢實操部權，敬信伴食而已。同龢主眷正隆，敬信則久不召見，黑尚書也。張蔭桓官侍郎，以敏幹爲同龢所重，引參要務，聲勢非他堂所及。部稿率由同龢畫定，敬信等始循例畫之。敬信偶先畫某稿。蔭桓見之，即援筆抹去，怒其不候同龢而遽先畫也。並謂此稿關係重大，令部中發通知，請各堂明日齊集會議。敬信旋至，司官白其事。敬信微笑曰：『你把這個交給我罷！』因取原稿置靴筒中，略無慍色。人頗服其有涵養，蓋自知勢力不逮翁張，不得不出以容忍耳。蔭桓意氣自豪，所爲每類是，朝列側目，非一日矣，其遇禍亦頗因此。

薛福成「庸盦筆記」有云：『肅順恃寵而驕，陵轢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憒憒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將司員擬藁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與所聞蔭桓與敬信事略相類，惟一爲滿堂對漢堂，一則漢堂對滿堂耳。又據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云：『大學士周祖培，舊與肅順同掌刑部。以變通秋審實緩辦法，順屬祖培具疏上言，而先以疏稿示幕客王闓運。闓運謂：「此十八科濫墨卷，疏上必貽九列笑！」順遂呼祖培爲老八股。凡公牘祖培已簽行

者，順則以紅抹之，如勸帛然。祖培不能堪，然自顧寵衰，無如何也。」費氏爲闓運門人，此或即聞諸闓運者，可與福成所記參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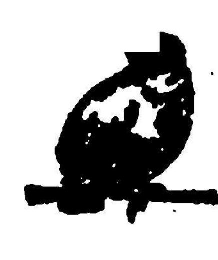
滿堂雖班列漢堂上，然尸位者較多。枝巢子（夏蔚如）「舊京瑣記」云：「刑曹於六部中最爲清苦，然例案山積，動關人命，朝廷亦重視之，故六堂官中例必有一熟手主稿，餘各堂但畫黑稿耳。薛尙書允升旣卒，（按允升因案降調。）蘇撫趙舒翹內用繼之，趙誅，沈家本內調爲侍郎，皆秋審舊人，凡稿須經沈畫方定。余在刑曹時，見滿左右堂旣不常到，到則各司捧稿送畫，輒須立一二小時，故視爲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尙虛心，蓋每畫必視主稿一堂畫畢否，旣畫則放筆書行，若閒見有未畫者，則曰先送某堂看後再送云。」情事宛然。各部之稿，每由主事者一堂畫後即行，謂之畫先行稿，餘堂可補畫。關於滿堂者，又如平齋「春明夢錄」云：「部務雖分滿漢堂司，而事權究屬之漢員，且尤以漢司員爲重。麟芝庵相國書好動筆墨，每喜改余稿。一日，在朝房欲動筆改奏稿二字，余不覺大聲呵之曰：「不能！」渠遂擱筆而止。溥倬雲出而語余曰：「雖是漢掌印，那能如此專橫！」余曰：「奏稿不能將就，頃間亦急不能擇耳。」相國與我厚，當不我怪也。」相國人本圓通，遇事頗好通融，每低聲與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屢拂其意，然與余終相得，蓋其相度之謙冲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論，滿員得好處固佔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讓滿員者，漢人固不弱也。」事權究屬漢員，良然。麟書雖好動筆，而漢司員面折，順受不慍，亦可謂虛心矣。此吏部事。

薛允升久官刑部，精律學，李岳瑞極稱揚之。其「春冰室野乘」云：「刑部事統於總辦秋審處，額設提調坐辦各四人，主平亭天下秋審監候之獄。必在署資深且深通律學者，始獲充是選。長安薛雲階尙書允升，官提調十餘年始獲外簡，甫六歲復內擢少司寇，洊長秋官，掌邦刑

者又二十年，終身此官。其律學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漢至今一人而已。嘗箸一書，以大清律例爲主，而備述古今沿革，上泝經義，下逮勝朝，比其世輕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詳箸其得失，以爲後來因革之準。書凡數十册，册各厚寸許。卷帙繁重，竟無人能爲任剞劂者，日久恐不免佚闕矣。』其書今未知尚存否。允升歸里後，兩宮在西安時起用，隨扈回京，行至開封而卒。吉同鈞輓聯云：『一千里長途隨侍，勸膳調藥，方冀延年，詎料梁苑星沈，竟爾騎箕歸上界！』『十二年讀律質疑，輯漢疏唐，時聞緒論，從此雲司秋冷，更無秘鑰啓法門。』下聯亦稱其律學。趙舒翹之死，同鈞輓聯云：『四知勵清操，强項同欽楊太尉。』『一死紓國難，刎頭不數樊將軍。』同鈞治律有聲，曾爲秋審處坐辦，刑部老司官也。在部受知於允升舒翹，其自述聯有「知己終身思薛趙」語。允升舒翹同鈞岳瑞均陝人。

吳永談張蔭桓事，見雙園居士（劉焜）筆述「庚子西狩叢談」，有云：『張公……在總署多年，尤練達外勢。翁常熟當國時，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諮而後行。每日手函往復，動至三五次。翁名輩遠在張上，而函中乃署稱「吾兄」「我兄」，有時竟稱「吾師」，其推崇傾倒，殆已臻於極地。今張氏裒輯此項手札多至數十巨册，現尚有八册存予處。其當時之親密可想。每至晚間，則以專足送一巨封來，凡是日經辦奏疏文牘，均在其內，必一一經其厲目審定而後發布。張公好爲押寶之戲，每晚間飯罷，則招集親知僚幕，圍坐合局，而自爲囊主。置匣於案，聽人下注。人占一門，視其內之向背以爲勝負。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時送達。有時寶匣已出，則以手作勢令勿開，即就案角啓封檢閱。封中文件雜沓，多或至數十通。一家人秉燭侍其左，一人自右進濡筆，隨閱隨改，塗抹勾勒，有原稿數千字而僅存百餘字者，亦有添改至數十百字者。如疾風掃

葉，頁刻都盡，亟推付左右曰：「開寶，開寶！」檢視各注，輸贏出入，仍一一親自核計，錙銖不爽，於適纔處分如許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謝，謂某事「一言破的」，某字「點鐵成金」，感佩之詞，淋漓滿紙，足見其倉猝塗竄，固大有精思偉識足以決謀定計，絕非草草搪塞者。而當時衆目環視，但見其手揮目送，意到筆隨，毫不覺其有慘淡經營之迹。此眞所謂舉重若輕才大心細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蓋歷歷如繪，而同龢之推重蔭桓，洵可見。祁景頤「䜣谷亭隨筆」記蔭桓事有云：『李文忠留京入總署翁文恭亦得兼職，凡遇交涉，必使侍郎同爲處理。文恭尤爲推重，是其籠絡手段。每日函牘交馳，侍郎亦懃懃納交，欵接益密。』又云：『李文正亦舊輔再出，眷注甚隆，在總署亦惟侍郎之言是從。常熟有時利用侍郎以排同官，表面無間，心亦不洽。如總署考滿章京，侍郎出題閱卷。翁言：「樵野閱卷，余收卷點數而已。四十年老於典校，當此一嘆！」次日考漢章京。翁言：「樵野欲一人專主，余不自量，看六十本，而樵仍覆閱。伊加圈頗濫，余笑頷之而已。恭邸託一人，余曰：『某已擯之矣！』因不覺力斥其妄，不歡而罷。比通校一過，樵既加圈，不能不儘前，大爲所苦。」不滿之意，溢於言表。』則謂翁張非眞能融洽無間者，亦自有徵。所引翁語，蓋錄自其日記也。「䜣谷亭隨筆」又云：『侍郎躬操權柄，銳意任事，又恃樞援，意氣不免驕矜，爲人側目。當時風尚，京朝九列淸班，除滿蒙外，漢則居恒甲科出身，少次亦由門廕，家閥隆重，罕有雜流羼入。侍郎以外職崛起，至於卿貳，即不露鋒芒，亦難久安於位，況機鋒四露，過事任性耶？』此言其甲申出總署之故，而其晚遘奇禍，此亦有關也。



故鄉

程萬孚

天剛剛亮，王掌櫃的一翻身就迷糊的看見從紫色窗幃縫裏射進來的微光，他疑心睡得太遲了，急急的坐了起來一看鐘才正五點。下了床，到窗前把幃幕向旁邊一拉，亮光立時湧滿了一房。窗子對面是植物園，老鴉站在剛發嫩芽的樹枝上呀呀亂叫，關在籠子裏的雄雞也在唱早歌了。王掌櫃想這一定是那天去看見的『北京雞』在唱，若不然怎麼這聲音就同他在十幾年前在故鄉聽慣的雞叫一樣。法國雞也會叫嗎？他就記不起什麼時候聽見法國雞叫過；反正是這兒的事同主掌櫃的老家那兒的全不一樣。

『若是在俺家裏，那有老娘們到外面去跳舞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的事！』他站在窗前回頭看着這明亮的房間，一切都是看慣了的，即在黑夜他也能够看見什麼東西是怎麼安排的。他注意到那張床上少了一個女人，只能說是個女人罷了，還能一定說是王掌櫃的媳婦兒嗎？每一個星期六她都有一些據她說是極正當的同鄉會，懇親會，什麼好太太家裏的夜舞會，同一些上等人混到第二天太陽上了樹梢才回來，多半是喝得醺醺的。起初，王掌櫃也有過抗議，吵鬧甚至於那女人把衣服也撕毀了一件，可是沒有用，勝利不屬於王掌櫃，那女人還是照舊去與上等人有不能避免的應酬。

『我們不是住在鄉下，我也不是個種田做苦工出身的女人，我那能沒有一些正當的酬應？你不是不喜歡去嗎？你儘可以去找些中國朋友談天，談那些鬼也聽不懂，一輩子也談不完的天，一個人抱着一大壺茶去談！』自從那一次聽了這一番厲害話以後，王掌櫃算是明白了許多。人本來就不一樣，他現在住的是巴黎，同住的是個三十年前偶爾在保府街上追着看的那種毛子女人；他是在保府不遠的小莊上長大的，睡大炕，吃饅頭，種地，赶騾車……現在呢，他老以爲是在做夢，怎麼的就變成這是事都不一樣的今日，把過去的十幾年裏的事，一件件都想到了還是疑心是在夢裏過日子。

那一年他才十九歲，一個壯實的小夥子。赶集到保府去，夥同着一些伴兒就被乘車乘船的送到了外洋。那時候的希望是發洋財，正如招集他們的老鄉說的一樣，去三二年回來至少不去得落個千兒八百的，一個大的路費也不花，王二爺家的少爺上外洋還得花五百多路費，現在大夥兒一起去不花錢還可以賺錢，十來二十歲的人那有沒有一點好奇心的？老王就是數不清的小夥子當中的一個。

在路上受了點苦，不能隨便，在海上又整天整夜的遇着風浪；他想起他的爹和娘，還有說好了在明年三月裏過門的小媳婦兒，脚小皮色白，一點不像是個種莊稼的姑娘，他會哭過幾次。可是希望在引誘他，再過三二年他帶了千兒八百的回來，就可以在保府開個小買賣，當掌櫃的了。現在果然是當了掌櫃的，可是一切別的都不如所希望的實現。小脚白皮色的大姐兒也不知道便宜了誰，爹和娘全在天天盼望兒子回來的熱情裏先後死去了。還有什麼呢？在別人或者以爲是全無

牽掛了，可是在王掌櫃看來，是什麼也放心不下，他沒有一天忘記了帶個千兒八百個鄉的念頭，他正像一隻漂浮得遠遠的小船，可是這船是繫在一個拋在故鄉的錨上。

到了法國之後的三年中，他當過了伙夫，抬傷兵，掘戰壕，洗衣服，送運糧草，還當過理髮匠，三年中只是沒有摸着槍，倒是不時被槍聲砲聲塞滿了一頭。

戰打完了，沒有打死的全都麼連哭帶笑的回到他們的老家去了。也有許多同他一樣的同胞，多少在腰上塞了一些不值錢的法郎票子，他們在外國獃了三年，喝過紅酒白酒，天天吃麵包，換了破皮鞋，穿上法國工人最愛穿的絨褲，背上不合身材的大外衣，乘不收費的船回到中國去了。

可是王掌櫃那時還拖有一股雄心的，他沒有足滿他的希求，回去就不甘心。『這樣的回去還不是去種地？還不是給人家笑話嗎？』在還同樣拖負之下的就有許多人沒有回去。

戰壕不用挖了，當伙夫也沒有機會，當理髮匠又不够高明。在那種求生倘且不易的情形之下，時刻的還忘不了帶個千兒八百回去的雄圖，許多人就後悔當初不如回去了倒好了。王掌櫃沒有灰心，他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把前途看得絕無希望。

遷往到巴黎西南郊外的碧蘭谷之後，王掌櫃在到處找工作。他當過棚丁，在紡織廠與織工廠裏都當過小工，結識了同居的新寡婦人蘇姬以後，王掌櫃的日子漸漸的安定下來了。

蘇姬——就是現在丟了王掌櫃的去跳舞到天亮還沒有同來的女人，從前可同王掌櫃的親熱過，就是現在也還是可以被稱為很和氣的一對。十幾年前他們在碧蘭谷同寄住在一家小公寓裏，蘇姬的丈夫是在戰時受了毒氣病死了，政府的撫恤金而外她還有一些積蓄，正因為不是有錢就可以解決了生活的，她公然的選了雖窮可是壯實的王掌櫃做伴侶。那時候，全年青，也十分相愛。王掌櫃的大計畫不但沒有因此受阻，並且得了蘇姬的同情與鼓勵，她也想跟他到中國去。到保府去是不成的，娶了個毛子媳婦還不給人家笑話？有了本錢，到別處還不一樣？到天津就很好，那兒的人也看得多，開通些。王掌櫃始終沒有忘了他的帶錢回鄉的念頭。

最後，可這也是五年前的事了，王掌櫃的在拉丁區開了一間小飯店，自己當廚師，蘇姬司賬，請了一個朋友當跑堂。在起初只希望一些中國學生做唯一的顧客的小飯店，誰也沒有想到就發達到如今的北直樓這麼大一個大中國飯店！租了二層樓房，掛了從上海做來的金字招牌與對聯，四壁都有中國字畫，八九個夥計還忙不過來，蘇姬的賬桌也讓給了一位知書識字的張先生了，每天都有好幾輛汽車停在北直樓門口，在倫敦的報上也登了廣告，從巴黎四角來吃中國飯的也不在少數：這發達，王掌櫃的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每一天的辛勞就在看見這些意想不到的發達上全忘了。

只有王掌櫃的還是同從前一樣的下廚房做上手，他每天自己到菜市去買菜買肉，什麼東西也必須經過選擇。買菜買肉是要新鮮，炒菜是要油多料足，這是他的不移的主張，從不肯使顧客有一點不滿意。『叫三五樣菜的闊外國人，少給他一點還可以，反正多了吃不完也是糟了；可是當學生的只能叫一個菜，你不叫他吃飽了那怎麼可以？』王掌櫃的這主張雖沒有寫出來公布，可是去北直樓吃久了的學生全知道這話有事實證明。

王掌櫃還是站在窗前，獃看窗外的景色。東邊的浮雲被將要升上來的太陽映得絲紅可愛，蒙馬特的白色聖心堂襯着深灰色還沒有着亮的天空

，愈發顯得壯嚴。上有人行動了，趕市的大馬車，在石砌的馬路上馳奔着，從跳舞場裏歡樂飽了的年青男女在街心隨行隨唱。王掌櫃心想他的女人雖不至於像這些年青的瘋子一樣，怕也差不多疲乏得像猪一樣的睡困來了。在中國，在他的故鄉，老鴉也在天不亮就叫，雞也拼命唱着催人早起，天上也是如此的紅光可愛，只有故鄉的人是同這里的不一樣，這一點點的不同，把一切都變了似的。打開窗子，從外面吹來的朝氣多麼沁人！天天是到五點半才起來的，今天王掌櫃的不想睡了，他想這麼一個準定是好天氣的星期日，客人一定少不了，得上市去多買點菜，昨天的蝦子不新鮮，客人把菜退回到廚房裏去了，上市不要忘了告訴賣蝦的。這一切瑣瑣關於北直樓的生意事，他全拿來放在心上，把別的念頭先擱起。

走下樓梯，碰見蘇姬輕輕地正在上樓。

『哦，親愛的，你把我嚇一跳！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

『五點半了。玩的可好？辛苦了吧？』

『很好。你睡得好嗎？』蘇姬已經走到了上面，王掌櫃的快到樓下了。『你去吧，我一點鐘到飯店裏去。』

『我買了菜還回來剃鬍的……』蘇姬已經進了房，王掌櫃也不說下去了，匆匆出了門。他每星期只把稀散的鬍子剃一次，剃的日期就是星期日。從前，蘇姬曾爲了剃鬍同他吵過多次，但是無效，這一點是他得了勝利。

『天天剃牠幹什麼？認識我的人全認識我，不認識的我也不用把鬍子剃光去認識。』他想不透那些在衣飾上如此的下功夫的人的心理，譬如蘇姬，一個快近四十歲的女人還如此的在衣飾上用功夫，不敢吃肥吃膩，生怕發胖，一個同她相彷彿的年紀的中國女人必定想到沒有兒子而焦心，可是蘇姬正以爲沒有生孩子她才有如此自由，如此健美而高興，簡直是沒有一點娘們樣的女人，王掌櫃想也想不明白，不去想她也好，人是不一樣的。

他自己呢，也近四十歲了。高大的身軀，黝黑的皮膚，濃眉，大眼，如果不是那鼻子太平坦太小，如果不是嘴唇沒有把牙齒全蓋住，無疑的，在年青時還更是一個引女人生愛的壯男人。現在，頭髮愈來愈有望上禿的形勢了，他心想他家沒有禿種，他爺爺七十多才死，死時他親眼看見是灰白的頭髮還是密叢叢的。有人說這是因爲住外國多年，飲食上不同，生蔥吃得太多的原故，他十分相信這理由，自開了飯店以來，他沒有陪蘇姬吃過一次法國菜，每天在廚房裏忙完之後，不弄點剩食吃吃，至少是同夥計們一起吃大米飯。用刀用叉的西餐，就再吃十年也不能成爲習慣的。單是那二支小筷子——倒是真正從中國去的國貨，不知不覺的在吃完了飯對着牠們就引起不少次的鄉思。

『張先生，這幾天怎麼報全不來，你們聽見有什麼消息沒有？』王掌櫃對於知書識字的記者張先生是有相當的敬禮的，他訂了申報，大公報，可是自己在報上看不下來幾個大字，那一腔熱烈的想探知國事的熱情，只有從張先生的嘴裏得到些微滿足。晚上回家，每每逼着蘇姬把晚報上的中國消息說給他聽。從前，蘇姬愛中國人，愛中國，她很關心的把她所知道的中國新聞全講給王掌櫃的聽；可是這種情形沒有持續多久，蘇姬不想到中國去了，她愛她的法蘭西，她戀她的巴黎，正如同王掌櫃的念念不忘他的中國一樣。人是一種不能全可以理解的動物，王掌櫃不愛汽車，他想念那光板騾車；他不愛把地板擦光，鋪上地毯，他以爲腳下踏不着泥土的活下去，人都

會變得軟柔無力了。

吃飯欠了賬不能償還的中國學生，北直樓的掌櫃的從來不逼得人家臉紅；不管是慈善的或是公益的募捐他全肯出錢。在一二八淞滬酣戰的期間，他更是關心祖國的事，自己出了一筆錢，還把十來個夥計勸得個個多少捐出一些來，請張先生寄到上海去。這一個殘缺多難的祖國，在一個遠離將近二十年的王掌櫃看來，是多麼的痛切關心！多麼可愛！他十分相信那些窮而好學的學生將來能帮助中國，因此很敬愛他們。常常瞞着蘇姬，他小小的救濟一些找不到工作的苦同胞。甚至於植物園裏的北京鷄，在他看來也比任何飛禽可愛，這是眞正從北京來的鷄呵。

帶千兒八百同鄉的夙願，如今是很可以做得到了；但是沒有同鄉的原因，倒不是如人家所猜說的，爲了蘇姬。他是一點沒有什麼惦念，把家產所有的分一半給她，她也會滿足了的。倒是這一手辛勤創起來的北直樓，叫他放不下手。在這一點事業上，他就多麼的把他的全付精力都用上去了，並且經營的是如此的一個使他能親近故鄉人士與表示中國情形的事業。碗與碟子也從江西定燒的，畫着山水，寫上北直樓的飯店名堂。別的飯店都聰明的買了比較便宜的法國碗碟，王掌櫃寧可給法國海關在這些碗碟上徵收去比碗的原價多至二倍的關稅，他不心痛，『你們看大家，連外國人亦算在內，用道地中國碗碟湯匙，拿中國竹筷子吃中國飯，不覺得高興嗎？』王掌櫃的在一般對他的情緒不了解的人，他反而弄得不明白別人家怎麼不同他一樣了。

每一年的秋深時，他就早早的托人寫信回去弄皇曆，初一十五是從月的圓缺上推算出來的，可是這二十四個節氣沒法算。種地是不種了，連在水門汀的院子裏栽一棵花草都不能够；可是過日子連二十四節全不知道，那有多悶呀？皇曆要來了，細細的翻閱。每逢清明冬至，他想念故鄉的人都爲祖先父母送衣送食到墳上去，他還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的安葬的，感得十分傷心。蘇姬怎麼也不明白在那一本印得一片黑的薄薄紙本上，使得他就能如此的傷感，怎麼父母的忌日在那書上也找得出。中國是一個在雲霧裏的國家，這話是更叫蘇姬得了證明。

年三十夜，很早的就把玻璃掛燈裏插上那眞正從天津梢去的紅臘燭，門口掛上黨國旗，賬棹上繫着紅棹巾，凡是一個中國主顧來臨時，王掌櫃總是笑嬉嬉的大聲說。

『過年啦，今天是年三十你知道嗎？』熟一點的朋友，他早就約請好了來吃年飯。年初封灶是做不到的事，可是賬棹上的紅棹巾非到十五元宵後才珍重的收藏起來，沒有點完的紅臘燭也包起來，端午中秋全是再點一次的機會。怎麼也找不到包粽子的篛皮，自己醃的法國鴨蛋也沒有黃油，過年過節也聽不見一聲爆竹，這都是倍增王掌櫃思念故鄉的理由；而法國人過聖誕節，過年，過復活節的高興熱情又爲王掌櫃的不能與共。他認定只有端午中秋過年這三大節才是眞正的節日。

年三十夜，難得同朋友喝得醉醺醺，王掌櫃的眼裏濕潤着眼淚。『多喝一杯吧，老李老金，你們大家，過了今天我們又是在外面多混了一年了！』一口乾了一杯，嘴角上滴着酒，眼睛裏含着淚，『是十九年沒有回去了！唉，好好的再幹一年吧，明年非回去不成！』他自言自語的在大家歡笑聲中遙想到故國此日的風趣，心裏高興，又覺悽然傷感。

『誰？你回去嗎？掌櫃的。』王掌櫃的一位多年患難朋友說。『北直樓呢？太太呢？你回去，你回去把這些個交給誰？你是在這里長了根了！』

『長了根？我的根呵是長在我的故鄉！北直樓我丟得下，誰要頂過去我都肯；蘇姬也不能算我的媳婦，她也丟得下我。「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我就要歸到我的根那里去了，你們瞧吧。』王掌櫃的眼裏發光。有幾分酒意了，可是這幾句話是說得非凡有勁。

沒有人再提這話頭了，大家高興喝酒；一幅淡淡的可是甜蜜的故鄉圖畫，慢慢地又在王掌櫃的目前展開。

『是的，我得回去，回到我的故鄉！』

賈斯文

儁鬥

「嘻，這年頭，民國了，什末也沒法子說了！若在那暫，背不過書了，老師上去就給一烟袋鍋，或是拿戒尺痛打一氣。可是現在……不興這個了，一打，小孩不來上學了，他家大人也不說咱管教得嚴是好。……這都是那幫維新派鬧的，『教不嚴，師之惰，』這不是明明誤人子弟嗎？沒有規矩，那能成方圓呢？怨不得現今人心大變，大變人心。……」

私塾先生賈斯文每在小學生背誦不上來時，就這樣憤憤的，老想盡點師傅應盡之義務，懲罰他們一番，但又怕打得他們都不來了，所以只是暗中生氣，抽着桿長二尺的烟袋，合着眼，靜靜地聽着，不言語；有時也給他們提醒一句；若是提醒兩三次，仍背不完時，就這樣警告道：

「快念去，背不過，不放學！」

賈斯文是清末末中的秀才。那時，他是一村中的才子；四書五經，高頭講章，背得非常熟；八股文章作得也合縣中先進所贊賞。第一次趕考，抱着十足的希望，自以為必中。但是榜上落第了。於是他就非常生氣又慚愧地向人說，因為第一次下考場，沒有閱歷；又許是一時氣浮，在某字上忘記點一點，所以才落第。他又仔細考究了前代並未做過損陰德的事，自已也沒有故意踏死過螞蟻，——陰德不有，上進只在人為了，他抱着這種希望，每日苦讀，以待下次趕考。

可是沒有到考期，就清朝塌台，成立民國，改科舉為學校了。於是賈斯文數年的修練，滿肚子抱負，化歸烏有了。家中富有財產的書生，仍然可以改弦另張，或入縣政速成班，漸變為紳紳；或到京城大都，進法政大學榮擢為官吏；但是賈斯文家中清貧，只因為幼時在一般兒童，較為聰明，故希望借苦讀應考，以求顯達；所以對於耕稼之事，從小就沒有習練過。這樣一廢除考試，自已又沒有本錢繼續入學校，也只好在鄉中為農了。他也曾投考過縣政速成班，但因為他只會做驢唇不對馬嘴的八股文章，又無紳董疏通結果落第了。況說這速成班是訓練各村富戶子弟，以備管理村政的，清貧的賈斯文即使考上了，畢業後也當不上區或村的管事人。

他從幼養成的書呆子神氣，駝背，走路的時候，邁着四方步，眼望着地，好像怕踐死了螞蟻。成天坐在屋子裏抽着旱烟，沈默不動地像在背誦經書。他既不知道過莊稼日子，是在一文錢上打算盤；又沒有力氣，種地也是外行。再趕上幾年的大歉，各種捐差繁多，日用物品奇貴，只有薄田數畝的賈斯文，也不能不以典當或賣地，維持生活了。歉災到了民國九年尤其厲害，麥子沒出苗，春天又無雨，秋禾不能播種。這樣農人可大起恐慌了；傳說關外人少地寬，又風調雨順，故農人成羣的赴那裏逃荒。賈斯文一想在家裏沒有一線希望，就一家老小四口，都到關外逃荒去了。

在東三省，賈斯文也沒有可投奔的親友，自已又無一技之長，賣力氣的活幹不了，動筆桿的事又沒有；不過他老婆縫窮，兩個兒子做工，所得之錢，尙能維持生活。後來聽說家鄉落透了

雨，賈斯文覺着在外邊混不住，家裏雖然也不富足，多少自己還有一所住宅，兩三畝地，而且親戚也多，總比在外有依靠，於是他同老婆，一路行乞，一路向家鄉走。在紗廠做工的他大兒子大順和在兵工廠學徒的二兒子二禿，向人借了幾塊現洋，給父母，以備在路上行乞不得時再用。

賈斯文到了家鄉，雖極力勉強着勤苦耕種，但自家沒有工具，牛犁等物，都是借人的使用。每年的收穫總不够自己吃的。況且，除了吃食之外，買布，棉，油鹽鋤钁等物，和上捐差等事，每年還是缺少相當的現錢，也不能够生存的。他的老婆，在麥收時，拾富家收割剩下的麥穗，或做小買賣，或爲人家僱傭；有時兒子在外也捎幾元錢給家來； 這樣， 每年緊緊迫迫地將就生活着。

他很想當個小學敎員，但他沒有資格，而縣敎育局又禁止成立私塾。他有一次投攷鄉村師範班，希望從這裏畢了業可以弄上一席敎員之職。可是他只會作八股文章， 算術字碼！ 一個也不認識；在他繳卷的時候，比他年輕十幾歲的監視學，看了看他的答卷，又打量他的年紀和氣量，帶笑帶嘲地微笑了笑。

後來出了榜，仍然沒有賈斯文的名子。

談到落第， 這是第三次了。 但在賈斯文想來，這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的事，前淸時常常因爲進城趕攷次數 多到連街上的狗都熟識不咬了， 這兩三次落榜還算了 什末呢 ？ 不過前兩次 ，監攷看卷的人，都是在他眼中認爲是年高有德的，所以不取他，他也心服；獨有最近這一次，他非常地氣憤不平了：「就憑俺這筆文章 ， 考不上？……許不是俺作的文章不好 ， 你們不懂得吧？……你們這些胎毛未脫的屎孩子們，懂得什麼？俺下工夫作文章的時候，你們還在懷裏吃奶呢！……」

賈斯文鬱鬱不得志，也不是一年兩年了。自命有滿腹經濟文章，而不能藉以顯達，甚至連藉以求生都不行，不平之氣，一談話就滔滔不斷地表露出來。又因爲民國成立以來，農人並未得到些微好處，只有天災人禍苛捐雜稅奇多，風俗日見浮華，淺薄，多數農戶都像暗中抽筋一般，漸漸空虛，貧困了。這樣，更刺激他憤恨民國的情緒。後來漸漸的，無論什麼不順心的事，他都歸咎在改立民國身上。他成天沒有事辦，只不過有時給人家寫個帖寫封信。可是一得到可攻擊的材料，他就遇見誰，向誰發牢騷。鄉人固然有時覺得他像有瘋病，但在內心中，對他所說的話，深深地同感。

村中小學敎員，多半很年輕，又愛打扮，也不用力管敎學生，常告假回家；有的還和女校敎員， 苟且來往， 而激起農人的封建反感。這樣更激起賈斯文嘲罵他們 。 不過他攻擊他們着眼點，是沒學識，完全誤人子弟。在他輕蔑地嘲笑得興高彩烈的時候，假若有個年輕人，帶着冷嘲的口氣問他：

「你這樣好胄底，怎末還考不過他們呢？」

「並不是俺考不過他們，是監攷官看不懂俺的文章呀！」賈斯文急紅了臉和他爭論。「他們這夥毛孩們， 懂得什末？ 他們只會打扮漂亮點和女先生講自由。……」

在小學校放學 的時候賈斯文常常拉 住小學生，跕就着，在土上寫個字來質問。假若小學生認識了，他就非常不平地說：

「差不多。不過不很對。俺再寫一個，你認認……。」

直至小學生翻翻胄，再看看那地上的字，而說「俺還沒有學到那里呢」時，他鼻子一哼氣，挨

換艦，大笑幾聲，好像得到了什末意料中的勝利般，又非常高傲地說道：

「哼，你老師也不認識嘍！」

「認識，俺老師認識。」

「你們小孩子懂得甚末，他怎會認識！」

賈斯文一甩手，蔑視一切的神氣。假若有個年輕人，閑着沒事，故意和他抬槓道：

「學堂先生，有學問的哩，你別瞧不起人家！」

「有學問？狗屁！這個字，他就不認識你不信，陪去問問。」

他立時非常生氣地 拉着那年輕人 到學堂去問。教員也知道他的脾氣，一見他問，就笑着恭維他：

「賈老先生，你有那末大學問，怎會還問着俺了呢？……你不要客氣了，俺還要常常求你指教呢。……」

他自管寫個字盤問。假若教員知道，而非常婉婉地說出了，他就又寫。直至抄寫幾句易經上的字句，難住他，這才飄然得意的微笑着出去，昂頭闊步，睥睨一切的神氣，大笑着走到村人面前，兩袖一甩，說道：

「你看是不是，俺說他們不行，你們不信。……一下就問倒了！……不行 ，還差得多呢！……」

尤其令他詫異而憤恨的一件事，是學堂教員不供祀孔聖人。「讀書的人，不供聖人？難道你們忘了咱們念的字 ，是聖人造的嗎？……不至於，讀書明理的人，能胡塗到這步天地？不至於……」他又氣又疑的，曾經為這事，到學校裏去過好幾次。他背着手，很仔細地在各牆壁上觀察聖人的牌位的所在；各處找遍了終究找不到。他也不好意思問教員 ； 可是又懷疑自己的眼力不佳，所以就問小學生曾否在入學之日，給聖人磕頭，學生都答說不知道。這時他才證實了自己的疑問，於是更生氣了：

「念書的人，不供聖人，這眞是千古奇聞！……忘本了，你們還會好得了！……字是聖人造的，你們念書的人，不供聖人 ，這不是忘本了嗎？……你們現在用的字 ，也是聖人造的呀！……」

「老書上的字，和現在念的，原來一樣呀。」

聽他發牢騷而不識字的人，有時這樣問道。

「他們是從聖人書上，偷下來的。」

「那末，為什末不讓念老書了呢？」

「他們忘本了，好像忤逆不孝的兒子，趕出他老子一樣！……」他說時，好像自己是受難的那位老子，在責罵逆子。

「那末，你不會開個私館，教老書嗎？上學的人家 ，每年給你幾升糧食 ，不就够吃的了嗎？」

「行呀。」賈斯文豁然一驚醒，又沈默了思量這樁事。

「學堂裏，今天用這種書 ，明天換那本書……買那本書不是錢呀。不用說傳好幾輩了，連自己那用不完；那像老書，能一輩傳一輩的，念好幾輩呢。……」

「他們還些東西，光會窮搗蛋。這一本教不好，換那一本。那一本不是聖人造的字呢？」

「………」

賈斯文借了幾張桌子板凳，就在自己家裏開起私塾來了。學生不算多，也有十幾個。

開館時，他就提懼縣教育局的禁止，所以他很留心打聽縣立小學教員，讀差講錯以及誤人子弟的事，收集起來，以備和縣視學辯論，爭取私塾自由存在的權利。

縣教育局偵知他的私塾時，曾下過幾次解散令。但他咬定牙根，置之不理，或待縣視學來杳

辦時，和他直接交涉。可是教育局對他，只不過是下幾次官樣文章的禁令而已。

「這到底是民國了。若是在前清，違犯了聖旨，是死罪呢！」

他也感到一點民國的幸福，而微微得意了。

他開館的那房子，低而窄小，窗欞上糊着學生練過字的紙。屋內的光線，在冬天是黑暗而慘淡的。夏天，窗門都敞開着，可是屋裏飛滿了蒼蠅，吸了滿肚子黑墨，嗡嗡的也像在念書。小學生依在桌子上打盹時，嘴上鼻孔上，眼上，都成排的擁擠着蒼蠅在吸吮；假若他感到癢痛而用手一揮，又繼續睡下時，那些蒼蠅又都擁擠上去。高低不一，而非常舊的桌子，也是蒼蠅爭集的處所。賈斯文非常有修養，在他一個個教完了他們，坐在一傍，一方面在監視；一方面等他們來質問時，合着眼，吸着旱烟，蒼蠅成羣的密集在他的唇鼻眼上，嚙着肚子，極力吸吮時，他連一動也不動。只有在蠅子誤入他的亂蓬蓬的鬍子裏，而奮力掙扎時，他才不耐煩地用力揮打一下。

這樣，到年底，富人家多給幾升糧食，窮人家少給點，他也將就能維持生活了。

後來他的老婆，忽然得了病，吃了兩劑藥不見好，就死了。她的死，並不是像失去了終身的愛侶一般，使他痛苦；不過，除了失去了一個給他洗衣做飯的人以外，最使他傷心的是還得給她買口棺材埋葬，即用最次的木材，也需用二三十元——這對於他，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後來他兒子捐了錢，才還上這筆賬。

靜悄悄地生活在窮僻的鄉村中的他，像沈澱在死水底下的塵埃一般；但是震撼了全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像攪混了各處的死水一般，把他也驚動了。在有幾個本村人從關外逃回家來，傳說日本滅了關外，我們也將當亡國奴時，他雖然精神上也受一刺激，但又幸災樂禍地想：

「還是在俺意料之中。中國不亡，眞非天理。……你想想，把老聖人所說的道都滅了，只信外國教，那還行！……經者，必經之大道。按着它走，不會錯；否則非倒霉不可！……」

四鄰各村在關外謀生的，陸續地多半都回來了。只有他兩個兒子，仍不見踪影。賈斯文每天打聽，只若是剛從關外回來的人，他就去打聽。其中只有一個人在關外和他兩個兒很熟識。據他說，大順早就因爲和工頭打架，被開除了；後來也沒有找到事，就當兵去了。在事變以前，曾和二禿見面；可是在事變以後，就各不相知了。

賈斯文一想，大順當了兵，凶多吉少，是沒有指望了。二禿呢？他又聽一個人說，日本兵佔領兵工廠時，慘殺了工人很多。

「老不回來，難道是他被殺了？……」他每天都眼跳心驚的這樣疑惑。時間是很快的過去了，一年以後，二禿仍沒有音訊。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難道俺有兩個兒子，還落個絕戶？……」

賈斯文憂鬱得成天只合着眼，抽旱烟。抽一口，咳嗽好久，可是他還不住嘴地抽。

他有一次，聽人說宣統又在關外登極了。像在黑夜中的彗星一閃般的，他心中微微感到了欣慰：

「俺二禿也許沒有死了吧？……也許宣統登極，那裏好起來了，二禿又在那裏做起工來了吧？……」

「九一八」事變的那晚上，二禿正在做夜工。槍聲亂響，在廠內做工的人都聽得很清楚。不過，他們一點也不覺得驚異，好像對於這種事，習以爲常了。祇是人人心裏有一些納悶：

「小日本老是演習打戰，幹甚呢？」

「嚇嚇中國人的吧？」這是他們自己心中的答案。

所以到了他們該下班的時候，一如平日般，穿着廠內發的草式制服，懶洋洋的，有些疲倦的樣子，成羣的出廠門。

突然迎面來了一隊頭帶鋼盔的日本兵，劈刺式的持着槍，刺刀明晃晃的，緊急衝鋒般的向他們衝來。

白刀刺進去，又血淋淋的拔出來，在前面走的許多工人就這樣倒在地上，呻吟和抖擻了。

在後面走的人，下意識地舉起了手，表示不反抗；於是日本兵也停止了衝刺，就近他們搜查。

「當兵幹活計的吶？」日本兵怒視問道。

「苦力幹活計的吶！」

在搜查時，工人都扯扯他們身穿的髒而油汚的衣服，表明自己是工人。

搜查過後，就放他們走去了。這時二禿是在後方走的，看見前方的情形，也嚇了一身冷汗；好容易得到容許放過，一直跑回家裏。他的同鄉康小五也剛回來，嚇得臉上還有些發白，眼珠還有些發呆。

「這到底是怎末回事？……這一次日本還是演習打仗？」

「這一回，日本許而估不大了。」

「俺說他媽的，把兵都運到關裏幹什末去呢？」

「……………」

二禿他們既不敢到大街上去打聽消息，也不懂看報，只是和住在同院的人們，聚在一起胡猜想。

這幾天槍聲不斷的響，工場裏的笛也沒有吹，他們只坐在屋裏。

人們漸漸聽慣了槍聲，大膽的人，就有敢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去探聽消息了。回來向大家嚷嚷道：

「噯呀，殺死的學生，大兵，窮人，……多極了，遍地都是：」

有的受傷的兵士，逃在這裏來避難時，大家就圍着問：

「到底是怎末回事呢？」

「俺們也不知道怎末回事。司令讓俺們不要招惹日本，赶快退出。可是小日本要繳俺們的械，還殺死。俺們就跟他們拼上了，而他奶奶，小舅子！……」

不久又有日本關東司令軍的佈告，又有中國舊本地長官以治安維持會爲名義的佈告。他們圍着看，究竟怎末回事，他們也弄不清楚。

他們一共不下兩萬多人，都是依賴在兵工場內做工掙飯吃養家小的。兵工場這一被日兵軍佔領，不但不能繼續藉以謀生，而應得的存在場裏的工錢，也無從索討。最初他們以典當衣服器具，維持生活；但是賣苦力氣的人，家裏會能有多少衣服器具呢？況且在這兵荒馬亂的時期，商店多半歇業；少數在營業的當舖，在這時，對於來典當的東西，額外少許價錢；而糧店卻趁這機會，故意提高賣價。

過了中秋節，關外一天冷一天；大北風吹來，再有陰雲密佈，就許降雪。這時二禿將所有衣服用具，連當帶賣，幾乎都快完了，只穿了一件小破棉襖，又餓又冷的每天瑟縮着，可是心裏急得不得了。

各處越來越亂，工廠開工無期，而又寒風逼來，怎樣辦呢？回老家嗎？二禿和同鄉康小五商量了好幾次，但是每天的吃飯問題，還沒有方法解決呢，盤纏更不用提了。

典當完了東西，而仍無吃食的，不只一二人。於是大夥急得沒有法子了，就擁進糧店裏，搶米。

糧店被搶之後，就閉門不開了。大夥知道他們有存糧，就讓有錢買糧的人在前頭，引誘糧店開門後，大夥再一擁而進。糧行後來請求臨時治安維持會來兵鎮壓。但因爲飢寒交迫的工人，數量過多，而氣勢浩蕩，軍警也彈壓不住。

因爲天氣漸漸冷了，這夥工人就要搶衣荘，搶當舖。

日本關東司令部，看着用武力鎮壓不住這夥人，恐怕再鬧出更大的騷動來，便按人口多少，每天放糧，暫時救濟他們。這樣，他們要搶糧店搶當舖的氣勢，才漸漸消沈下去了。

二禿和康小五先前和大夥一同，以搶糧維持生活；現在也依仗日軍的放糧生存。可是所施放的糧食，很少，只够每天喝稀粥的。又傳說還施發棉衣，但是天氣已經很冷了，還沒有發。

忽然有一天康小五從街上回來，向二禿說道：

「咱們當義勇軍去嗎？」

「義勇軍是幹什末的？」二禿問。

「打小日本。」

「好，幹去！……給飯吃嗎？」

「給。」

兩人一說同意了，自己一無所有，也不用掛念什末，說走就起身走了。康小五同二禿會見了那位邀他們當義勇軍的朋友，說好了上山入夥的暗號，他們就投奔去了。

不是襲擊南滿鐵路日本軍營，就是被日軍攻擊，不是追就是逃，每天的生活轟轟烈烈，不像在場內做工一般，沈悶而呆板，所以二禿他們幹得非常高興。最初他們還聽見槍聲，就眼跳心驚，手忙脚亂；後來漸漸演習得非常沈着，大膽，而對於淺近的攻守戰術，也有相當的經驗了。

輾轉各處，混戰東西，幹了差不多一年的工夫，忽然有一天，他們的首領，集合他們，說道：

「中國和日本和了，用不着咱們再打仗了。……再一說，咱們沒有子彈，沒有糧草，想幹也不行了。……日本還不壞，人家不要咱關東還給咱們，保宣統做皇上。……咱們現在又算是給宣統當兵了。……犒勞你們，每人發幾塊錢……」

二禿也莫明其妙，這到底是怎末回事；只是錢一到手，又想起老家來了。和康小五一商量，都願意，當晚就偷出了營門，一氣逃出了不下百里地。後來就晝行夜宿，使着身帶的幾塊錢當盤纏，一路向家鄉奔來。

二禿到家時，正在小學生們高聲朗誦，他父親賈斯文靜靜地合着眼，抽着烟，不斷地咳嗽。二禿和康小五進屋時，最先看見的小學生們，停止了誦讀，一個跟一個的都轉過頭來，注視他倆。賈斯文覺得學生們忽然中止誦聲，而又聽見大漢子的脚步聲闖進屋來，就慢慢地睜開眼，一看是二禿來到面前，匆地如夢醒一般，站起來了。

「唔，唔，你，你二禿子……」他驚喜得說不出話來。

「好呀，爹？」二禿問道。

「你好呀，大伯？」康小五也順口問道。

「這是誰呀？你看俺眼花得誰也不認識了！」

「你怎會認識俺呢，大伯在家又沒見過面。俺是西村裏的，和二禿是相好的，在關外一個場裏賣力氣。……」康小五以爲他又耳聾，故意提高嗓音，說道。

「好極了，只要人回來了就好，水流千里歸

到海。」……賈斯文竟歡得眼發花，嘴也合不然，黑黃的錢牙，向外露着。

他吩咐小學生先燒水，後做飯；康小五在這時打算走，向他說道：

「麻煩了大伯很多工夫了，俺要走了。」

「那可不行，反正得吃點東西再走。咱們又不是外人，你看你和二禿在外相好多年……」賈斯文極力攔阻。

「已經到家了，忙甚末呢，你又沒有老婆！」二禿這樣帶詼諧地一勸，康小五笑了笑，中止走了。

喝了茶水，不久熱汽蒸蒸的稀飯，饅頭一齊端上來了。在他倆吃着時，賈斯文忽然補口問道：

「二禿，你大哥爲什末不回來？」

「他早當兵去了，誰知道他現在上那裏去了。」二禿好像有些沮喪的回答道。

「幹什麼當兵？在外邊找不到事，回家來也好呀……」

「也難說。」康小五接上說道。「你想想，沒有活做，沒有盤纏回家，不當兵幹什末去呢？」

「幹什末都好，反正別當兵。……」賈斯文又堅持他的意見道。

「嘻，也難說！」

大家沈默了一會，賈斯文抽着烟沈思了一會，忽然又問道：

「關外亂了，人都早回來了，你們怎不回家呢？」

「人家多少有盤纏錢。俺們也想回來，沒有錢呀。」二禿答道。

「聽說宣統又登極了，怎末樣？」

「哼，誰知道怎末回事。」康小五見二禿不言語，就自己答道。

「關外還亂嗎？」

「亂。關裏人在那裏混飯的，都不行了。」

賈斯文好似有些失望的，沈默了一會，慨嘆道：

「宣統已經不是眞龍天子了！登極也鎭壓不住邪魅妖怪來作亂。……那末，你這一年幹什末混吃了？做工，還行？」

「哼，也當了會子兵。」二禿說出這話，有些慚愧的，微笑了。

「噯呀，你們爲甚末幹這個？」賈斯文有些奇怪和生氣。

他們沈默着也沒有言語。過了一會，康小五告別道：

「天已經不早了，該回家去了」。

「俺們也不再攔着你了，誰多年不回來，不想家呢？不過，有閑工夫，常到這裏來玩、……」賈斯文也非常客氣地送出了大門。

自二禿回來了，賈斯文喜歡了幾天後，漸漸又爲另一件事所煩惱了：

「男大當娶，女大當嫁」二禿歲數也不算小了，就是家裏窮也該娶個媳婦呀。…」

可是他找了幾次媒婆，她們總是說「日子太窮，俺沒法子向人開口」。他聽了這話，雖然很不高興，但是也沒有辦法。

後來聽說他的一個本姓，因爲男子都在平津做買賣，家裏的地沒有人耕種，打算租出去；合同是一切用具，除耕牛外都使用地主的；每畝只納租五元。賈斯文一打算這事滿可以幹：今年的麥苗非常好，天氣又很潮潤，不像有大旱之兆；假若每畝出產一石多麥子，按現價壹元四五毛，每畝可以弄出十六七元來，雖然秋莊稼不行，穀子高粱價錢很低，但和麥子背拉起來，除去五元租錢以外，總可以有富餘。他又一想，租種這些地，還可以借這機會給二禿娶個媳婦。…賈斯

文越想越合算，就承租了。爲買耕牛又向地主借了幾十塊錢，以二分行息。

賈斯文又找媒婆給二禿說親事，允許她說成了多給說媒錢。媒婆一想他給人家種地了，不管是否租來的，總有騙辭可以向女家說了。於是，不久就給二禿說成了一門親事。

不管在說媒上，給女家彩禮錢，迎娶上，花費多少錢，只是家裏人口全了，賈斯文也就覺得很喜歡。

不過一切的費用，都是借債來的，輕者也是二分利。——這一擔負也不算小，所以他心裏也着實爲這事擔憂。

所可喜的，就是麥子長得非常高，非常茂盛；大穗子沈甸甸的搖擺着，預報着豐收的消息。賈斯文在教完了書，或放學之後，老是立在麥地上頭幻想着：「這畝地有一石多，三口袋的指望。那末，拉的虧空，許能補上了。……」

二禿媳婦過門之後，才知道婆家的情形，和媒婆所說的完全不符合。她娘會爲這事找了媒婆去，打了頓架。可是米已成粥，也無可奈何，不過二禿媳婦從此就放瘋撒氣使性子。二禿勸說時，對方的氣焰比他還大，說一句，回答兩句。二禿管不了，她越任性了。成天也不做應該幹的活，穿着嫁娶時的衣服，不是坐在家裏，就和鄰婦談天，嫌惡婆家窮。

賈斯文總想管教她一番，但又覺得自己是公公，不能直接管兒媳婦。衝上口的氣，只有向肚裏嚥。

「唉，這年頭，什末都沒法說了。……老年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興兒媳婦，年輕輕胡亂跑，老是罵這個不是，罵那個窮呢？……唉，這年頭，一點禮教，都沒有了，怎會好得了！……」賈斯文只是這樣暗暗地生氣。

有一天晚上，月亮非常晶明，銀白的光輝，彌漫在大空中。夜裏已不像白晝那樣酷暑了；微涼的小風，輕輕地拂到肉皮上，令人清爽而暢快。勞苦一日的農人，白天出汗和曬得混身痛癢，都趁這時候，赤着背，光着腳，到場裏來甜涼。那地方落透雨了，那地方旱了，那地方下雹子了……出了什末奇聞了，……聽人傳說的人，在甜涼時就傳說給大夥。

賈斯文這天晚上來這裏甜涼時，一個中年人正述說一個本村婦人，在鐵路車站上賣淫，長了身楊梅大瘡回來，傳染上她丈夫了，因爲沒有錢醫治，兩人都腐爛死了。

「……唉，這年頭，『窮』把人逼得什末都得去幹！」那人結尾道。

「窮？依看這年頭，誰都不窮了。」賈斯文插上嘴道。

「不窮？誰家不覺得像抽了筋一樣，骨頭裏邊窮呢？」

「可是誰家還像老人一樣，吃鹹蘿菜，穿老粗布衣裳呢？」賈斯文理直氣壯地反問道。

「那末，你老先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按你說，這是怎末回事呢？」

「人心變壞了，都學得好吃懶做了！」賈斯文的滿肚子憤氣，偶然得到發洩了，像在斥責誰一般，滔滔不斷道：「老年上，女人家紡線織布，男子漢做點手工活。穿的又省，吃的又壞……現今呢，又想吃好的，又想穿好的，又想不幹活！……哼，那不是用錢的道呀？……這樣，能不向歪道裏走？……」

「照你說的，現今也不行了。老年花費多末小，現今多末大！……再一說，現今自己織布，也不如買洋布便宜呀。……」那中年人爭辯道。

「不行，怎末不行了呢？……老人怎末混了呢？……比咱們這時候可好得多呀！……」賈斯文怒氣沖沖地反駁道。

那中年人也覺得他的話有理，屈服了，沒有再爭論。

（未完）

時人彙誌

劉維熾

劉維熾，廣東台山縣人，年四十三歲，少時赴檀香山求學，曾在伊阿南中學及夏威夷大學肄業，並加入同盟會，任檀香山自由報記者，回國後歷任廣州市政廳總務科長，廣東省長公署秘書長，廣州市電話局長，廣州市財政局長，國民政府鹽務署署長兼鹽務稽核所所長，廣東財政特派員，鐵道部參事，平漢鐵路局長，鐵道部業務司司長，兼管理京滬滬杭甬兩路平漢鐵路委員長，鐵道部次長，實業部次長。

編輯後記

◇……在近數月來的「獨立評論」上，發動一個關於建國問題的討論，本期張佛泉先生的「建國與政制問題」一文，也是討論這個問題的。

◇……英國文壇上最近發現了一宗秘密，便是狄更斯的婚姻問題。這件秘密，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裏埋藏了四十多年，最近纔發表，乃其夫人之血淚史也，茲經兆素先生譯出，值得一讀。

◇……程萬孚先生的「故鄉」，描寫一個華僑對於祖國的懷戀，文筆清新，意味雋永。

◇……本報記者李天織先生，於去年乘新綏長途汽車赴新疆，歷時十月，最近始歸，下期周報將有他的文章發表。（編者）

原文献残缺